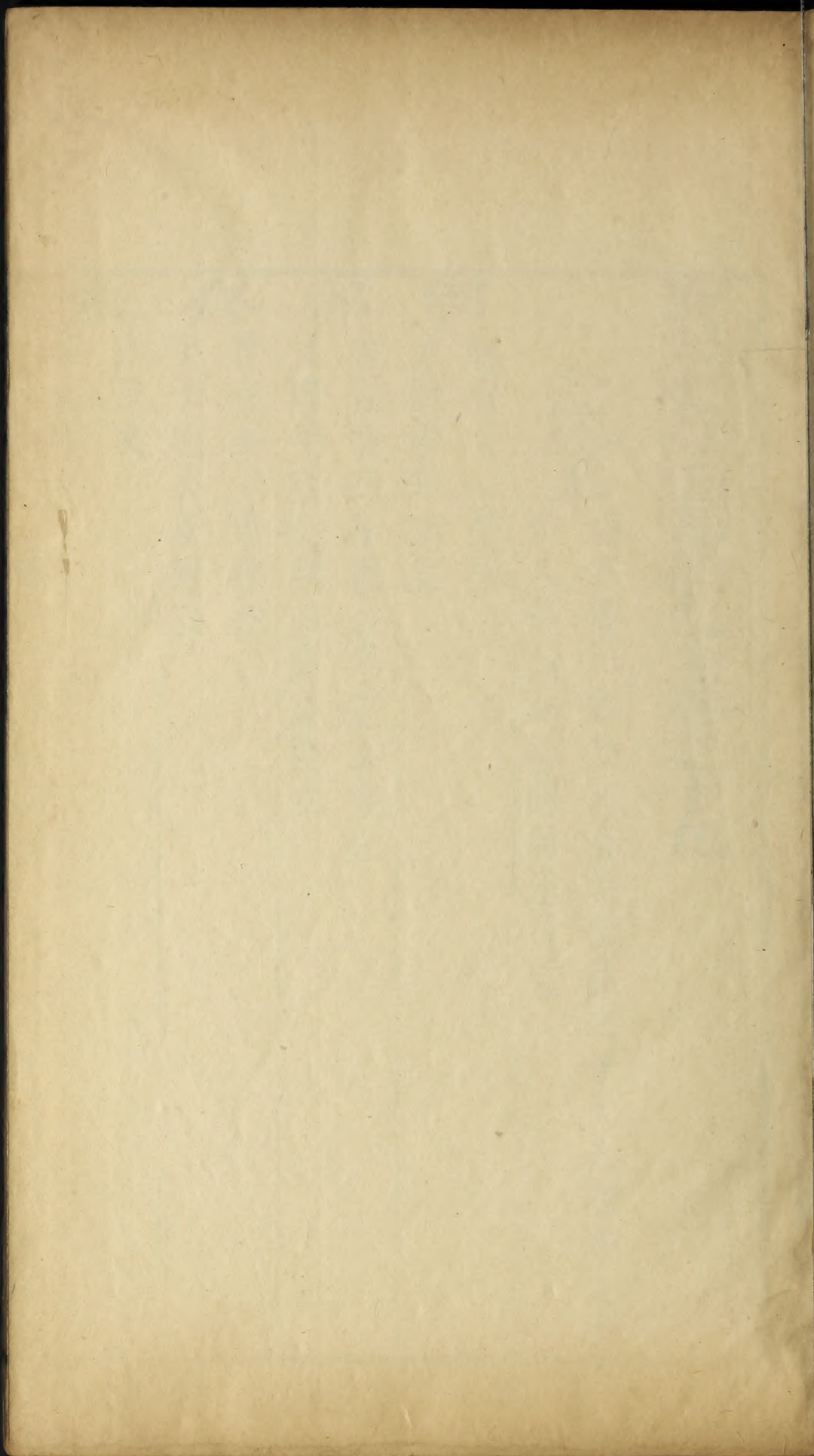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九

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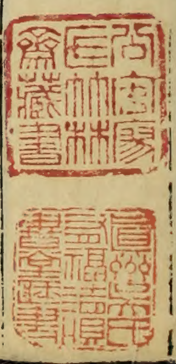
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
宣四年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齊

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詳見文公元年



晉
趙盾爲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弑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爲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儒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爲政宣十六年士會爲政宣十七年郤克爲政

衛
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蔡
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盧立

陳
魯宣公十年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詳見文公元年

邾 詳見文公元年

許 曾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子楚莊王以前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爲令尹宣十二年敗晉於邲宣十八年莊王卒

共王

立

秦
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癸巳王五年　元年　晉靈十三年　齊惠公元元年　衛成二十七年　蔡文四年　鄭穆二十年　曹文十年　陳靈六年　杞桓二十

九年（宋文三年（秦共

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廬氏曰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寄其位其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罪也高郵孫氏曰桓弑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之宣弑子赤而立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王不王自平王而下桓公之時王道之不行未久有王者興則桓公在可誅之域不於在位當於其將終竟桓公之死王不能誅聖人不忍周道之衰而弑君者

得志也十八年間書王者四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月而不王以爲法于萬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賊接迹而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無王何至是也宣弒子赤自立晏然無所忌憚春秋於即位之月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一日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爾桓公之時王猶可望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傳尊君命也

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弒君簒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弒君也蓋請昏割地魯所以自結于齊者皆在遂與

得臣知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隨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者齊人輔魯之篡倂弒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王氏曰赤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欲急昏於齊也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娶之故也

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朱子曰謂魯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杜氏曰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薛氏曰公甍夫人出大夫逆女亂倫而娶齊人不剏夫人之出非而違禮昏媾皆罪也臨川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況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祖之弟乎然負篡弒之罪而急於結齊昏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喪娶卿逆非禮則其惡之小者爾汪氏曰文公未終禪制而圖昏春秋深加貶黜不書逆者姓名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稱氏以著其罪宣公未及期年而亟於喪娶春秋書使卿逆女書夫人至僅去夫人之氏此非特從同同之例蓋以宣公之惡有大於喪娶者故詳錄之以見其縱私欲而紊典禮實欲結大援而逭天討也石氏曰翬弒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

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辭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傳尊夫人也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程子曰脫氏字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范氏曰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則父母與有罪矣高氏曰古者六禮不備女不肯行故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廬陵李氏曰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音國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程子曰所以愆期者由已而不由彼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其遲將未歸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則可

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汪氏曰不稱女而稱婦者文公之亟於成昏也以婦姜至自齊貴敬嬴也汪氏曰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著敬嬴之欲速以姑自居也張氏曰公子遂宣公之爲亂臣賊子明矣不待貶絶也書婦著敬嬴之罪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卽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趙氏曰書以者不當以也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於親迎豈容他人得以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君娶齊女爲篡君之婦魯之家國賓制于遂書以者著其罪也公穀言婦有姑之辭婦姜之嫡姑則出姜也經於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宣公始立書遂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魯棄母於齊而娶齊女事侍妾以爲姑也絶滅天理甚矣

○劉氏曰左傳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必若云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豹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舍族耶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請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高氏曰公既昏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　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

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子賜反事見襄公五年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呂氏曰君毋不正尊子簒立而圖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家氏曰季友受托孤之寄酖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爲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毋今又爲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杜氏曰胥甲下軍佐胥臣之子

放猶竄置毋去其所杜氏曰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孫氏曰放逐也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李氏堯俞曰稱國以放與稱國殺大夫同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蜀杜氏曰周衰諸侯擅恣法度而有屏放其臣者春秋不得不譏之張氏曰諸侯不專放大夫其書者僭天子之事也永嘉呂氏曰書放大夫惡專放也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祭人放公孫獵是也

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去聲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張氏曰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罪主諸侯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汪氏曰放胥甲者弒夷皐之兆也殺胥童者弒州蒲之兆也高氏曰諸侯之大夫有罪當請于天子或殺或放今

晉專放其大夫可乎況舜討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封疆之內非蠻夷外國也晉人於衛同爲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豈亦廹於大國之勢歟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言以亡三帥自咎其過而作秦誓晉靈公恥不得志於秦而遂咎善謀放胥甲父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撫而賚之修己而不責人鄙國將來服矣患秦哉春秋書放其胥甲以其無罪而譏晉之濫也○吳氏曰公羊云近正也此傳是三年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迹故云爾高郵孫氏曰穀梁云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按稱人自爲與其下爲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氏曰平州齊地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

于晉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夫篡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龍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弒君威弗能加魯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汪氏曰齊惠因歎職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宜納賂求會驩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大足以庇魯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至闕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汪氏曰孔父仇牧荀息非以君命而死皆特書於策稱其忠義之臣扞君之難固不可待召命而後致死也杜氏謂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其理或然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今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汪氏曰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汪氏曰唐武三思李輔國通韋后張后而擅殺二王遷上皇於西內崔胤崔昭緯結王行瑜李茂貞朱全忠而弒帝殺杜讓能王搏蘇檜貶陸扆王溥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强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張氏曰濟西魯故地僖三十一年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高郵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非其擅取也惟齊宗爲昭公取鄆以其取不爲已得特書其爵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夷狄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

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

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洪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

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張氏曰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篡弒至齊以自立而賂以齊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深戒以利爲利孟子論其先利後義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如春秋之微意也數家氏曰魯桓之弒君鄭不預也魯畏其討以是爲賂故書假諱之也魯宣之弒君謀出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兩討之蓋田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篡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爲齊賂齊惠輔人之篡受其賂用以爲己有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矣陳氏曰外取邑不書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不書必有歸之者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讙闡書取永嘉呂氏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秋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鞌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也

秋邾子來朝

茅堂胡氏曰凡經於朝聘皆不徒書未有書而無義者也宣公爲弑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旣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〇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穀梁傳曰遂繼事也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去聲病中國何義乎張氏曰不討有罪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僣王猾夏之罪大也鄭舍晉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爲中國患故人之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

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家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聲於境上問昭公之故宋人必能以鮑爲戮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之初志今乃與楚子偕侵陳遂侵宋此侵暴無名之師爰駕中夏非討亂之舉也旣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永嘉呂氏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次厥貉嘗書楚子矣未加兵於中國也伐麋書楚子矣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征伐而書爵者皆伯之之詞侵蔡遂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喜中國之有伯也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以執伯權也陳氏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廬陵李氏曰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猾夏之師休養以有爲也至此而爭伯矣又曰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穀梁傳善救陳也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汪氏曰門庭門內之庭寇盜至此則不得不擊伐之王者以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汪氏曰塗炭猶言水火如孟子言民以爲拯己於水火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張氏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弒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家氏曰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弒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誠于爲義然弒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晉救之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杜氏曰晉師救陳宋鄭國君親會之共伐鄭也

列數上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劉氏曰卿大夫不得會公侯今晉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貶則善矣曷爲大之耶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左氏曰據君不書帥師君獲君傷皆不書師敗績大夫獲仍書師敗績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於是由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帥師救陳下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范氏曰欲美趙盾救災恤患之功故詳錄其會地陸氏曰晉師先在棐林故言

會又言伐一美一惡無嫌於同臨川吳氏曰晉師卽趙盾救陳之師也以四國之君在魯故不稱趙
盾而稱晉師也陳先代之後而受侵偏伯王所宜救也鄭以
畿內之國而附蠻夷伯主所當伐也惜乎晉伯不競荆蠻方
熾晉僅能致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能服鄭而反還楚旁中
國之不振可傷也汪氏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
袲伐鄭先講會禮而後往伐始疑於助忽而討突終乃伐忽
而助突故春秋責其疑此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
棐林伐鄭四國之君翕然而從晉師討罪以救患故春秋著
其美前者講會禮而後伐此乃會師以同伐文似而實異也
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突入于櫟而繼書公會諸侯于袲伐
鄭則爲黨突而伐忽可知矣書楚人侵陳遂侵宋晉趙
盾帥師救陳而繼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則爲討鄭而救
陳可知矣屬辭觀之是非瞭然○廬陵李氏曰書會師二此
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傳註云卿不書不敵
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預強爲兵會非好會之說自
相異同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書趙穿而後凡侵書大夫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
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公羊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匡公輔曰地諸侯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啖氏曰崇小國也公羊誤爲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讒巳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巳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高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之敵耳此謬計也家氏曰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柮謀之若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否於其間乎○劉氏曰趙穿果伐天子之邑罪大矣無文以貶之而藏公羊之說非也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去聲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臨川吳氏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于再伐一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爲宋也故獨與宋連兵高氏曰宋怨鄭與楚之使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于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況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家氏曰此一事而前後褒貶不同者鄭背華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取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借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則不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討宋之亂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晉宋之伐不書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甲寅匡王六年崩

二年 晉靈十四 齊惠二 衛成二十八 蔡文五 鄭穆二十一 曹文十一 陳靈七 杞桓三十 宋文四 秦共二 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左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牛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雖獲不病矣

兩軍接乃主將去聲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永嘉呂氏曰此年戰大棘與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皆兩稱師其衆敵也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齊國書皆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唯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書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死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前漢書鼂錯傳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孫子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書[illegible]

子之歌民惟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聲去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公二年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公二十八年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爲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諭之否則愼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遽帥師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効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爲志乎是戰也臨川吳氏曰鄭附楚侵中國之陳宋晉爲宋故再伐鄭而皆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汪氏曰文定於韓之戰云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專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春秋責宋之意重於責鄭矣○趙氏曰穀梁云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按兵敗身獲而云不病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襃貶乎若欲襃貶乃是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矣廬陵李氏曰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爲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爲華元得衆其說亦似有理而胡氏不從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去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也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懵摸惣反闇也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永嘉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殽之役晉襄慶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陵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旅矛興侵崇之謀盾非有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并自致之而誰耶張氏曰欲求成而反侵

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奸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誘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葢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杜氏曰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陳氏曰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貶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

程子傳人情有爭訟之道凡所作事必謀其始若慎交結之類絕訟端於事之始則爭訟無由生矣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眾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倚也率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爲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蓋有辭于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罷于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家氏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棘之役則不可也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愧猶爲宋報鄭是以貶四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之趙盾欲據兵權託於伐國實無鬬心故棐林之役楚因解揚晉師卽還是役也與鬬椒遇卽謬爲之亂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心也左氏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耶高氏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弒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公作獋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

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程子曰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下同　都亂反　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薛氏曰君將殺盾而穿行弑君之事則主弑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刃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力使令被驅為從此春秋之義也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汪氏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去國不返必如宋子哀絜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汪氏曰反而討賊苟如羽父討於寪氏不足以逭大惡之誅必如衛石碏之誅不避親無一毫阿私之意而竭力為君復讎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

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齊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亂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蜀杜氏曰盾知靈公殺之而心欲弒之是不止同謀而實將弒也春秋不可並書穿盾而擇首罪者以書之亦義之所宜也臨川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竟內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鉏麑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救盾而鬬死靈輒內叛倒戟免盾於死則盾之私爲與公讎敵無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爲仇盾非盾弒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乎日所愛信之人也弒公而盾乃復穿之弒爲盾弒也盾爲首惡穿特承意行事者耳盾徉爲不知謀以求自免弒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說者多方爲盾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高郵孫氏曰盾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故孔子以弒賊誅之必待親弒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實矣

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

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三國志魏高貴鄉公紀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官童數百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逆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如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抽戈刺帝刃出於背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曰泰言惟有進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追廢帝爲庶人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撥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郤扈樂音洛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郤扈樂事見公羊傳閔公元年唐書昭宗紀上至洛陽朱全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李振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遽起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弑逆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慟哭殺朱友恭氏叔琮汪氏曰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朱全忠之專政於魏唐也靈公之欲殺盾猶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謀朱全忠也趙穿弑靈公猶成濟史太之弑高貴鄉

公與昭宗也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陽鶩自投於泚也魏書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弑帝而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則筆之曰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朱全忠弑帝蕃家法春秋誅趙盾之義也司馬昭族誅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叔琮等尚不免君子直筆之討況盾使穿逆成公于周以固新君之寵則云惡之誅不於盾而誰任乎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茅堂

胡氏曰夷臯雖無道未為獨夫君臣之分猶在也知此則明文王事紂之道又曰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盾亡而不反可也反而討賊亦可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弑君之罪矣故曰春秋誅意二人之不討罪意在於弑君也 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為何如盾乃與諸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夕之故矣齊商宋總弑君纂國晉為盟主所當治也盾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為之定纂竊之位無君之心久已萌矣堂上之甲方與桃園之攻隨至靈公閭在趙氏置網之內欲無及得乎○趙氏曰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竟乃免援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越竟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傳會為此言若然者姦臣令人弑君身越竟而還即為無罪乎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郁鄒堂

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附錄　左傳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　定王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　齊惠三　衛成二十九　蔡文六　鄭穆二十二　曹文十二　陳靈八　杞桓三十一　宋文五　秦共三　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傳　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曰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家氏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者其變異異乎常郊之不卜不吉者矣宣公篡弒逆理亂常背是饗帝故天譴之也不

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張氏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借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借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

春秋已來葬紀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王氏曰桓公不奔桓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成公不奔頃王定王之喪而同盟于鄭之新城蟲牢襄公不奔靈王之喪而如楚且送楚子昭之葬于西門之外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汪氏曰簡王之喪襄公不弔而邾子來朝衛剽晉荀罃來聘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

日易月前漢書文帝紀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矣可甚哀當今之世咸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幸以

天年得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云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爲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此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于周禮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于前而近代因循謬說未之思也荀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

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高氏曰魯僭郊禮久矣隱桓莊閔不書者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書也汪氏曰天王崩三月天下服王崩至是已三月內諸侯皆當新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魯爲同姓之宗國而不服其服則無王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苟釋凶服而從事於大禮是慢天也且天子常禘郊社籩簋旣陳諸侯祭社稷俎豆旣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祭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亦以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則大臣越紼而攝祭耳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鼷鼠又傷改卜之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illegible]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之[illegible]有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繼事之辭

所以著不郊之由係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告之意而不知止也

猶三望

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去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音預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臨川吳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

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汪氏曰襄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卜五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公末三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不已不當爲而爲其過益甚矣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簡也且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正也○家氏曰桓王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豈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永嘉呂氏曰經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往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爲公親往可乎

附錄左傳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去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即晉故也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汪氏曰後此七年鄭及晉平八年陳及晉平經皆不書惟十五年宋及楚平則書之不與中國之服於夷狄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僣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書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家氏曰晉靈以失鄭成公繼世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棄異即同蓋貪華賤夷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驅勢廹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爲而自至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潞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

其北此中國攘號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高氏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安睦九族而與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冬十有二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公

臨川吳氏曰葬速禮不備也

丙辰 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 齊惠四 衛成三十 蔡文七 鄭靈公夷元年 弒曹文十三 陳靈四 杞桓三十二 宋文六 秦共四

卒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杜氏曰向莒邑 張氏曰郯已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

心不偏黨之謂平 汪氏曰偏則不中黨則不公無一毫私欲而後可以稱物平施也 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 高氏曰莒郯相怨而郯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爲

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鄭伯姬來歸則鄭亦不能固其好也張氏曰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爲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廬陵李氏曰宣公平莒郯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及所欲也汪氏曰及有二義及齊公之志也及郯以大及小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責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劉氏曰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雖已有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若郯莒之間豈有不聽者哉使子路勤而違義言而廢信不可以央鄉黨之平況千乘之國乎家氏曰事有大而書之略事有小而書之詳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郯所以爭爲不平故耳齊魯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

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從㧞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宣公遂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已之不平求人之平況又因以為利無道甚矣以濟西賂齊而責賂於莒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責之也汪氏曰凡書侵伐多不言其所事惟晉陽處父伐楚先言伐而後言以救江宣公伐莒先言平莒不肯而後言伐皆指言其事然救江雖非其道而其名則善平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於伐取則又甚焉屬辭比事春秋之權衡見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聖人設教豈為魯欲取向而妄加莒事乎趙氏曰穀梁云弗肯者可以肯也按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見伐且譏公又曰伐莒義兵也按非王命又非侯伯安得稱義乎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

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程氏曰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今有刼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刼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刼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履霜堅氷之不戒馴致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

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鬪宋逆謀發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操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晉書惠帝紀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徵汝南王亮爲太宰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亮權勢日盛賈后欲奪其權使楚王瑋夜圍亮府殺之南史沈慶之權慶之既發顏師伯柳元景之謀遂昵子業蔡興宗勸慶之弑子業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閉諸橋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乃使沈攸之賜藥酒殺之陸氏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敎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發謂此也與晉趙盾之弑義同高氏曰春秋之作常施於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於可免故以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陳氏曰歸生爲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

而常棄則貶出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弑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張氏曰歸生位爲上卿久執大權國事由己乃不能鎮服姦邪過絶萌蘖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爲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永嘉呂氏曰宋欲弑而不敢發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狥人其爲首惡宜矣○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事蹟假隱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斵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爲首罪矣

赤狄侵齊

高氏曰以齊之强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汪氏曰此

年明年九月十年四朝齊十年又弔齊惠公之喪皆書至張氏曰危之者與桓二年公至自唐同意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汪氏曰謂遂得臣如齊齊取濟西田會平州也以卑屈事齊而求安高氏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汪氏曰宣公以篡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於齊繼薦賂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爲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安危榮辱係於齊君大夫頻笑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宣公得不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於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始於宣公之於齊春秋蓋危桓宣之不得反而又嘆其不見討也

附錄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楊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

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鄖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杜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高氏曰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弒君之罪而責從與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張氏曰楚自六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年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入之遂黜晉舒鄭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王氏曰三年楚侵鄭稱八此年伐鄭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穆公猶楚歸晉則討之爲無名襄公爲弒君者所立不討賊盟主[illegible][illegible]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君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卸類矣故曰違[illegible][illegible]

所以傷中國也廬陵李氏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左傳書過也杜氏曰往朝見止壓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汪氏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此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揜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無子字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杜氏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范氏曰來者謂高固固齊之大夫而與君接婚姻之禮與稱子者蓋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趙氏曰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姊妹〇汪氏曰春秋書子叔姬者三餘不書子恐非皆姑姊妹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范氏曰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逆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事見左傳昭公元年

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與妄説不近於禮奚足遠耻辱哉

高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 家氏曰閭巷之人爲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況于堂堂之侯國乎脅而求昏已爲不可而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簒弑得國固不以是爲辱魯之宗社重爲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出而女於吳且猶羞之而況於女都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之罪也 臨川吳氏曰宣公負簒國之罪倚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爲未甚至齊之臣強娶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爲之主如敵體然蓋身爲不義故忍耻忍辱而屈於人下知此曹子臧吳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 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非也不曰逆女別於逆君夫人者也

叔孫得臣卒

王氏曰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爲宣伯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音現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强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何氏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冬來反馬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孔氏曰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高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婦至質明見于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薛氏曰公事而從婦歸寧且非度高固之無忌憚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高氏曰歸寧常事不書反馬亦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高氏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

上高固及之也○家氏曰反馬不弼姪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館甥之禮宣同無所嫌而魯之衰[illegible]朝廷實重為之辱矣○陸氏曰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非禮[illegible]公羊何用曲為義乎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高氏曰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家氏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弒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為鄭討賊卽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張氏曰屢失機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以致楚人益侵諸侯携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廬陵李氏曰此書人者卽胡氏所謂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戊午定王四年　六年　晉成四　齊惠六　衛成三十二　蔡文九　鄭襄二　曹文十五　陳靈十一　杞桓三十四　宋文八　秦桓二　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秦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公羊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何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府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

劒蓋利劒也入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提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提彌明逆而跋之絶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子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翳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屬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乎朝而立成公黑臀○穀梁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按傳去聲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己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家氏

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夏以是耳晉成孱君政在趙氏豈能爲鄭討賊然陳鄭并相視以爲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爲晉屈也陳氏曰趙盾之罪嘗著於春秋其再見曷爲繇賊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劉氏曰公羊曰趙盾弒君何以復見弒君者趙穿也非也弒君復見者穿止盾乎穀梁云不言帥師不正其敗前事亦非也將尊師少爾廬陵李氏曰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略同但稱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何又曰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程子曰螽蝗也

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何氏曰公伐莒取向公北如齊煩擾之所致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畝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高氏曰秋八月皆唯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爲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爲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矣王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

無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九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

宣公中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

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汪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伉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惟屈完來盟于師下書盟于召陵則見完之服義而不敢伉也宣公倚齊簒國晉爲盟主鈌于脩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追伯者之討葢於巳有慊而欲藉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爲援衛成之執僖公爲之納賂於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止疑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與兵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郎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郎師行之危亦可知矣〔汪氏曰〕春秋以來桓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戎黨纂據事皆非常也僖致伐楚伐鄭圍許則桓文之大征伐也他僖伐代皆不致伐齊取穀以夷狄而治中國僅致焉耳本爲伐萊萊微國也特書致者蓋以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己之有瑕兵出踰時頻民毒衆爲宣公危之也前此伐莒後此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汪氏曰〕萊東夷小國初無召兵之釁公與齊侯伐之不過凌弱暴寡而已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前漢書〕淮南王傳安上書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杜氏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汪氏曰〕旱之爲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雩於下則旱災應之宣公連歲事齊頻於朝聘兵戎之事故先乎伐萊而螽爲災後乎伐萊而旱爲虐猶不知警而

重取於民蓋不至於稅畝不已也

附錄（左傳）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杜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汪氏曰）成十六年會沙隨晉聽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汪氏曰）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晉聽邾莒之訴公不得與盟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杜氏曰）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

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汪氏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書公以諸侯之立當朝王而不當朝晉也其罪未可深責也宣公亦以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而不書其事以速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可逭也是文公之辱其責在晉而宣公之辱自責也雖然忽盟主而不事缺於朝聘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篡立得罪於君父是大惡也晉人略大惡而問小過蓋當時霸者逞其私欲惟利之求故罪其慢已以取賂而已矣使晉成之討如晉厲之執曹成而歸諸京師則幾正之刑復何逃焉春秋爲尊者諱冬會而春書至考其故而義自見矣〔廬陵李氏曰〕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莅於禮以至哀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文公止辱以處父之伉而黃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于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爲國哉〔家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後而臣專政亂于內咸藝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崛強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舍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伯也〔陳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垂隴之役初以大夫會盟自以大夫會盟而後不序諸侯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終靈公之篇則諸侯無貶矣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自惡而下君恒稱君貶人之故諸侯多貶詞焉自文

而下大夫恒稱大夫大夫貶人之故大夫多貶詞焉諸侯不勝貶則政在大夫矣大夫不勝貶則陪臣執國命矣

庚申 定王六年 八年 晉成六 齊惠八 衛成三十四 蔡文十一 鄭襄四 曹文十七 陳靈十三 杞桓三十六 宋文十 秦桓四 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爲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汪氏曰前此會平州不至納賂於齊則無危殆之患此特書至以公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盟會常事不至桓文之盟會見不致也牡丘于淮則桓公之衰新成則晉伯在大夫他未有書至者也宣公致黑壤與斷道前則見討於晉後則與晉謀討齊皆危殆之事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杜氏曰)黃齊地

至黃乃復壅君命也(高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張氏曰)罪其違君命也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屍將事(何氏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儀禮)聘禮篇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屍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供積(音漬)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

乃者無其上之詞(汪氏曰)乃

者繹事之辭而有專意士句之乃還專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乃復專而不合于義者也**其曰復事未畢也**（汪氏曰）赦言不至則實未嘗如京師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有疾而返是赦之罪覗遂尤重也〇陸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當爲還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還公還自晋歸父還自晋士句聞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晋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于子則無年（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杜氏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繹張本垂齊地非魯境故書地不言公子聞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陳氏曰）大夫卒竟內不地竟外也

有事言時祭（汪氏曰）當時禘祭不書禘者失不在祭也（臨川吳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爲時祫秦溪楊氏云四時禴祠蒸嘗祭群廟禮之煩乃於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之主共祭之今按禮有一禘一祫之說或分享

於五廟或合享於太廟合享則書有事於太廟分享則書此四時祭各時享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也

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問仲遂卒何以不書公子茅堂胡氏曰仲遂卒不當書卒以事之變而卒之故不復書公子其曰仲遂以見生而賜之氏也　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陳氏曰大夫卒恒稱名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為卿故譏之也張氏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以歸不書卒例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於季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臨川吳氏曰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於名之上者賜之族而以其字為氏豫命其子孫世世為卿如季友之例也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弒君正與公子翬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為此禘

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爲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爲仲氏見成十五年○〔劉氏曰〕〔穀梁〕云其日仲疏之也非也即春秋欲疏之何不書遂卒若無駭與俠乎且欲疏弑君之臣不書其氏及書其字何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孫炎曰〕尋繹復祭也〔爾雅〕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何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殷曰肜周曰繹〔朱子曰〕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猶者可已之詞〔朱子曰〕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何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詩〕左手執籥注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 以其有聲也

故去而不作〔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何氏曰〕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張氏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嫡宜公以其私於已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擅返不正其罪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汪氏曰〕擅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今按君在祭不當告故衛獻公越常禮以厚其臣然疏謂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耳終事而聞則不繹〔禮記〕擅弓仲遂卒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杜氏曰〕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納舞去籥〔沈氏曰〕按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太子崩後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爲卿故當廢之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說文〕礪本作厲前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十級簾近地則堂卑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注〕簾側隅也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茅堂胡氏曰〕若專於尊君則視臣如犬馬臣亦視君如寇讐上下俱無恩禮則賢者退處所存者阿諛小人將有以天下奉一人之說矣春秋書仲遂猶繹謂君與卿佐爲一體股肱或虧豈不隱痛仁宗以富弼母喪在殯罷春宴韓魏公薨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之法或問去樂卒事是否曰凡享祀宗廟當盡禮卿卒於外而去樂卒事是私家強公室弱也君臣上下幾過毫釐即失正以此看春秋於人倫上有重無窮妙意〔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孫氏曰〕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遂之罪則當爲之廢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高郵孫氏曰〕仲遂弑君之賊苟以弑逆討之則罪無所逃矣宣公恃之得位既任之爲大夫則當盡遇臣之禮卒而猶繹萬入去籥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廬陵李氏曰〕猶爲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爲得禮此以猶繹爲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卿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桼人歸禭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

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嬴隕於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卽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汪氏曰〕春秋既書大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趙氏曰〕公穀並云熊氏文謚爲頃據理頃爲惡謚不應公毋加惡謚當從左氏爲敬嬴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經〔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杜氏曰〕白狄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狄胡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祟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高氏曰〕穀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爲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中國而爲夷狄所帥晉之恥[illegible]日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耳〔廬陵李氏曰〕晉絕秦書日[illegible]

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背與秦自侵崇起募七年而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四井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吕相絶秦皆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左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杜氏曰舒蓼二國名張氏曰地譜上義陽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卽如舒鳩舒庸舒蓋群舒别種非二國也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汪氏曰春秋未有二國連書者雖夷狄别種尚書甲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一國耳家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

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黄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茅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强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爲楚鄭分也○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曆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質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爲夫爲中國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曆差也

附錄　左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音附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范氏曰宣公立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也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而於宣公元年卽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卽位爾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群臣皆逢君之意而尊爲夫人也象山陸氏曰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爲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爲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近日辟不懷也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汪氏曰春秋內葬十有九年唯敬嬴定公二喪過雨定公得國於逐君之賊敬嬴殺嫡立庶故於終事皆遭陰譴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力救反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逋[illegible]

辟反下相進以弔賓則其退有節禮記坊記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禮記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范氏曰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發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孔氏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思念其親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刻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范氏曰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宜兼備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陳子曰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

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或浹旬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今考此年十書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荀在廟未發則當云庚寅葬而不云己丑葬矣季文子適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宣公曷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潦車載蓑笠縣封葬不爲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轂梁襚不克葬而左氏以爲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與上汲汲焉葬反焉不可追之惻則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葬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説豈非畏晉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家氏曰左氏言水昏正而栽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書時非也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於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卽楚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强而傷中國霸者之不振也象山陸氏曰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卽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是未能盡得志于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强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皆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 〔晉〕成七卒〔齊〕惠公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疆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氏曰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高氏曰傳言王使徵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

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illegible]

齊猶行必致深畢之也〔汪氏曰〕自元年至此三如齊皆書至則杜氏曰未論時而書至危之也象山陸氏曰宣公即位元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彝倫斁逆施顛置略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史記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汪氏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于鄰國臣聘于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襄三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天王之喪而相于强夷俾侯送葬而後歸其於大一統之義何如也或謂僖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强凌弱矣○廬陵李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根牟東夷國也○陳氏曰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汪氏曰根牟蓋小國而諱滅故書取與鄟邿同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則所取根牟地陳氏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劉氏曰根牟附庸國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豈春秋意哉公羊曰不繫邾婁諱亟也妄甚矣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子文公壽嗣〔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〇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汪氏曰〕黑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不會蓋晉成爲弑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黽然以元惡主兵是以外不足以却荆楚內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篡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覇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庇陳其失亦著矣〔象山陸氏曰〕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脩兵力日强然聖人之情

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葢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境也○杜氏曰扈鄭地卒於境外故書地○范氏曰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汪氏曰諸侯卒於師曰師曹伯盧及負芻是也卒於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過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髠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劉氏曰穀梁云其日未逾竟也非也未踰竟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

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何氏曰晉成公不書葬篡也衛成公不書葬殺公子瑕也）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臨川吳氏曰春秋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

宋人圍滕

（左傳因其喪也）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

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華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蜀杜氏曰諸侯擅兵圍人之國況又因其喪故從書人之貶

家氏曰滕子卒曾未數月宋乘其喪而圍之匪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交伐鄭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

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汪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汪氏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弒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郤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斵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象山陸氏曰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覇業春秋蓋善之○廬陵李氏曰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爲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予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史記宋世家王子比干紂親戚也見箕子諫而不聽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殺比干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去聲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家語史魚驟諫靈公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公不從既

死猶尸諫以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同日而語也茅堂胡氏曰比干在紂之時親則王子位則三公故諫而不從繼之以死洩冶於靈公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爲上大夫也直諫而死傷於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咎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微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蹈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因必以死爭之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狷矣

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杜氏曰國無道危行言孫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陸氏曰洩冶之死春秋貴其非輔弼之臣居於淫亂之邦不能去位而行強諫乃是取死之道故君子不貴也稱國以殺者以其直諫而縱邪臣害之累上之意可知矣劉氏曰洩冶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也所謂大臣者必潔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已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冶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磨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爲具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爲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治

知之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爲賢以能止君淫之爲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爲智以能去國亂之爲智也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株林之時冶知其不可諫絜身而去可也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也木訥趙氏曰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爲智乎汪氏曰洩冶之失在於不能早諫以畜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爲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不可勝言矣文定於徵舒弑君之傳曰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冶者何如哉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孺元年　齊惠十卒　衛穆公遬元年　蔡文十三　鄭襄六　曹文十九　陳靈十五弑　杞桓三十八　宋文十二　秦桓六　蔡莊十五

春公如齊

汪氏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此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也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公娶齊齊因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程子曰齊魯脩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也汪氏曰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今宣公自四年至十年七年之間五如齊元年及十年皆一年三遣大夫如齊過於事天子之禮矣

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趙氏曰歸者來致之辭〕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問傳曰其言我者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夫定亂臣之位而取其賂以其服而復歸之固皆罪矣然其歸也不猶愈於取之乎曷為於取不書我而書於歸也〔茅堂胡氏曰天理至公無彼此人欲私檝則有我矣逆已則怒順之則喜慢已則怒下之則喜魯宣公之於齊惠蓋能順其所為而致恭以下之也故惠公深喜之而以濟西田歸魯其稱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魯人復得所賂則心益放惡亦遠矣故以深著助成弒逆之罪其取之也以貪人之貨已其歸之也以悅人之事已而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賢於取乎〔永嘉呂氏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內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齊情好以篤外有朝聘之禮內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與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蓋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

勤困以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于天子豈可失墜又况貪弑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弑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家氏曰〕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一變桓之篡隱歷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歲始書王以正之今宣之篡亦至此十年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來歸蓋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自舉本田以復於魯也〔張氏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讙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伐今歸于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爲可見矣〔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强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通遷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故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惟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齊齊惠喜於媚己而歸其田於魯一出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我者私己之謂也不惟異於聖人之行王道其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趙氏曰〕按公羊云已取之又言未絕何迂誕之甚穀梁云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受乎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何氏曰與人年食既應同事重故累食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范氏曰崔杼以出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今不出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立其宗後故逐其族若舉族盡去之爾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强於齊故勢足以逼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于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

于家禍于國也歟家氏曰是歲至杼弒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爾

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去聲而不通矣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書崔氏譏諸侯大夫高郵孫氏曰自隱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爲齊大夫故卒有弒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强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尹氏崔氏聖人擇其至强而爲害之深者以爲戒也范氏曰崔杼之奔蓋爲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反也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然杼之宗族强盛所以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由其世爲大夫故致是耳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大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殆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曷能長有後于齊國乎○劉氏曰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欒盈亦無罪何以不曰欒氏出奔耶

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杜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汪氏曰〕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於齊非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諂諛甚矣以諂事齊不問禮之當否有取危之道故春夏兩如皆致之

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薛氏曰〕行不以禮而源源不已伺公之不憚煩也〔家氏曰〕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赙今也懷輔篡之私恩如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魯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之也〔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

者三春秋於此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於成十年書晉侯儒卒公如晉明年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有二王惟叔孫得臣叔鞅送葬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喪而不至魯之不知所尊至於此極他何望焉驅至昭公之弔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却而不納益可傷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爲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

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家氏曰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朋淫殺諫而弑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以爲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以禮爲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耻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爲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爲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高氏曰靈公弑而子午嗣是爲成公成公不討弑君父之賊則知靈之惡播於國人而徵舒之罪國人所不慭也　汪氏曰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註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弑焉夫人君之舉動尚謹於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況可紊男女之別恣烏獸之行其不爲朱温之萬段者幾希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覇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鄭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張氏曰〕宋鮑以篡弑得國視陳鄭逆亂恬不爲怪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家氏曰〕宋鮑間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之未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自不能有成而況於鮑乎春秋書之所以貶之也〔象山陸氏曰〕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爾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于宋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爲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爲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年年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爲有人心者乎〔廬陵李氏曰〕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爲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滅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偪於彊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汪氏曰〕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齊惠及宋平滕成入見而已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亡於禮者之禮耳晉之諸君猶日覇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以厚私姻也若滕則其君屢會葬于魯矣當時諸侯慢於至尊而謹於强大葬不皆然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子太叔反以爲口實積習所致可勝歎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襄陵許氏曰自晉靈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張氏曰舍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於迫於強令無所適從之小國家氏曰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已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強從也桓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獎王室外攘荊楚救災恤患汲汲焉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外夷有所畏是以得成霸業自晉襄沒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盛強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謹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荊楚之鋒惟伺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夫翦暴鋤兇霸政之最先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內有所慊置而不問今郤缺為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霸自是愈衰矣象山陸氏曰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止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

不能芘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
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
哉書人以貶聖人
於是絕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左傳〕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王季
王子也其曰子
尊之也聘問也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杜氏曰〕字季子即康
公其後食采於劉　王有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
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
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
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自是
王靈益卜王聘益
輕春秋不復錄矣〔陳氏曰〕自項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
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汪氏曰〕宣公簡慢於王卿有

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自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篤人父而不責子之狼傲乃三斁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恩也宣公旣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脤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傳師伐邾取繹　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張氏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山之地爲邾魯二國之境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音顛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

繹以罪之也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簒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絶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家氏曰〉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中國無盟主强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或禁也〈象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汪氏曰〉無暇者始可以討人宣公簒立惴惴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問子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于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晋伯之不振而强齊為之援故耳不幾碩鼠蒸人之不見而竊食於盆盎之間乎下書歸父為邾故如齊則魯之為魯可知矣

大水

何氏曰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張氏曰〉陰盛陽微夷狄乘釁之徵〈家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宣當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為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盟止此〔左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益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汪氏曰〕自反而縮則可以自立何畏於齊宣公行已有慊故君臣相及於齊而猶權其獲戾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

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喉者葢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音傾）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巳失守身之本矣

高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葢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趍急務爾會之於齊與國也聘雖從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遠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象山陸氏曰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二聞天王使王季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謂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曾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于齊如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猶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之喪亡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蟲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順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之食耳象山陸氏曰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〇楚公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强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

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按者也〈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卽楚故略而不書耳〈象山陸氏曰〉當是時晉伯旣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過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經或有之亦不足爲輕重也

附錄〈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癸亥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二〈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甚强主盟中國 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音佩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汪氏曰詩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今按孟子以喬木崇高譬中國以幽谷卑下譬南蠻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之無伯諸侯之失其恃也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則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顔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于野求之亦將有獲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夷之極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楚莊於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汪氏曰楚自會孟之後未嘗稱爵與於會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孟稱爵貶之也不稱爵則疑於楚大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予之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後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不予嬰齊之主諸侯宋虢之盟屈建公子圍先歃而經首晉不予楚之狎主盟也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則皆狄也由是知辰陵之盟楚子先序而無貶詞蓋予之也

附錄左傳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迎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蜀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

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汪氏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于魯也至生之逐得非肇端於此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狄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杜氏曰欑函狄地）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范氏曰所以異之於諸夏薛氏曰諸侯之會戎狄皆在所可罪則盟主可知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言舍大狗小）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高氏

曰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衆狄夷狄之國而從晉狄在攢函而晉侯親往會之夫中國諸侯所恃者晉爾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人爲伯者之事此反道也陳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群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張氏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邲也汪氏曰晉景就狄地爲會與僖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義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程子曰人衆辭人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

稱人者衆辭也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詞也范氏曰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陳氏曰楚莊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徵舒其不曰楚子何討賊不以內外貴賤恒稱人高郵孫氏曰討賊雖諸侯雖大夫雖國人雖夷狄必皆曰人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馬氏曰弒君之賊固人人可得而殺之豈有夷夏之間哉徵舒弒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反致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尚知弒君者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正也張氏曰楚子夷狄也能殺徵舒與陳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誅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扶三綱於大亂之日也呂氏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人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 按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杜氏曰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

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殺子之以討賊之義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入雖君將貶人之於是稱楚子楚彊甚矣莊王一篇雖圖滅無貶詞固進楚者亦憂楚也汪氏曰晉文執曹伯非伯討故先書入曹後書執曹伯楚靈殺齊慶封雖殺有罪而不以討賊殺之故先書伐吳而後書殺慶封亦不係之楚人則知此以討賊予楚莊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戕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氏曰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范氏曰二人與君昏淫當絕之而恃彊納之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傎倒上下錯亂邪正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

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晋大夫專制其位是晋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晋人舍之事見左傳昭公十九年他國非所嘗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茅堂胡氏曰〕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進退大臣之事請之而世宗無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陸氏曰〕楚子之討正也故書人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取瑜不掩斯之謂也〔汪氏曰〕春秋予楚莊之討徵舒而稱楚人亦猶吳闔廬之救蔡而戰于柏舉稱吳子也楚入陳目其人而貶之亦猶吳入郢之舉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葢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予奪如此也使楚莊眞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奚俟於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哉使其素有討賊之志則四年之伐鄭俘歸生而轘諸栝柣之門而仗義之名著於中國矣奚待於三月之圍失賊不討而受肉袒之降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爲功故不足以進於此也文定謂假於討賊以縣陳信矣論者以楚莊居五霸之列亦取其討賊之一節如秦穆之悔過耳抑方諸吳闔廬夫差之暴横而或者亦以覇許之則秦穆楚莊猶爲此善於彼者

歟廬陵李氏曰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惟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執慶封亦無貶辭但楚靈之暴非莊比矣○劉氏曰公羊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且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穀梁云此入而殺其不先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入後言殺即可謂內徵舒於陳乎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

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納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益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夸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殭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賈逵曰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柰何猪音諸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誅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高氏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弒者亦與徵舒何異豈不復居陳大夫之位哉已絕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張氏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自納辭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

非聖人莫能修之也汪氏曰孔寧儀行父不書奔書奔則是寧行父請討於楚也其歸不係陳不使得爲陳之臣也經凡書納皆非所以納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於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納公子糾捷菑爭國者也頓子比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聵不當世國者也惟此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

○陳氏曰左氏云書有禮也若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

附錄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旣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貞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一

宣公下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杜氏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

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

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左傳作逵路公羊作路衢）蓋卽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汪氏曰據左氏公羊所記襄鄭公屈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之凌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主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彼焉思啓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誅所誘故書圍廬陵李氏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臨川吳氏曰中國不能伯與國屈服於荊蠻鄭伯禮之恭辭之善以媚悅於楚極矣悲夫）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
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
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
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
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
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
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
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
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
䷆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
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
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
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師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有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迎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

晋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
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晋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
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
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
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
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晋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
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
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
而復晋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晋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
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晋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晋
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
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先楚之致師者請
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
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
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者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
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
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右廣以逐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趙旃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心薄之也遂疾進師之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

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
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
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尸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
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
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
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
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若傳大夫不敵
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旨爲不
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衛鄭伯肉
袒左執茅旌右執鳶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匯之臣以于
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徼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
地使帥一二壘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
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王面而徵至乎此莊王親自
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
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令君勝鄭而不
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

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若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人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穀梁傳續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杜氏曰邲鄭地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何氏曰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明晉汲汲欲敗楚不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杜氏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悼晉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王氏曰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

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南史沈慶之傳閫外之事將軍所得專制季衛公問對古者出師命將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雖君令有所不受史記穰苴傳將在軍雖君令有所不受前漢書周亞夫傳上勞軍至細柳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上曰此真將軍矣唐書段志玄傳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帝嘆曰周亞夫何以加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違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事見左傳襄公十年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

穀而誅之知難而肖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
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茅堂胡氏曰邲之戰先穀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爲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主之貴大后之尊文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輿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以著明也哉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爲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以進退得宜勇怯中節而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盟主之大義而此行本爲救鄭而鄭已服楚士穀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考公羊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陳氏曰以大夫敵君於是始鞌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于師矣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爲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日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徼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夷夏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制矣汪氏曰林父身爲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

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爲棄甲曳兵之敗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誘於誰乎然楚君大夫與中國戰皆貶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城濮囊瓦於柏舉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夷狄故不以林父之有罪而貶之也泓之戰貶楚子此不貶者楚成設詐禽宋公於乘車之會以伐其國又乘勝不悛而敗宋於泓則與楚莊爲中國之所不能爲者異矣○劉氏曰子玉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公羊皆爲不敵君可怪也哉盧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中國爲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爲荀林父稱名氏以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爲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雖以中國爲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貶矣林父不書敗則知其有罪矣不貶者退師之情可恕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秋七月

附錄左傳師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諺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入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

者伯伯必有大國楚雖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薦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與推此類求之斯得矣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惡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夫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程子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杜氏曰清丘衛地

書同盟志同欲也（楊士勛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寳言矣奚待淸丘然後惡反覆乎淸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敗而惡見者也又奚必入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杜氏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楚旣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强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音祈）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陳氏曰曷爲貶稱人猶曰人自爲盟也人自爲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久無伯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兹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來同齊霸之方盛也新城之）

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斷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為此會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爲從違捨燎原强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于幽之同則不可同日語矣汪氏曰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劉氏曰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且華椒不宜被貶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二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illegible]

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
待貶絶而惡自見矣高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
方盟於清丘而反救陳援雖義事而有
背盟之惡故稱人汪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
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啓釁於強
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
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乙丑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臨川吳氏曰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汪氏曰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

伐莒無疑矣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汪氏曰文定責宋特識其啓致兵之罪失保國之策非以楚之陵中國爲無罪也蓋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耳廬陵李氏曰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覇挾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圍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

胡氏曰爲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事見左傳

文公十二年濟涇而次欒黶於斬反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爲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爲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附錄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寅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晉景五　齊頃四　衛穆五　蔡文十七　鄭襄十
曹二十三卒　陳成四　杞桓四十二　宋文十六　秦桓十
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説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辜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茅堂胡氏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尸血未乾郎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特陳貳於楚爲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王故稱國以殺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知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按左氏傳爲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讐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爲報怨也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郤楚夫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然自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臨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荐食上國宋之挑釁强夷俱可罪也汪氏曰楚非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文定作傳屢責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致兵之由

其罪未著也故僭論之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嫌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

王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晉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梁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君若贅旒何氏曰贅繫屬之辭旒旂旒以旂旒為喻者為下所執持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討等列之不睦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曾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廬陵李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鄄繼見于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

丁卯 定王十三年
晉景六 齊頃五 衛穆六 蔡文十八 鄭襄十一
曹宣公盧元年 陳成五 杞桓四十三 宋文十七 秦桓十一
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宋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兩罪其貳覇非是春秋豈幸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廬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

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公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日何如日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而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譏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董子曰子反與華元平世衰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陳氏曰和

而不盟曰平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汪氏曰本作愙敬之如賓客也横見侵侮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爲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邉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晉書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祜酒祜饋抗藥時謂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朱子曰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陳氏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

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葦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卽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緩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

○劉氏曰公羊云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詔也子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擅與宋平乎穀梁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日暨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此傑之說陳氏為長宋楚稱人疑穀梁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加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

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恃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杜氏曰潞氏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陳氏曰滅國之大夫稱人貶也故荀林父滅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費誓玁狁孔熾侵鎬合老反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雅六月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

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轘音患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高氏曰是時楚肆其彊圖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狄狄利其土地亦急於憂中國矣汪氏曰滅晉景公會狄于欑函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於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永嘉呂氏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甚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與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談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爲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爲謀不過陵弱畏強爾不得志乎楚乃

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于晉君臣之間矜矜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陳氏曰黎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弦子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劉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穀梁云夷狄不日又日其日潞子賢也

亦非也豈有滅身身虜而得為賢哉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廬陵李氏曰此係諸傳皆無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高氏曰自三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闕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召殺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也殺之者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何氏曰天子之庶兄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言王札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王氏曰變文先名若王猛然高氏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弱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尊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

義（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或問王札子陸淳以為王子札茅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襄陵許氏曰掊援不[illegible]世高歡覩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故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此妄穿鑿爾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附錄（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言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鬼矣）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張氏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加之以水旱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杜氏曰無婁杞邑王氏曰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即其地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戚注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衡雍注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史記齊世家康公十九年陳恒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

矣臧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高氏曰齊侯在設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王齊失矣幸晉楚之爭而下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修舊好焉盧陵李氏曰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孫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盋始如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孫氏曰古者什一不稅于民宣公奢泰國用不足又取私田以歛其一始什二而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劉向曰是時民患上力役輒於公田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其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

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茅堂胡氏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人政而滅其所以爲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履民田而稅其私畝書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爲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爲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簒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欲奢以節國用而貽亂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棄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冇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之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趙子賦稅例三此年初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也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丘武宮作三軍舍中軍丘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

與亡兆矣又曰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爲旣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二而取二此說似大過徐邈注穀梁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楊士勛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解亦牽強而朱子集註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葢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

冬蝝生

蝝稅全反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日蝝非稅畝之災也

始生曰蝝旣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戚之國之危無日矣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蝝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

爲文故志也○王氏曰蝝蝗之子爾雅謂蝮蜪說者以爲蝗之有子不因化生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蝝曰蝮蜪皆蝗類故春秋記爲災○趙氏曰左氏云幸其不爲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記便爲災如蝗食葉也爲秋中之蝗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爲災故書爾

饑

左傳蝝生饑幸之也

春秋饑歲多矣汪氏曰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蝗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六無麥禾僖公不雨蝗大旱文公三書歷三時不雨又蝗成公大水襄公三書蝗皆不書饑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蝗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蝗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

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張氏曰宜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家氏曰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飢自一歲而言也廬陵李氏曰左氏公羊皆云幸之者以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穀梁說雖鑿亦好

戊辰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七　齊頃六　衛穆七　蔡文十九　鄭襄十二　曹宣二　陳成六　杞桓四十四　宋文十八　秦桓十二　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于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中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其遺黨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別而族春秋於夷狄擯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闢而止書費誓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詩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注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南征馬謖曰若殄盡遺類非仁者之情也願公服其心而已五月渡瀘至南中斬雍闓聞孟獲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平四都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月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張氏曰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薛氏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衛公作榭火公穀作災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杜氏曰成周洛陽何氏曰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大臨藍田人字與叔程門高弟有邢皮變反敦音對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何氏曰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毁者有中興之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汪氏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於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天子宗廟之重紀之也以責王室不謹於火備雖人火焚之而弗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

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汪氏曰董仲舒劉向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之〇劉氏曰公羊云外災不書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云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來告則書爾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汪氏曰啖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爲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成請原廟始於廣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則洛邑成周鎬京皆宗廟矣先王立廟蓋有故也杜氏以爲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因爲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況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李氏堯俞曰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爲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宜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病之也盧陵李氏曰楚語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故知榭是

講武屋也杜氏之榭爲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爲宣王廟而不辨其爲講武之所若但以爲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爲得之公穀又以爲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據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爲春秋王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冬郯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啖氏曰內女見出皆書來歸大其事也高氏曰不能事舅姑爲夫所出見棄而歸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滛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朱子曰滛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朱子曰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易

叙咸恒爲下經首程子曰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下經首咸繼以恒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趙氏曰爲婦而出著其非也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薛氏曰參說之也家氏曰女生而願爲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臨川吳氏曰常事不書故歸郯不書汪氏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書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附錄○左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晏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卉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汪氏曰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三年又螽十五年螽又蝝生十年饑十五年大飢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際聖人之意可知矣張氏曰宣公篡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臨川吳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忽大大有年所以爲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祥乎大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汪氏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守郎皇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

重困農民三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
傷不爲憂春秋之書有年者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閔魯國
之民而幸其僅有年
也不爾則人類殘矣

己定王十　十有七年　晉景八　齊頃七　衛穆八　蔡文二十卒　鄭襄
巳五年　十三　曹宣三　陳成七　杞桓四十五　宋文十
九　秦桓十三
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也在位三十年
子寧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爲

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汪氏曰三年使微者會葬匡王次則忽於盟主汪氏曰九年晉成公卒不書葬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赴怠於禮而不會也汪氏曰四年秦伯䓁卒九年滕子卒衛侯鄭卒皆不會葬比事以觀義自見矣張氏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及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歛盂而逃夫三子者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杜氏曰斷道晉地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汪氏曰如宋襄公盟于曹南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汪氏曰如莒人請盟于魯公孫敖加莒涖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汪氏曰魯衛曹邾皆廹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丙遇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鞌則此盟爲同謀伐齊可知矣鞌戰邾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日同盟者寡矣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劉氏曰同所以名盟焉耳非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

之殷見曰同同者巡狩殷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明王日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王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

疑其說之誤矣

汪氏曰襄十八年書同圍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邾人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初無五等者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盧陵李氏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困懼楚但卻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義說亦不為無據詳見莊十六年又曰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魯行父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鞌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將耳

附錄

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巳君子之喜怒以巳亂也弗巳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巳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畢志事齊惟恐獲戾未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朝夕之好岌岌乎其殆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汪氏曰佞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招衛黑背鱄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何氏曰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茅堂胡氏曰叔肸書弟明其得弟道比於衛鱄又足貴焉故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陳氏曰叔肸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鱄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孫氏曰不名曰公子公孫以見叔肸無祿而卒也王氏曰叔肸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日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

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頻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鄭國衆矣汪氏曰遂三如齊蔑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一如晉伐邾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而獨叔肹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劉氏曰叔肹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於春秋以叔肹之義則固可以為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非宣公之弒也舉叔肹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肹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舉逸民也逸民十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肹兼之矣陳氏曰公弟者何見非大夫也非大夫而卒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也一篇之間說稱宋公之弟辰無說則從其恒稱為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肹稱弟世惡宣公也汪氏曰成二年之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為大夫蓋叔肹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其子為大夫也盧陵李氏曰三傳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世緣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

而毋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
後据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日兄弟先
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
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
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鱄侯夫之類罪其兄薄友
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
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郎賢之也
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尊累
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躰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
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
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
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為無說此語直儀又日穀梁曰叔
肸不去取貴於春秋鱄之去合乎春秋者楊上節日易稱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鱄以衛侯惡而難親惡罪及巳故棄之而
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慾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
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者又是孔懷之親不可奮飛使君
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鱄
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此鱄也賢乎
遠矣故貴之稱字鱄謹合於春秋無
大善可褒故直書名而已此說是也

庚定王十
午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　齊頃八　衛穆九　蔡景公固元年　鄭
襄十四　曹宣四　陳成八　杞桓四十六　宋文

二十秦桓十四

楚莊二十三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鞍音安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左氏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霸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與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薛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伐之掌兵非子道也臨川吳氏曰晉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後至於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徐氏曰公伐莒萊邾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悉矣陳氏曰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六夫矣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戕殺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子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何氏曰刺鄫無

守備夷貉（音麥）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前漢書昭帝元鳳四年遣駿馬監傅介子使樓蘭詐誘其王安歸斬之）中國則重門擊柝籬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何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杜氏曰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戕者卒暴之名薛氏曰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於鄫則魯以強大加邾蓋出乎爾者也汪氏曰邾稱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恭舍曰邾人則爲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兇虐戕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鄫之二君不名蓋無罪而沒鬭兩）

甲戌楚子旅卒

楚始書卒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汪氏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孔記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息來名之僞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史記楚世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熊渠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代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達伐隨令請王室尊爲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爲武王吳世家至壽夢始太稱王通擅外紀徐夷作亂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弓朱矢以爲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汪氏曰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盂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呂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

子禮記曲禮注九州之外長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遴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汪氏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吳楚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盧陵李氏曰楚莊立于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子楚之辭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郤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

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復腹心之疾也庸愈哉家氏曰歸父爲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縝乃欲因大國之力鄉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植黨樹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廬陵李氏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汪氏曰桓公弑立則薨于齊宣公亦弑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強盛不復可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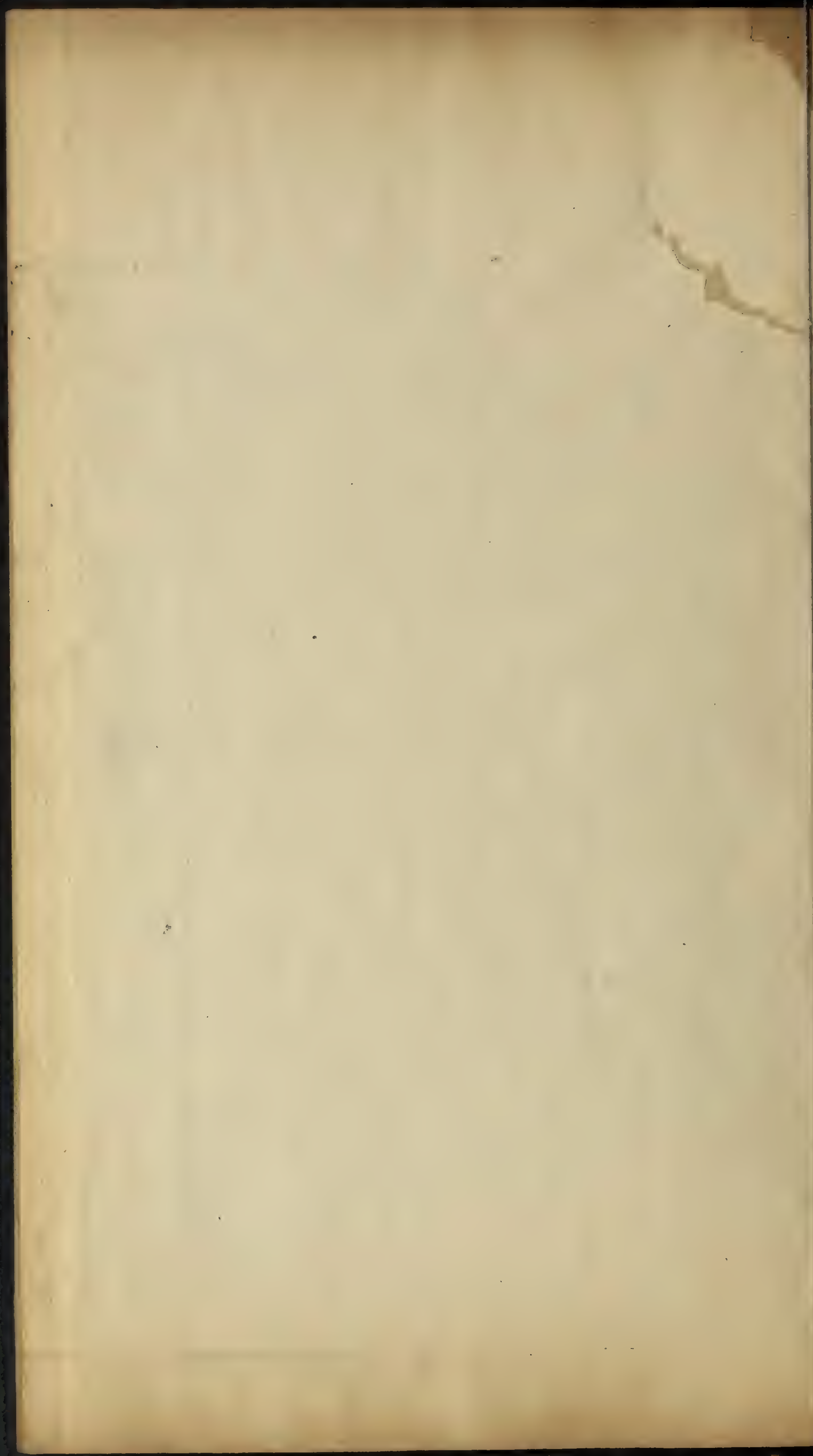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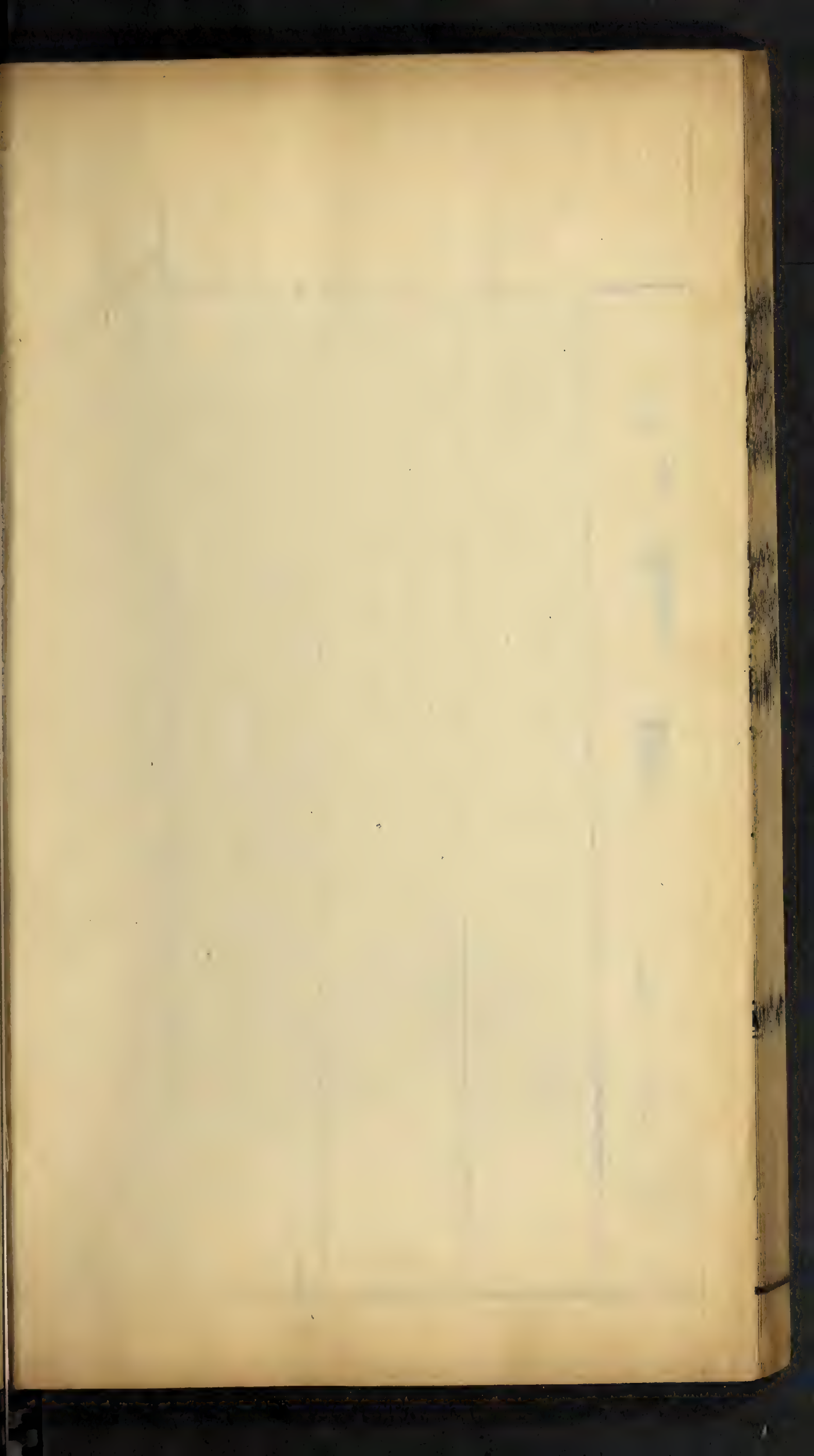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臣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遂繼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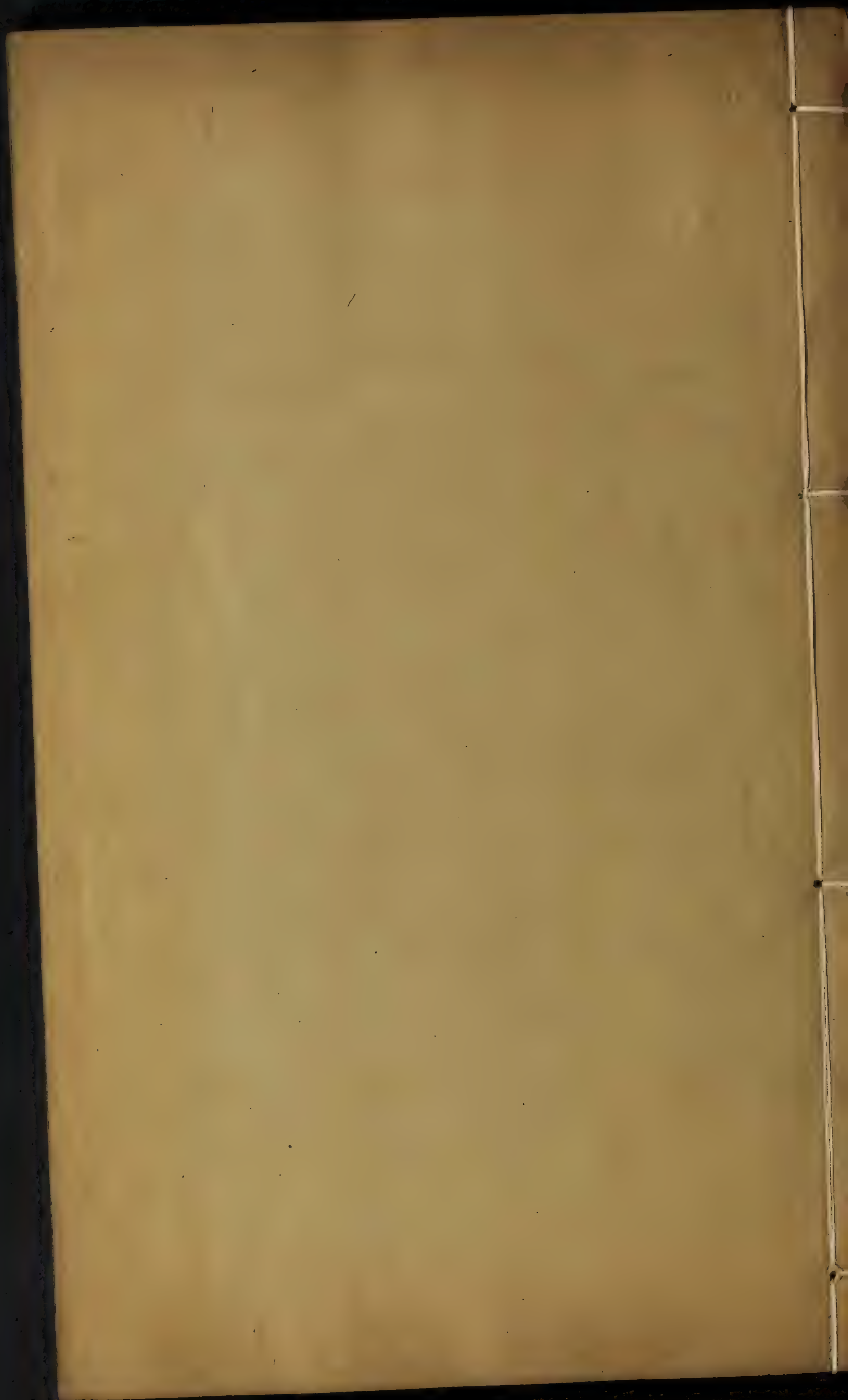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劉氏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彘羊五之屬左傳成公十八年悼公即位逐不臣者七人注彘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遂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

亦戚矣儀禮聘禮篇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之茅堂胡氏曰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詞也歸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如未復命則于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不見殺見殺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況又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范氏曰歸父奉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得經意矣君薨家遣一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聞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

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咎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莊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壅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盡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爲盡人臣之職矣廬陵李氏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復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杞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朱儒季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爲昏之謀不會于邑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郯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敢自取釋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二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
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景公繼霸時郤克爲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伐鄭氏爲厲公是年景公卒
十八年厲公弒悼公
周立是年韓厥爲政

衛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詳見宣
公元年

曹魯成公十三年宣公
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魯成公十六年文
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公元年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徑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 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 齊頃九年 衛穆十年 蔡景二十一年 鄭襄十五年 曹宣五年 陳成九年 杞桓四十七年 宋

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即位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〇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〇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於六反也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京氏曰當寒而溫倒置也按洪範傳曰豫恆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見已何氏曰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任之之所致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涸與固同寒凝閉也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慝伏之一事也［永嘉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閒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虫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汪氏曰微者但書人］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汪氏曰內女嫁大夫不書歸大夫出不致卒不書葬］雨雹冰雪何以悉書［汪氏曰七書不雨三書雨雹及無冰再書隕霜亦三書雨雪］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毎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廬陵李氏曰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當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啖氏曰二月今之十二月畢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杜氏曰〕譏重斂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周禮註〕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為齊難作丘甲益兵

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古曠反）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有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鄭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孫氏曰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甲士之有高郵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illegible]

賦曾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又謂此亦誤予因看李衛公許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丘出何賦加四倍者誤矣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爲一甲者其考用制詳矣番陽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啓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爲丘甲而不以爲嫌也春秋之終且用田賦軍旅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厥後楚之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廬陵李氏曰作例立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廄新作雉門也然延廄不書作

○劉氏曰公羊云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丘作甲非正也一非也若惡傷農夫爲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杜氏又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爲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廬陵李氏曰此[illegible]權胡氏得之益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爲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初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

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之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旣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吳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甚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高氏曰許昌爲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爲此盟汪氏曰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繼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霸主而不嫌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郪丘赤棘拔句繹皆書及唯禚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拔則定公之位未定如晉見郤故脩好于郤句繹則二卿取邾田又脅邾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禚祥外爲志猶爲彼善於此也家氏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霸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堂見疎於霸國臣反執霸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之盖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杜氏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杜氏曰）康公王季子也欲要其無備徐吾氏茅戎之別種也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孫氏曰）定王膺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爲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

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悖信詩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廬氏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苻之如地遇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謂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戎狄爲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有以自敗爲文所以深說王也家氏曰不言茅戎敗之示王者無敵於天下也無敵而爲戎敗故以自敗爲文也劉氏曰王不言戰而言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恥以言亢敗是以王者修已而不責於人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王廼敵戎以致敗豈不日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三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陳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討不在諸侯諸侯有事之討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王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者夷狄之辭也汪氏曰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以夷狄正辨所不加可以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此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又以正君臣之分也

○吳氏曰公穀云晉敗之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護惡也如何懲勸乎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穀梁傳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氏曰穀梁作傳皆釋經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疑今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壬申定王十八年

二年

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二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音短道而後恐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高氏曰魯絶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日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師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身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厚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杜氏曰所築鄭地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

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恥逆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爲以之主新築之戰也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爲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裹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

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思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恐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丑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

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
師以入于衛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免之齊師
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
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
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
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東南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
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
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
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
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
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

師逆公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曰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特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汪氏曰謂怨婦人之笑辱貪取汶陽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茅堂胡氏曰司馬懿曰春秋任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斷

其副春秋之例也鄢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在而獨罪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䓕例則卿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何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至甸亦乘悉無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鞌乃魯卿擅兵之始也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鞌之戰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濰故以四國主之為怒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董子曰頃公齊桓之孫霸主之餘業卽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發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鞌獲頃公斮逄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齊氏曰鞌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勝也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為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卿戰齊君甚矣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

役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巳私怨非能聲齊頃陵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迨於齊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鞌之敗頓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强故耳晉氏世覇合諸侯以加兵於齊者三鞌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横平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啖氏曰左氏言齊侯免求逢丑父三出三人晉軍接時齊師大敗若三入晉必當見獲此近妄也趙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首憂內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內而專輕重於外乎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

藏板

本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巳酉及齊國佐盟於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

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其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袁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叔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仁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也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高氏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強賂晉而請盟爾盟爾故不日來盟而日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汪氏曰欲與城揖下復借一戰）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何氏曰郤克耻傷其威故使魯衛大

夫汲國佐辭自國佐請遂于袁婁而與之盟何氏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汪氏曰求盟在楚故稱求欲盟在晉故稱及若此類見曲直之繼盟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曰郤克一戰勝齊反鄙衛之侵地功大矣人皆多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獨絀之爲其先力而後禮也張氏曰晉所以令齊者特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之武國佐得以止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西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倩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一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佐以理折之而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臨川吳氏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桓公又退舍而與之盟盟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郤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郤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強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於袁婁去國之

鄀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還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
也近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一字之褒貶深
切著明矣汪氏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來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
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并征伐也令
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
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
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戍虎牢盟陳袁
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以翟
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陳氏曰屈完不言
侯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
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使
盟之盟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劉氏曰公羊云君不行
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并也夫將國治戎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可知矣行也河陽當侯會晉
會于棐林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為不
行使大夫乎盡斐李氏曰此條三傳要同公羊季事與穀梁
相出入征以使齊為臧孫許及郤克斬丑父等小不合又奔
氏作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既
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同
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為黃
姪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
齊其既
無潔

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庚寅衛侯遫卒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錄可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典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

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之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王戍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無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加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入于濟汶陽田首何篳之郚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張氏曰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注即汶陽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汪氏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孫氏曰汶陽魯地也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齊明本非齊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汪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汪氏曰侵小如滅項取根牟之類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朱子曰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家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

爲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爲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爲歸而以爲取爲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者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石氏曰内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郜取防取誓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益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予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汪氏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爾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廬陵李氏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鞍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爲政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例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　左傳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齊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彊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穀梁傳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杜氏曰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張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

之大夫會也家氏曰晉以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爲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叚華郎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夷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華之也　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易損卦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欲大傳損德之修也　不忮不求行之善也朱子曰若能不忮害不貪求則何爲不善乎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僭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爲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陳氏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向書衛甯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傒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爲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

子嬰齊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罰宋公亦從諸侯至會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說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是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惟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齊之盟没公不書而楚書人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夷於楚子衆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荊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寔合景從以服屬於荊蠻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爲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耳。廬陵李氏曰公子會外大夫止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

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辭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也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屆向之鄉也程子曰楚爲強盛陵[illegible]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illegible]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既與會可知矣汪氏曰齊在鄭下非卿

盟而會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李氏曰前此楚與中國盟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汪氏曰書及則內爲志而非楚主盟也然尊之弱以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

不亦恥乎古著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汪氏曰不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從夷狄僖十九年盟于齊是也〕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陳氏曰曷爲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盟齊夷矣無足諱焉爾汪氏曰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盟翟泉譏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其所以內夏外夷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卽公于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爲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劉氏曰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爲功蔑於義而陋於禮與郤克一耳郤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與而意等也項氏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

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雖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廬陵李氏曰列入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益弱方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從楚之害大矣○汪氏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各自書也方其理矣何中之有穀梁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楚專主中國[illegible]與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illegible]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illegible]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陳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正以見楚之強從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雖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爲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伉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

附錄

左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安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是任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三命伐之則

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
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撫
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
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
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
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籍

癸酉定公十九年

三年

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鄬音郩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騑帥師禦之覆諸鄤芒袁反敗諸丘輿〔左氏曰〕覆伏也〔杜氏曰〕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夫討鄬之役則復懲勸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李衛公問對〕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慶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荑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爲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国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戍如楚献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国會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人書抑夷狄也此四国僅從而書爵序晉爲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褒斧之意爲中国謀而不爲夷狄謀也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汪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擯鄭国非禮也〔范氏曰〕自同於[illegible]故書公侯以譏之〔家氏曰〕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illegible]

純吉從戎也[廬陵李氏曰此亦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汪氏曰左傳云鄭皇戎加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中國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緱音鉤氏劉絢曰絢字質夫程子門人著春秋傳十二卷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用楹刻桷皆稱桓公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禮記檀弓注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汪氏曰文定專意與鄭氏異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音姬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弒君簒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書之◎汪氏曰公羊以謂不言宣宮不忍言也穀梁謂廹近不敢稱謚然則莊公之世何以稱桓宮乎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以爲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日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得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攷之知其僭禮）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史記秦始皇紀）

葬驪山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机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中 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埸之令不出於工矣今爲取田而拜往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入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欲田也以爲霸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廬陵李氏曰〕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伐之其謂大如公

伐之見其與兵之不度德量力也(高氏曰疲命於晋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公至自晋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卽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徃朝于晋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晋何其至也必有以也(家氏曰諸侯旣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爲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强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悅者無不爲矣未除喪而會旣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晋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莊氏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晋明年再如晋十年又如晋十八年又如晋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時諸侯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爲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錄左傳晋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公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

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杜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趙氏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何氏曰〕不言叛者爲內諱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

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何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劉氏曰〕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强圍之行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此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茅堂胡氏曰〕經不書廧咎如潰者晉常滅赤狄潞氏甲氏又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患哉廧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於鞌不知自戢更爲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

也楚方蹯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為未快復與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之屢書皆所以取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之於是始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上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何氏曰惡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不重舉連聘而言之孫氏曰春秋之義舉略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尊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蘇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求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番陽萬氏曰聘者故出於其君之命而及盟則出於其臣之私也況夫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皆其君也諸侯之於大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也列國之臣忘其分之卑而盟五等之君五等之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大夫既不知自有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之君而敢於與之同盟也乎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强乎○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側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曰一則以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注意以爲二子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鄭伐許

(程子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稱國以伐狄之也(汪氏曰)據夷狄但舉號何氏曰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以後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　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旣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范氏曰)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數諸侯之盟故狄之(薛士勛曰)不於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也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爲之也自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

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叛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廬陵李氏曰經中國而狄之者三文十年狄秦成三年伐鄭昭十二年伐晉

〔附錄〕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鞍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寅　定王二十年

四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䢴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公謀昏張本乎〔陵川吳氏曰〕晉衛二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〇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〇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〇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汪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爲大夫是爲武仲

〇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汪氏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敖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〇葬鄭襄公

〔汪氏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〇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

連兵伐齊以有鞍之勝謂當與晉爲睦曾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匱盟之過一不爲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見之也

○冬城鄆

公作運（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孔氏曰）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即此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鄆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三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獲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家氏曰父所爲義已繼之爲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甯得爲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廬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讐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然蓋左氏所記則鄢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鄭皆南面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故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附錄左傳晉楚

[illegible]姬

五年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汪氏曰]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郯伯姬同婚姻得禮常自不書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家氏曰]此與他停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來歸非杞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棄歸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求婦而僖公以女叔姬與之歸爲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滛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汪氏曰]郯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illegible]叔姬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郯伯姬[illegible]

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二惡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附錄 左傳 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人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左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汪氏曰 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晉令遽與侵宋之師剪玉帛而尋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〇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左傳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會諸穀 杜氏曰 穀齊地 高氏曰 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汪氏曰 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耳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

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王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爲采邑〕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若爲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高宗克正厥事〔書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所失之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詩雲漢序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閒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汪氏曰自此至

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弒君唯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虔凡七國惟舒庸鄶萊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頴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

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范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已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灾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其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附錄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服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何氏曰蟲牢鄭地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子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何氏曰約備鄭強楚汪氏曰即穀梁所謂同外楚也

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薛氏曰王崩而爲盟會無王之甚也王氏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戚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邾與晉衞修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蓋將以是爲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荆楚且使致襚執紼越嶺踰時而後返而魯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嘆哉廬陵李氏曰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春秋大全二十二卷終

春秋黃太史訂正大全卷之二十三

成公中

丙子簡王元年 六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汪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荊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云於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附録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

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何氏曰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大戴禮諸侯遷廟注親過高祖則毀廟而遞遷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朱子曰太祖始封之君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遷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音善壇墠有禱則祭無禱[illegible]

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

禮記祭法疏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廟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月祭之者日月祭之也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明言之祖考廟者祖始也是謂始祖廟也享嘗乃止享嘗四時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封土曰壇除土曰墠去祖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其廟既毀藏主於祖考之廟中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不得在壇也高祖之父遷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故曰去祖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去墠爲鬼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

武公至是歷世十一

汪氏曰武公名敖乃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凡十有一君

傳

其毀已久丙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常山劉氏曰按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則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述固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春秋所由作也陳氏祥道曰武公之於魯猶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豊功懿德

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于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張氏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汪氏曰立武宮僭王制故書曰以謹之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諡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荀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於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為世室者妄也見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公則哀公之十世祖喜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礼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者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焰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有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不特魯矣盧陵李氏曰春秋書此年立武宮亢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于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又曰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與禮之壞至於如此○吳氏曰左氏云季武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傳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羣戰之故不

應經五年
方立之

取鄟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于邾婁諱亟也〔穀梁傳〕鄟國也鄟微國也〔杜氏曰〕附庸國〔孫氏曰〕根牟鄟邿皆微國也

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于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晉書〕王濬傳濬與王渾爭功表云然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前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

永對內寵太盛謁行於內勢行於外災異者皇天所以譴君過失時成帝委政元舅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倚用陰自託鳳遂厚之鳳卒音輔政永復説音任周名之賊又與譚書勸辭城門兵委曲媚悅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黨於王氏**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李氏也**事見左傳宣公十八年**朝吳出奔因無極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五年**王章殺身忤王鳳也**前漢書王章傳成帝時王鳳輔政王章以選爲京兆尹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日食章奏鳳不可任爲鳳所陷下獄死**鄴侯寄館避元載也**通鑑唐代宗大曆五年元載專恣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上畏載會觀察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俟除載當報卿來**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汪氏曰公羊於根牟鄟邾皆曰邾邑然春秋有取他國之地而不係國者皆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嘗費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耶劉氏辨之詳矣廬陵李氏曰鄟爲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爲邾邑不係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年取鄟襄十二取邿昭四年取鄫取皆諱詞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牽蠻夷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愚諸大夫狠肆事多類此

春秋聯書晉魯衛二侵責晉深矣

附錄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杜氏曰嬰齊叔肹子〕〔汪氏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晉曾仇齊而倚晉爲援故君臣亟行迭往事霸之勤而不知慢王之已甚也〕〔廬陵李氏曰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二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年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魯遣二卿爲主將永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師其師而公室微矣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譏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一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爲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爲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爲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

昔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公二十四年犒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鄉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葢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歟魯宋
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覇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强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從都也故不書遷耳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

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國語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故春秋貶楚爲深所以使天下知二王之所以爲尊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高氏曰楚伐鄭乘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背昔日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

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書大禹謨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因壘而崇降者文也（事見左傳僖公十九年）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汪氏曰公羊作欒書侵鄭今考明年楚復伐鄭而中國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爲盡善矣）

丁丑　簡王二年　七年

晉景十六　齊頃十五　衛定五　蔡景八　鄭成公睔元年　曹宣十一　陳成十五　杞桓五十三　宋共五　秦桓二十一　楚共七　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備牛表卜日免故也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音球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范氏曰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之然角貌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范氏曰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耳非有司之過也何氏曰鼷鼠鼠中之微者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孫氏炎曰有螫毒如鼠很新安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鼷所食蓋將祭之牲皆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有司免過即變異也范氏曰并備災之道不至此實天變之異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

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家氏曰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廬陵李氏曰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鼷鼠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哀元年

吳伐郯

吳始見經左傳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汪氏曰吳國在吳郡

稱國以伐狄之也汪氏曰夷狄君臣同辭此錄其號吳稱國而不繫君臣比於夷狄也孫氏曰惡其僭號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汪氏曰史吳世家太伯周太王之長子太王賢季歷欲立之太伯與弟仲雍奔

荆蠻荆蠻義而歸之至壽夢始大稱王今按此年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今考吾語越人稱夫差皆曰天王則吳之僭王又非徐楚之比矣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國語吳語注命圭受錫之策命吳本伯故曰吳太伯稱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交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家氏曰郯始見於春秋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九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郯闔之也項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時入郢郢之禍已兆于此矣廬陵李氏曰吳自太伯奔吳始大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年爲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會鄖會橐皋亦書國惟襄五年子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使札聘至柏舉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子則王諸侯之詞

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

范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爲三望起杜氏曰閒有事故書不郊

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朱紹興間人著春秋通志二十卷禮天子有四望周禮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諸禮記王制侯祭名

山大川之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在境內者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爾汪氏曰周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故丹陽城則楚本封濱江而已地甚狹漢水在今漢陽沮水亦出漢中漳水在今荊州皆距丹陽甚遠非楚始封之境故齊桓問昭王南征涉漢不復以漢非楚境不肯服罪然則屈完言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春秋之初漢水已[illegible]竟內矣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illegible]二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郊不復郊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illegible]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又以不郊起之也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illegible]非三望定公也高氏曰三望因郊而發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楚人軍旅數數音朔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高氏曰去冬蠻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爲美也家氏曰吾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言救則楚罪

明而鄭能背夷卽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家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汪氏曰穀梁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同外楚疏謂傳省文舉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霸之同盟大抵皆同外楚也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衰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王氏曰州來楚與國也杜氏曰淮南下蔡縣高氏曰吳楚爭強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強而吳敢與之敵也張氏曰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借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啓之也家氏曰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陳氏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逞

吳于上國晉人為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於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〇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襄陵李氏曰至昭十三年吳滅州來〔劉氏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負楚邑則背乎經矣

〇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高氏曰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〇〔劉氏曰穀梁云冬無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不雩乎

〇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七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杜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氏自結於晉之權臣為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為

之羽翼膚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戊寅簡王三年　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

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之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諸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詞繁而不殺以惡之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匡氏曰參譏齊魯晉高氏曰夫齊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於齊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張氏曰前此取濟西田及汶陽田出于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後此晉使司馬侯命歸杞田又為杞取成矣亦不曰使來言蓋取所當得反所當歸皆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狥私而匪公恃強而陵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

來言以著其不得爲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咸見矣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其罪亦見矣**〔高氏曰〕曰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強歸之詞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汪氏曰〕曰來言則見晉命之屬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晉臣之易晉卿之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請於子產子產弗與宣子買諸賈人而請之又弗與曰大國之人而令於小國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今季文子知晉人予奪之非義而不能不以汶陽之田歸齊然辭命非正而唯命是聽詎不爲晉之縣鄙乎夫商人一環而子產不從於強令況先君所受於王之分地乎使是歸季文子復於韓穿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成王君天下有大勲勞於王室成王封我先君魯公於少皞之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昭周公之明德顧敝邑褊小齊逼化蹴惟是先王之封畛疆域莫克有之大圖爲侯伯而長諸侯矜哀敝邑以不腆之田而翦於仇讎是用痛心疾首悉帥敝賦以爲鞌之役天誘其衷齊人將辭請其貢發以汶陽之田歸諸敝邑則大國之命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今大夫命敝邑曰復歸諸齊棄信失義以蔑先王之制或者難以霸乎大國制義以服諸侯若徼惠於周公魯公施榮賜於汶陽使敝邑世世守之以[illegible]

失墜則寡君之願也諸侯之望也其伺有二志背袁婁之盟而失諸侯必不爲也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實圖利之知是則韓穿將恐懼悔謝之不暇復諸晉侯不復有歸齊之命矣韓宣子不能行之於鄭豈以韓穿獨能行之於魯乎惜也季文子爲魯之賢大夫而有愧于子產多矣雖然行文之初魯不能自立非固不可拚然晉於是時欒武子范文子知武子中行獻子皆名卿也不能引其君以當道而出令之不信發命之不臧徒知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思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要人心之强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用韓穿來信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霸之益偷也或謂季文子陳義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用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矣○劉氏曰公羊云來言者何内辭也非也此直言其事耳亦何内辭哉穀梁云不使盡我也亦非也直書以刺晉耳不使盡我子無所用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

受敗春秋矜焉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變書復加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杜氏曰因聘而逆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臨川呂氏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汪氏曰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於公以遂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高氏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婚爾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曰伯姬賢所以殊於衆女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

毋自命之也〔杜氏曰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趙氏曰昏禮而使公孫非也〔蜀杜氏曰納幣使大夫可也且公子公孫爲君納幣非所以遠嫌也〔家氏曰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婚俾通其意此媒氏之事而遣命卿魯既許之公孫壽繼至納幣再以卿行兩書宋使譏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汪氏曰禮者理之節文節其過而文其不及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汪氏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也十四年成公始娶于齊使成公有女可妻宋公宋公亦未應娶庻女爲夫人也〕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法也〔汪氏曰春秋書納幣者三莊公如齊納幣譏其親納幣娶仇女也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傳不言譏使卿以既喪娶故舉重而言也此書公孫壽納幣但譏使卿耳〇〔趙氏曰左氏云禮也何其謬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事見左傳五年）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杜氏曰原屏同括之邑）欒郤爲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汪氏曰武朔之子韓厥言必在他年傳終言之）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張氏曰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以國殺大夫爲文同括爲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愼動遠謗使莊姬之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智御人之道故書名（劉氏曰同括內不能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

已矣（汪氏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弒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牴牾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錫命止此（左傳）秋名桓公來賜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汪氏曰三年則諒闇已終今即位八年是喪畢而又過六年一朝之期也）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名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

僭賞也茅堂胡氏曰先王之時諸侯嗣子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朝於王王乃錫命使爲諸侯也春秋時爲子多不受命於父爲臣皆不請命於王而王使來賜命此何禮也劉氏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覲耳不親受命諸侯之沐也賜以命圭天子之弱也成公未有大功不明德而錫命非勸賞之典也呉興沈氏曰成公未嘗朝覲於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敖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蓋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高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追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觀春秋所書天王加恩於諸侯者甚衆而懲御諸侯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也不足以爲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於人耳此天子來賜命所以譏也

臨諸侯曰天王

君天下曰天子劉氏曰天子者臨天下之言也天王者臨諸侯之言也禮記曲礼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

蓋一人之道稱陸氏曰書天子或依兼命之文或傳寫誤也永嘉呂氏曰春秋錫命者三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或謂天王者制治天下

而王乎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王乎恩也在詩賞善罰惡之
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篡弒而來錫命則
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
而求錫命則失於行私恩故稱天子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
王法文公不朝而錫命獨爲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爲失恩錫
文公命獨不爲失恩乎汪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故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哀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
以天子爲卑而王爲尊也說者以天子爲貶辭春秋於天子
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於賜成公命而貶之乎今考宰孔賜
齊侯胙富辛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答者亦云覲禮篇則以
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則杜氏之說不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
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頷
書賜字或作錫或謂錫之爵命世世相襲則謂之錫服過其
爵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今考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則既即位
而賜之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劉定
公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
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
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者也王錫韓侯則
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召虎用錫爾祉圭瓚秬鬯則有功
而錫之也事名異而亦皆言錫也由是知賜錫義同不必穿
鑿立說抑或左氏字誤耳○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趙氏皆
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
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曰錫命者爵也
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
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哀不廢矣賜過其命者服過其爵也
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議備賞也
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于此又曰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
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
義合者稱王又謂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
命皆天所生故謂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錫上
勛曰王既是四大之重宜表異號莫若繫天子以衆人畢故稱
摶子貴者取貴稱故謂之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
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
矣若何休又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
文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賈逵又以為歲
內稱王諸夏稱天子夷狄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啖子又以
子字為誤未詳是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止也而杜氏以入
年乃來為緩其失甚矣又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
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

附錄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
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來歸自杞故書孫氏曰出而書卒者爲明年逆喪起陸氏曰凡內女爲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也嫁爲諸侯夫人而又書卒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喪歸杞故也汪氏曰或謂爲杞所出不當係之杞魯人未許其絕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苟不書杞則同於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係杞不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燮息協反）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茨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汪氏曰七年吳伐郯郯成）公請緩師不可矣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請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廬陵李氏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之舉無異矣）魯既知其不可

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汪氏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愍恤藹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爲善逼於强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吴而反欲責鄭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吴伐鄭此書四國會伐鄭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高氏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鄭則何以爲政於天下哉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杜氏曰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二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二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

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茅堂胡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子非之云直謂三國來媵非禮豈爲異姓故乎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有娣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爲異姓與同姓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家氏曰自入春秋內女適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衞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爲媵聖人備書翔亦記其逾制也○陸氏曰公羊云錄伯姬也穀梁云以伯姬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按書媵譏其數爾非爲伯姬也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illegible]曹嬀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或不能備矣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己卯〕簡王四年

九年

〔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衞〕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凡筆於經者皆經邪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汪氏曰僖二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五年叔姬來歸八年叔姬卒此年喪歸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見易卦序禮記昏義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故春秋愼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故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

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臨川吳氏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得以義責之其說蓋是家氏曰夫婦天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者也叔姬之歸尊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之歸而為之書也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因與廟絕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汪氏曰內女出而來歸者三郯伯姬齊子叔姬皆不書卒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淡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婚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此傳大誤彼文十二年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若不言杞叔姬復是向國出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程子曰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杜氏曰蒲衛地

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齊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杜氏曰子鮮賢國人信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便季路要我吾無盟（杜氏曰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汪氏曰解體猶言離心）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

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則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也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汪氏曰信者盟之本也盟者信之末也信不由中雖交質子猶有背之者況盟乎

特書同盟以罪晉也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爲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復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張氏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會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汪氏曰先信而尋盟惡其反覆而書同也程子以是盟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也蓋晉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於楚耳然魯既失信於尊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強其同安能保之不異哉于蒲與平丘皆病楚皆晉人懼諸侯之貳而同盟春秋皆書同憂其反覆而不能終同也蜀杜氏曰齊桓晉文之後晉齊之序於宋上者以強弱爲大小也宋於齊晉不可爲強矣如杞之削弱而當序於諸國之下也夫子因實而書之悼其不以爵次爲序而以強弱爲先後也廬陵李氏曰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兩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郯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遽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蒲盟之不信也

〇二月伯姬歸于宋

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於經此其明驗也汪氏曰杞鄫鄫皆小國必君親迎春秋皆不書逆則以爲常事而不志明矣

附錄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

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故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

（左傳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儀禮士昏禮婦入三月乃奠采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言女者謙不敢自成婦禮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汪氏曰因諸侯六佾之復正而見仲子立宮之非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汪氏曰因納幣致女使卿三國來媵之過禮而見伯姬之賢（永嘉吳氏曰意者魯人以為賢而備書于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因其記錄之詳而得以

著其失禮爾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張氏曰納幣致女皆過乎厚觀左傳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歟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汪氏曰齊孝公夫人孟姬齊國稱其貞孝公修禮親迎之〔臨川吳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爲齊媵起也〇〔劉氏曰穀梁云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非也內稱謂稱使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〇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

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盟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者蓋追怨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認匕然常以失鄭爲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襄陵李

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有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與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汪氏曰晉不能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然春秋書欒書帥師書伐不加貶辭楚人侵陳以救鄭則削而不錄者存中國而抑夷狄也○劉氏曰穀梁云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且晉嘗不執鄭伯以伐鄭何以能必其以鄭伯乎廬陵李氏曰穀梁言爲親者諱疾證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親者諱疾經無此意

附錄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

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
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〇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
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
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
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
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
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
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林氏曰鄆莒別
邑〔杜〕公輔曰東鄆也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

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汪氏曰戊申至庚申十二日也）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曰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程氏曰此嬰齊也向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錢而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是以於柏舉戰稱人奔稱囊瓦何氏曰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家氏曰楚之伐莒以救鄆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捄春秋所惡也鄆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微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劉氏曰穀梁云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國蔡潰何故不曰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經但云潰不云之楚且潰者非大夫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廬陵李氏曰范氏例潰有四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

昭二十九年鄆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文三年沈潰同此例矣此莒潰則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惡之故謂而曰之注者以爲莒大夫帥衆叛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曰以見惡此説雖若無據然或有所傳不可盡廢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 諸侯貳故也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汪氏箋義曰不言及夷之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汪氏曰據殺同括）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此事以觀可謂深

切著明矣高氏曰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携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家氏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議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書秦人白狄伐晉儕秦於狄貶秦也奚貶乎以其黨楚而爲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同爲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鄭可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乃率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首鄭以去其爲楚計善矣然捨守國而甘爲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妨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高氏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鬪之張氏曰君在外而與師復怨大臣之罪也[汪氏曰]環其國而攻之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衆也

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

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唐陳氏曰凡書土功者重民力也故得時則書以示之不時則書以戒之僭奢則書以懲之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焉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莊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高氏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薛氏曰中城者郭之內范宮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范氏曰譏公恃城自固不能衛其人民家氏曰穀梁於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中城者國中之城耳非杜氏所謂臺丘者矣汪氏曰襄十九年書城西郭西郭者國都外城之西郭則兩書中城爲國都之內城明矣文定於此年著傳特詳且引莒渠丘公不滿城郭爲喻則亦以爲國中之城耳夫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修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自守其能保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附錄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

庚辰簡王五年　晉景十九卒　齊靈公環元年　衛定八　蔡景十一　鄭成四　曹宣十四　陳成十八　杞桓五十　宋共八　秦桓二十四　楚共十　吳壽夢五

春

附錄左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高氏曰受大國之命而擅用其師者皆書侵貴之

侵宋同臨川吳氏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其曰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中出

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匹妙反孫林父甯殖反市

衛侯衎苦旦反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永嘉呂氏曰或謂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未聘交盟匹夫而伐大夫之事也帥師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八之司命而治亂安危所係寄之匹夫亦已輕矣可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師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仕國事哉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兄弟固親愛之而已矣待之過厚亦并所以爲中齊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剽皆致奠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闇於鄭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周天王弟佞夫陳黃衛鱄秦鍼陳招衛縶宋辰或殺或弃或叛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也一則以厚一則以薄悉書于經而見弟之義著矣廬陵李氏曰稱弟例詩見弟年于外范氏稱弟例有四一援我稱弟一非兄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臨川吳氏曰二月下旬初十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師凡日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微其吉耶廬陵李氏曰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詳見僖三十一年左正義曰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四卜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釁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家氏曰若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耳莊

氏曰履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貽王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卽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之左傳而爲是說也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爲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晉生立子爲君父不父子不子經所書晉因書晉侯其惡明矣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晉衞者九女旣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衞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丙午晉侯獳卒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

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廬陵李氏曰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劉氏曰不言葬不與葬晉侯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喪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爲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家氏曰州蒲傲狠無狀止辱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

冬十月

公無此三字廬陵李氏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爲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成公下

辛巳 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汪氏曰〕襄公留於楚者七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者謂存君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强見止猶在中國也襄公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法不同葢有華夷之别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臨川吳氏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三已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月而後得歸纔及國而郤犨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盟爾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汪氏曰貶郤犨稱及不繫之國與荀庚同廬陵李氏曰此涉隨不見公之權輿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張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

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亦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也〔臨川吳氏曰〕郤犨既歸而行父適在報聘畏晉故不盟左氏以爲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附錄〕〔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薛氏曰〕由鞌之勝始交好于齊也〔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襄陵許氏曰〕魯蓋徼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

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也

王簡王一年

十有二年〔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七〔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

其言出何自其私士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杜氏曰〕天子無出故奔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絶于周故書出罪之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愨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於天也〔張氏曰〕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絶之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高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爲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之國是自絶於天子故書出以爲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遠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以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爲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絶其位而不能有

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于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無王三公也汪氏曰王子瑕王子斬之奔不言出蓋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其身逃竄他國以道誅戮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非居位祿而出奔也其不書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都三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為家其書出則為畏矣廬陵李氏曰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王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許氏曰王公書出上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陸氏曰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自其私士而出也按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士為義穀梁云周有入無出上下一見之也按二百四十二年適有此二事耳非故見上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昨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梅溪林氏曰宋西門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關係不細春秋畧而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猶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爲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却之而霸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惰偷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囚以通意遂交聘而爲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强大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袁楚之變申之會冠屨倒置其禍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汪氏曰]僖之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南北之交文公爲之也[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晉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中成好令三國會而不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高氏曰]左傳事實與經不合夫晉厲之會實始於此畧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廬陵李氏曰]此會左氏以爲晉楚爲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獨趙子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蓋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會集左氏遂誤附會爲此傳耳未詳是否姑具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鄭氏曰〕交剛狄地〔劉氏曰〕春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巳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陳氏曰〕中國敗夷狄皆不書唯晉特書之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晉區區爭地於群狄是故宜成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或畧不書而甚辞於滅狄以是爲晉衰者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一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

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已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晉厲三 齊靈四 衛定十一 蔡景十四 鄭成七 曹宣十七卒 陳成二十一 杞桓五十九 宋共十一 秦桓二十七 楚共十三 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程子曰不以王命典諸侯師故書晉

乞也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分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乞孔子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名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師乞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討是解乞爲謙意陳氏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后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常山劉氏曰雖晉之大命魯典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趙氏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名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罪爲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劉氏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爲重也故覇主之尊猶以乞師爲文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高氏

曰非有天子之命以徵兵況又以報私讎乎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汪氏曰郤錡春乞師而夏方與諸侯會伐秦則晉之霸政亦衰矣或問春秋之世盟主與諸侯之師多矣曷爲晉厲將伐秦楚獨言乞師茅堂胡氏曰秦楚皆大國也是時晉政多門秦楚强盛諸侯罷於與師晉來乞師以伐之汪氏曰春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於楚其三則晉郤錡欒黶荀罃皆厲公數兵於魯悼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循襲厲公之遺法歟廬陵李氏曰晉厲之乞師三郤錡爲伐秦欒黶爲戰楚荀罃爲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藉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爲救宋悼公初與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分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

佐之郤毅郤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程子曰不書朝王何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也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何氏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造意修朝禮而後行范氏曰實會晉伐秦過京師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臨川吳氏曰曾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劉氏曰如京師因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慤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惡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

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何氏曰書自京師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范氏曰使若既朝王而王命使伐秦）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汪氏曰來聘七錫命三賵葬四歸賵一來求三）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二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諱

言之以著其惡也高郵孫氏曰成公之如京師法當罪之而君臣之大法不可以成公非禮而亂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晉侯實名天王而書狩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京師造其禮禮故以禮正之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發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於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歸而不告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霸主盡具禮以遂私意攫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陳氏曰但書伐秦不告戰畧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畧之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爾汪氏曰經書伐秦朝王之禮者三信公但書王所之朝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本心也然僖二十八年書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使若諸侯先會而後朝王去其實以全名也此年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正其名以統實也然書乞師于前書至伐于後則見朝京師實因行以見王而簡慢之罪視僖公不侔矣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賤之有如是者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識歟吁不朝之罪經不書而義自著今也而適京師而朝王苟不示誠而尋之以朝則天下後世猶謂守君之禮可以簡慢而失世治君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

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爲已賓矣其關係豈淺淺哉○廬陵李氏曰左氏正義云公朝于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王言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隣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附錄 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加子駹孫叔孫知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杜氏曰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高氏曰非戰死也死於行耳故不書地○
劉氏曰穀梁謂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例如此何閔之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張氏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爲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致明諸

侯以伐秦爲重也〔王氏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倒變無窮始書乞師知伐秦爲厲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爲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非聖人孰能修之〔廬陵李氏曰不以如京致而以伐秦致卽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時正也

甲〔簡王〕十有四年〔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蔡〕景十五〔鄭〕成
申九年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
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
辛〔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曰渠丘公即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子密州嗣是為黎比公何氏曰莒大於邾至此始卒宗邈曰葬稱諡莒行夷禮君終無諡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寗惠子相苦成叔傲寗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徇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奔之故也高氏曰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强歸之故書自晉歸廬陵李氏曰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寗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迨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授公子遂之闕也故書以爲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强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鄭人怒鄰兼弱敢如是乎明年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

大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何氏曰卒竟也竟但舉名省文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張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劉氏曰左氏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之春秋之常耳趙氏曰書氏傳寫誤增汪氏曰或謂婦姜氏有姑之恒稱妾姑則不書氏然穆姜不氏固曰敬嬴妾姑也聲姜乃嫡姑而出姜不氏何耶廬陵李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此說亦

好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乙酉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者也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

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杜氏曰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書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聞書仲嬰齊與叔老無異矣何以見譏其為兄後乎茅堂胡氏曰嬰齊乃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之後歸父書曰仲見其以父字為氏可謂亂昭穆之序矣何氏謂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按魯自有仲孫蔑叔孫豹故叔彭生叔老不言叔孫則仲嬰齊宜亦不書孫矣○劉氏曰穀梁謂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廬陵李氏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故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穀梁說尤失之

癸丑公會晉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程子曰十三年曹伯之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使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汪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

盟六月宋公卒葢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臨川吳氏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郎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汪氏曰晉執虞公衛成公鄭成公莒黎比公邾宣公悼公戌蠻子赤宋執滕宣公小邾子邾執鄫子于楚執徐子皆稱人楚執宋襄公以衆執爲文晉執曹共公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文非伯討也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陳氏曰執

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陸氏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既當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蘇氏曰稱侯以執討有罪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惟是爲得禮○張氏曰春秋爵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揜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女之門豈小失哉○劉氏曰左氏謂凡君不道于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云非不道而何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邪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得無又非之乎○永嘉呂氏曰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爲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爲證矣○廬陵李氏曰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益此事與齊桓辭于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爲盡善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家氏曰晉楚爲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劉氏曰穀梁謂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非也弟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程子曰山去族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汪氏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公子蕩公子鱗皆桓公子魚石魚府皆目夷孫乃公孫友之子蕩澤乃公子蕩子公孫壽之孫向戌桓公曾孫向爲人向帶皆戌族華氏戴族也王氏曰華督戴公孫華元華御事子督曾孫華喜督玄孫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巳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張氏曰鄭良霄之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出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

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

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敢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鄭子産爲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産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卷亦猶是也王氏箋義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足未至晉者也今以自晉歸宋爲文何也葢其奔也欲未晉討彊臣以張公室今爲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周公爲王所復既而復奔晉君子以爲自絶於周書出以罪之華元爲魚石所止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于宋之成其志也

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絶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汪氏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茅堂胡氏曰山背本也韓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汪氏曰五大夫同奔亦同復入但書魚石華亥向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葢魚石首惡辠重而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者是也亥寧定辰佗彄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illegible]陵李氏曰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爲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

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著其亡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劉氏曰左氏云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此傳未可信也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爲與蕩氏同族慙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爲亂蓋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國亂用兵相攻則伉敵也如何自止乎廬陵李氏曰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繫文大夫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爲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成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爲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辨之又曰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云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附錄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左傳〉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内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程子曰〉吳益强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相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

吳以號舉夷之也〈汪氏曰〉實吳子也比之淮夷姜戎白狄之類故不書爵 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王氏曰〉會王世子以卑會尊故稱及以會會吳以中國會夷狄故稱會以會文相似而實不同 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杜氏曰〉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陳氏曰〉晉初與諸侯之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於是大夫自爲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爲蠻久矣而與王世

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也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耳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僭號耳家氏曰吳同姬姓太伯之後而僭王稱用夷禮春秋雖欲同之中國有不可得也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外會書鄭蓋始於此永嘉呂氏曰向也爲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戚之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於是吳爲中國患矣此年會吳於鍾離於是吳於中國盟會矣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戚之會相之會則諸侯實與爲會矣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中國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斷髮文身之夷非晉之咎而誰耶王氏曰一會鍾離而合七國再會于相而合十二國三會于向而合十三國天下諸侯無一不聽于吳幾何而不胥爲夷乎春秋特殊會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六鍾離相向善道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外之也于戚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爲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進之也黃池則吳與晉兩霸而晉反爲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子也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爲春秋外吳

筆如陳氏明以爲晉厲尊吳之文二意稍不同恐皆可用蓋惟諸國尊之爲王所以春秋外之爲夷也語亦互通至如王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首止書公及見義事在所當欲鍾離書僑如會見非義之之事非所當與謀也又曰吳之見經始於鄫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于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攻夷狄中國若未甚憂纔也資一夷狄以治一夷狄中國之本體虧矣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鄰于鄭鄭亟加兵今遂遷焉蓋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陳氏曰許從夷狄雖遷之猶自遷也故遷於夷以公子棄疾遷于白羽以王子勝皆以自遷書之〇張氏曰葉汝州葉縣葉近楚而楚遷許以自近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illegible]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廬陵李氏曰許[illegible]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遷[illegible]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之遷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丙簡王十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
戌一年〔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
成元年〔秦景二〔楚共
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孔氏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王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范氏曰木介甲冑之象〔高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

相反劉向謂水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水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前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王安石曰劉向明災異為蔽自著洪範傳以若訓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夫天人不相于豈可强合也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附錄　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滕文公卒汪氏曰在位十年成公原立高氏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高氏曰鄭服中[illegible][illegible]

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于宋故書一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附錄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將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將高氏曰晉失伯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

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
不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
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
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
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
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栾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天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請
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
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
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
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
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四
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杜氏曰〕
鄢陵鄭地〔張氏曰〕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何休曰〕舉師[illegible]

爲重衆令親傷人君當與傷君爲重高郵孫氏曰韓之戰寶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子傷焉不曰楚師敗君傷則師敗也

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國語范文子曰吾外崩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内憂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假侯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此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顓衡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爲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

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爲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國不可以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廬陵李氏曰〇公羊以晦爲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〇汪氏曰晉楚審弱臨戰陳以能卒致敗而集矢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公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死亦猶顙之止得臣曰無死蓋亦僞耳嬰齊身爲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鬭心而委罪於側何邪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待臣之失也書法與殺得臣同〇高氏曰凡楚殺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其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栢舉之敗囊瓦走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寖弱遂成姑息〇漢魏而下率皆蹈之端可爲鑑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會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汪氏曰君弒薨

弒隱公慶父弒閔公皆書薨不地易地桓公易許田書曰假滅國成公滅鄟襄公滅邿昭公滅鄫皆書取出奔昭公及文姜奔齊哀姜奔邾皆稱孫與疆國大夫盟及齊高傒盟防晉處父盟皆稱及叛盟失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沒公而書會也是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涉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声逆之至者也涉隨之會魯有內難乃旦反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音佩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涉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文於[illegible]

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唐陳氏曰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訴於宣公故書以彰晉侯之言誣明我公之無罪常山劉氏曰夫子在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間也君我無失道而横逆所加則不諱今晉侯弱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汪氏曰聖人當言諱怨不有所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莒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三役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胥見之矣廬陵李氏曰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石氏曰〕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於伯主故危而致之〇〔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不恥公幼也非也公即位今十六年豈得云幼哉

附錄〔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国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国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棄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始會伐〔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戮於人矣晉爲晉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尚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王氏曰春秋於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於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而正其爵也〔陳氏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屬公志矣初以尹子與齊国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汪氏曰〕[illegible]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illegible]伐雖不請命而尊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爲心未嘗瀆王臣[illegible]

師旅且於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尚爲彼善於此也厲公帥覇以師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備行役携貳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轅下反怠而爲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制其請王師而書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存晉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使秦爲喜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救王臣之罪而討棄鄭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廬陵李氏曰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脈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例不合也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国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国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罹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前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陸氏曰曹伯之簒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也啖氏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孫氏曰書歸自京師天子赦之之辭也唐陳氏曰不曰自京師歸于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歸而書公至自某也高氏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簒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于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耳汪氏曰前書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書公會尹子晉侯伐鄭曹伯歸自京師而晉厲之操縱由已刑政無常其罪亦不可揜矣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僖二十八年執

下〇劉氏曰穀梁云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帑之穀梁子不知耳又云歸爲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衛侯何善之有且自某者明某有奉焉爾明不爲善不善設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

其代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遂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杜氏曰苕丘晉地○不稱行人者使人舍之于苕丘明不以歸〔程子曰〕寘之于苕丘○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柰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此執之者以歸也執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苕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愼用獄之意也〔張氏曰〕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郤犨則著其釋行父矣〔汪氏曰〕晉人舍季孫行父于苕丘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靈臺〔廬陵李氏曰〕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至則書族以罪意如獨與二子異焉此輕重之權衡也○〔劉氏曰〕公羊云代公執故仁之夫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春秋何故仁之乎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高氏曰〕季孫得志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

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犫爲此盟也高郵孫氏曰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汪氏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公至自會

鄭康氏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咬氏曰有不致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高氏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爲重也然公未嘗爲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見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彷徨於外以求自盟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張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錄]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鄉○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音旋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杜氏曰偃鉏二公子公庶弟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子

貿成衛不卒戍刺之明言其罪此直云刺者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是以謹而日之臨川吳氏曰象謀殺舜及舜爲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爲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爲兄之道而爲人倫之至也偃雖爲穆姜所指然不過曾公使從已爾未見姜實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感權在已則偃雖眞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爲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劉氏曰穀梁傳以謂殺無罪非也先刺後名是得其罪先君後刺是不得其罪

丁亥　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晉厲七　齊靈八　衛獻三　蔡景十八　鄭成十一　曹成四　陳成二十五　杞桓六十三　宋平三　秦景三　楚共十七　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春王正月鄭子䮍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曰晉命也凡爲他人與師者皆書侵以譏之據左氏鄭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强豈敢與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汪氏曰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至襄公世爲王卿士○高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陳氏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附錄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尋戚之盟也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蘇氏曰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薛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去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服無益於事徒以爲亂而已陳氏曰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爲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爲爾盧陵李氏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王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于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爲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說詳見雞澤下

秋公至自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穀梁傳不日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illegible]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illegible]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方欲[illegible]之

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張氏曰〕公得罪於晉未入而晉侯自是益疑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則致必以會錄也○廬陵李氏曰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皐鼬至會書法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辭者曰周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是自遂前例爲此無指之言矣張氏又曰此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以得免於伯主爲幸故致必以會錄也亦似穿鑿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帷墻奔其世臣

以長禍亂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爲將不納君也劉氏曰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何氏曰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范氏曰郊春祀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二月可以郊矣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瀆亂尤甚故特書用以譏之臨川吳氏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或曰益以人釁門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問劉原父謂用人於

邾按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左氏言始用人於亳社者謂此年初以人祭社也竊疑成公乃九月祭天所謂用者不宜用也若以此年用人於邾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用人於亳社矣又左氏素好誇誕若成公果用人於邾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用之岡山當時子魚申無宇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按邾楚季氏皆是執獲俘敵之人快意於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執獲俘敵之人又無背叛之賊豈至殺一無罪祭上帝哉於理有必不然矣但書九月用郊其失時失禮自顯然可見何必以為用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用郊也五月郊何以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但譏郊失時耳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按定十五哀元年上文皆言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事故下文直云五月辛亥郊此上下皆無違文直書九月辛丑郊則文勢不備故特書用字耳若以何必加用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何以加用乎〔茅堂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故特書用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不可從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師氏曰諸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敎或後可也乃師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况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使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薛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郤錡乞師起事之端伐鄭三出卿士而起之以欒黶荀罃之使明諸侯之不以王命會且書王師之重猶役於諸侯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穀梁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杜氏曰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汪氏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郤巳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郤走何哉蓋厲公戰勝鄢陵驕侯放恣

蹟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輔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〇廬陵李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〇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〇公羊遂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〇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〇蘇氏曰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〇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謂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彼不待君命何爲卒之哉穀梁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亦非也邾公在外叔孫婼卒何不待致公而錄之乎〇陸氏曰二傳不達文有謬誤之坐〇廬陵李氏曰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爲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

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夢瓊瑰事恠不足取

附錄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汪氏曰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牼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

欲廢之使楚告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
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
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
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
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
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
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
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
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
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
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
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
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
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
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
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穀梁傳

晉禍於是起矣張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爲大夫則君之股肱也
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
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
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
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
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薛氏曰舒庸舒之別種也詩曰荊舒
是懲則荊舒之國皆非一種也春秋之始制舒者以名見舒庸
舒蓼舒鳩之滅荊舒一於楚矣高氏曰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
足以滅國於要荒使其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晉
敗于鄢之後書楚子滅蕭是也此書滅舒庸著中國能折其鋒
使不得爲我患者晉厲之成勞也蓋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
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
內身弑不終功亦足錄

附錄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氏不與
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戊簡王十三年
子

十有八年

晉厲八弑齊靈九衛獻四蔡景十九鄭成
十二曹成五陳成一十六杞桓六十四宋

平三秦景四楚共六
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家氏曰三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書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爲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殺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走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爲其有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錄則必用孔父仇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高氏曰宋督弑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導君爲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

四年矣夫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命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穀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汪氏曰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

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闕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專其惡昔許欒書之弑何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爲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生視爲書之討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也張台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爲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不知何謂也〇〔王氏曰〕經不罪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弑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孟子於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遽弑之故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臨川吳氏曰〕春秋之作正爲誅亂臣賊子也趙穿弑靈公傳不言盾使而經書趙盾弑右程滑弑厲公傳以爲欒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弑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於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爲盾弑之實盾之所欲弑也故春秋誅盾爲首惡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偏得罪於一國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爲惡之嬖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弑公蓋非書偃之

專謀也故書國弒若獨書書偃則罪歸於二卿而一國之人得免於弒君之惡矣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欒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爲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遂弒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辯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陳氏曰弒不言故弒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弒未有詳於此者也盧陵李氏曰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畢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爲靈成景厲之繼伯李氏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自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外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强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蒞强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會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爲咎棐之會北闕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攻伐謀取其伯方且沈弱實安厚歛以雕牆輕殺以復諫欲不已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屢國未長迺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

黑壤以服鄭亦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爲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郄之謀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覲擯大亨走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自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擯惟求好于戎狄以爲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道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扇函一笑之隙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繞一六師莧請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鄭不振旅爲中國羞乃伐廧咎如滅赤狄後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篤楚黨同無制中夏之畧也厲公若有其畧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持純以法心行之亦假義歸舉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進篤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歷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于湫奔來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張氏曰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可以省母之言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壞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幸殺國佐卒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保蔡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編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獨亂中闈蕭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殺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爲俱堅而已於足因以爲國佐罪廬陵李氏曰此爲齊崔慶專國之佈事也

附錄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爲卿荀家苟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上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

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狠當被人攝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謀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二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

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杜氏曰彭城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王氏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惟書納頓子納北燕伯幾納者之非正也况納大夫乎楚莊納寧儀行父于陳使之復爲大夫春秋猶譏之况納叛臣而據地以逼其君乎書我書復入而不言納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茅堂胡氏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叛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孫氏曰此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爲文蘇氏曰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不言叛者[illegible]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illegible]王氏曰彭城不係之宋者宋非魚石所可入故也陳氏曰[illegible]

大夫復不書莊閔以上有書歸者入者矣則皆不書奔者也奔而言歸自衛元咺始咺訟其君者也雖然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晉欒盈是賊而已矣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廬陵李氏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〇劉氏曰左氏云凡去其國國逆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今按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注者或託之從赴不復可信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〇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〇**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附錄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汪氏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築鹿囿

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何氏曰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汪氏曰古之聖王臺池園囿與民同樂今築墻爲囿爲門於國中以厲民此豈君人者之心乎○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張氏曰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是方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廬陵李氏曰築囿三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上句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

欲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爲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言道也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鞍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會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鄰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求聘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亂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已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緩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爲矣季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服夷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汪氏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此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荊楚蠻夷不足責也鄭附夷而崇姦何至若是之甚乎故特貶而人之亭鄭於楚下以著其惡然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廬陵李氏曰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公作彭經書乞師止此〔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名兵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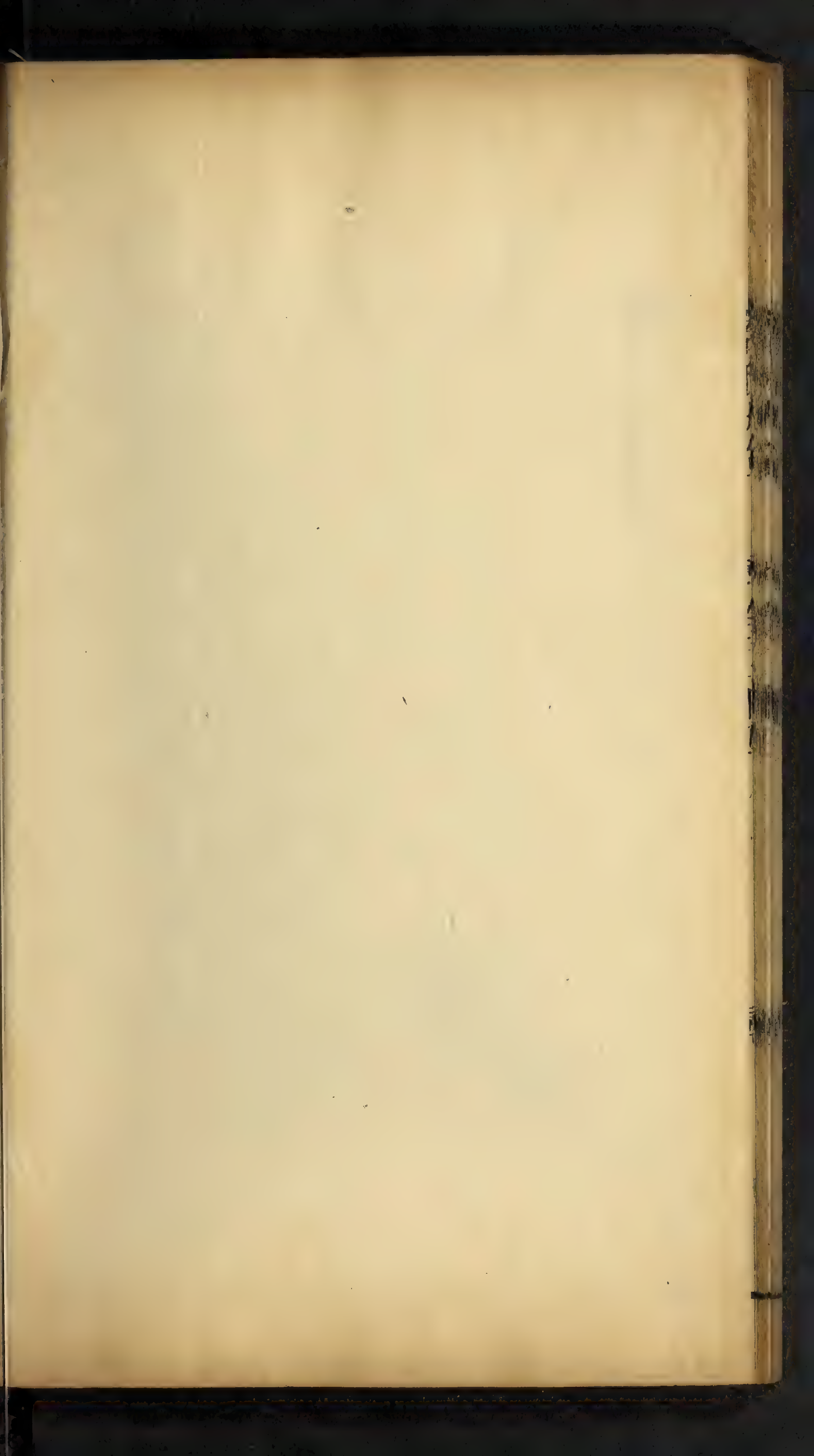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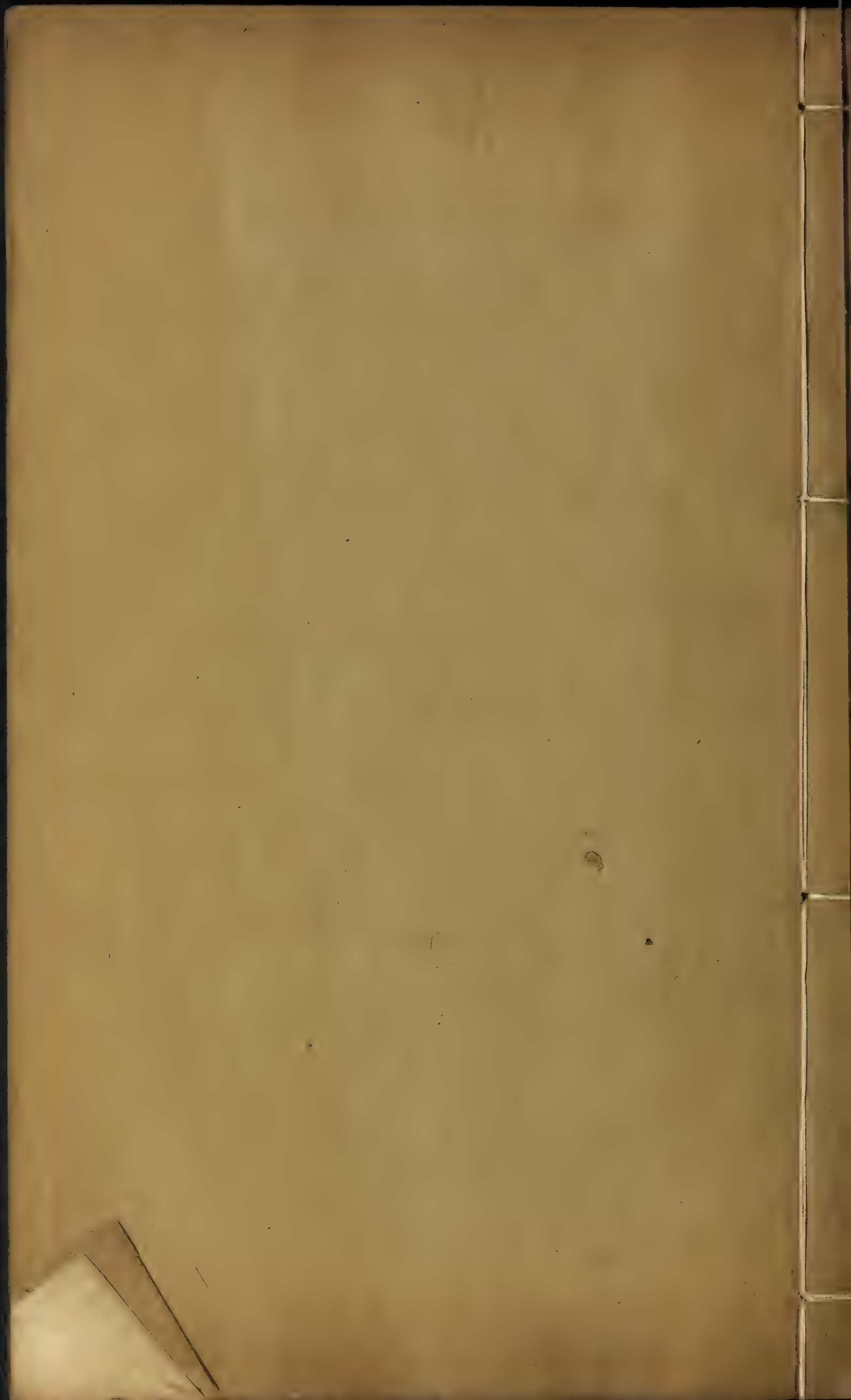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杜氏曰虛朾宋地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汪氏曰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陳氏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向也曰崔氏今曰崔杼則已為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崔慶代齊皆杼師師焉而後弑齊之禍靈公爲之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晉悼公同盟四虛朾雞澤戚亳城北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書順也杜氏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大全二十四卷終





春秋黄太史訂正大全卷之二十五

襄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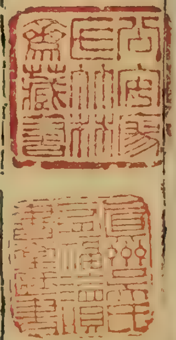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歳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
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襄二十五年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公元年



晉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爲政襄七年知罃爲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爲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虎立襄十九年士匄爲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爲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衞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衞立公孫剽是爲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弑獻公復歸于衞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弑子靈公般立

曹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詳見成公元年

陳 魯襄公四年成卒子哀公溺立

杞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一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爲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爲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爲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爲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商爲令尹二十二年薳子馮爲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爲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

秦　詳見僖公元年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戴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

[illegible]所見隱公元年
[illegible]及昭公元年

己簡王十
丑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
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
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
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
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公羊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討也其爲宋討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曰楚取彭城已封魚石故曰非宋地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無宋字聖人修春秋不與魚石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彭城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孫氏曰彭宋邑也魚

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于楚也子還繫之于宋所以抑强夷而黜叛臣也劉氏曰楚爲不道奬亂助惡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書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强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强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也高郵孫氏曰蒯聵出奔七年于外及衞侯元卒而輙已立爲君於蒯聵之絶也必曰世子蒯聵若曰是乃世子也輙安得爲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歸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石氏曰齊國夏衞石曼姑圍戚不曰衞戚不與齊衞大夫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一字之筆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汪氏曰彭城已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袁之也十年戍鄭虎牢鄭師阨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戍鄭虎牢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廬陵李氏曰楚丘以不書衞爲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爲不與楚之專封者葢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衞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既會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　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矣於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汪氏曰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汪氏曰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速圍虛鄭皆霸者不輕用兵之重民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然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以鄫之師侵楚皆

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廬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闕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次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朾遂合諸侯討魚石爭彭城于楚天下卻鄭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衆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人心不可廢也俞氏以爲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擇感於宋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衞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汪氏曰杜預范甯皆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衞晉不廢聘好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非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者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

滕○定公薨世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唐順宗實錄遺詔以日易月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王氏曰襄公即位[illegible]

邾子來朝晉衛來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紐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奚擇焉高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爲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侯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矣襄公雖幼不朝而亦不奔天王之喪則以四歲卽位而小國來朝大國來聘安能以禮相接乎○廬陵李氏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䟽皆謂杜氏說蓋如胡氏則貶此條當與蟲牢同發但蟲牢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矣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庚寅 靈王二年 晉悼二 齊靈十一 衛獻六 蔡景二十一 鄭成十四
元年 卒 曹成七 陳成二十八 杞桓六十六 宋平五 秦景六 楚共二十
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illegible]氏曰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illegible]狄而爲之伐中國不貶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倖之益[illegible]動衆耳[illegible]氏曰書以宋者[illegible]積鄭之疾

[附錄]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穀梁傳曰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李氏集義曰上言鄭伯睔卒下書三國之師侵鄭此不待變文而後爲譏其伐喪也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喪也張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劉氏曰穀梁云稱于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若人伐己喪己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春秋豈爲是書之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鄶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蜀杜氏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胡氏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唐陸氏曰穆姜有美檟頌琴文子取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張氏曰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爲制邑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皐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輿地志河東上黨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有太行羊頭山魏之安邑汪氏曰通鑑烈王七年韓趙伐衛圍安邑敎魏本都安邑乃堯舜舊都郎鳴條之野燕之榆關輿地志燕平州之東有榆關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吳之西陵汪氏曰吳志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若不守則

荊州非吳有也拔西陵卽夷陵蜀之漢樂音洛王氏曰蜀志建興七年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按沔口晉吳皆以爲之重鎮控引秦梁路通荊雍成固卽漢中隋書以謂成都之喉嗌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茅堂胡氏曰鄭之虎牢三國之祁山西夔巂須皆國之存亡所係者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上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衞緣陵不言杞皆是衞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卽

衷黨楚以爲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子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王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王爲宋討罰繫之宋虎牢鄭之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家氏曰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與失之以言内外之限界在焉邑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於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曷不繫以繫之鄭乎曰鄭叛華即夷以天子之侯度世爲夷屬辱天子之封守非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歸之於中國所以正夷夏曰内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之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非聖人莫能修陸氏曰諸侯之大夫聖人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取聖人許之而不與繫於鄭也吳興沈氏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所以與晉也汪氏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爲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爲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内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虎牢之險以制其[illegible]何鄭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不淪胥於夷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責鄭而與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不書取爲中國諱也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

何諱之爲若言鄭虎牢則以譏之也（劉氏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穀梁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虎牢不係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爲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不繫國例觀之則其說亦是蓋此年城不繫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城虎牢必備以爲鄭備楚爲辭故春秋無甚貶晉之意至十年之戍則不過爲扼鄭計而無備楚之實矣然後重貶之亦春秋之忠恕也杜氏以爲此年之不繫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繫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亦可通公穀說迂不可從張氏不繫鄭之說蓋用陸淳說然其曰以伯主而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此似碍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劉氏曰）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辛卯二年

三年　（晉）悼三　（齊）靈十二　（衛）獻七　（蔡）景二十二　（鄭）僖公髡頑元年　（曹）成八　（陳）成二十九　（杞）桓六十七　（宋）平六

秦景七　楚共二十一　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强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人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讐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陳氏曰）於是楚伐吳吳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門于巢卒而後書（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廬陵李氏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吳始於此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葢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杜氏曰稽首首至地事天子之禮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樗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汪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要公盟于國都靈公亦與公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見襄靈之倨而悼公之謙以悼公之能復伯也廬陵李氏曰此正與魯及向戍盟于劉同意葢魯亦敬向戍特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五始於此年

公至自晉

何氏曰上盟不于國都謙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附錄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宋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由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

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曰以間之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與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來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濟王宮於諸侯俾下同於軼與其事不足乎楊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汪氏〕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曰以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況柯陵平丘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於趙盾之下同文以見參上下之分不可不書日以謹之也〔廬陵李氏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書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此惟新城與雞澤趙子曰地特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以隔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楊也張氏得之又曰鄭子展日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成七年鄬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鄬雖未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意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公羊傳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杜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盟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何氏曰與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係君故因上地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

矣〔劉氏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詞也與乎溴梁溴梁者
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
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茅堂胡氏曰〕陳久叛中國服役于楚逮
不堪其役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修霸業其從之
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
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
帝王之冑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肯夷即華此諸侯之欲寡君之
願也雖微盟約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
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
盟異晉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諂諸侯也雖
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爲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
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汪氏曰〕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
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苟有誠服之心
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袁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徒啓大夫專
權之端諸書及以及著諸侯之失權也春秋外王兵及外主盟
會皆歸會惟諸侯之大夫救徐盟袁婁盟宋稱及著大夫之專
而有汲汲之意也晉悼雞澤之役雖能仗安攘之義以服陳鄭
而上盟單頃公以瀆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袁僑以縱諸侯之
大夫此乃復伯初年之六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於
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〇〔廬陵李氏曰〕及陳袁僑盟與
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注曰喜得
陳也與名陵再言盟喜服楚同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溴梁
大夫盟同此書諸侯而彼不繫諸侯者楊士勛曰此雖對君私

盟慢君之意綏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也又曰于宋再書地而袁僑不再書地者再書于宋以見其惡之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袁僑不書地者書袁婁以見其進盟之遏也又曰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徼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成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附錄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侯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判故

蜀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衛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靈王四年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辰三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

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禮記祭法曾祖爲皇考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裁則有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汪氏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蒯徹名通易姓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如如月之恒諱作常允恭克

讓諱作遜臨文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徵諱作足證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淳朴之淳二名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爲代諱民爲人忌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爲忠非盛世之制也

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高氏曰且爲鄫世子故

廬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〇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〇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〇高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〇啖氏曰若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

〇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爲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於夏矣〇汪氏曰陳即中國會其葬故書

〇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〇杜氏曰定謚也喪以正夫人禮逾月而葬速〇高氏曰死纔二十三日〇爾〇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

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葬速禮略也○臨川吳氏曰信宜襄昭四妾母葬皆逆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强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畀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王氏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王氏曰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與而楚詘也○廬陵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怒

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
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
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
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錄〔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狄謂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
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
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後羿何
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尨圉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
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
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
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
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
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

皆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後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癸巳四年 靈王五年 晉悼五 齊靈十四 衛獻九 蔡景二十四 鄭僖三 曹成十 陳哀公溺元年 杞桓六十九 宋平八 秦景九 楚共二十三 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正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附錄 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汪氏曰發子產父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修好也廬陵李氏曰魯與鄭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汪氏曰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此之魯大夫何氏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于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殆即訟也齊人語劉氏曰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鄫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

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交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陸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晉俱失正矣石氏曰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私屬於人魯晉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王氏曰北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幸鄫大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覿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議之高郵孫氏曰明年莒人滅鄫則是晉失霸王之道而魯大夫之任爲無益矣汪氏曰諸侯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微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階鄫世子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於晉猶之可也旅見於吳甚矣盧陵李氏曰此條爲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莒人滅鄫下正用其義必有所見也

〇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汪氏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

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覩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廬陵李氏曰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秋大雩

左傳旱也高氏曰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惟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氏曰共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王氏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為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程子曰吳來會非爲主也孫氏曰鄫徵吳不可先也故吳序鄫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杜氏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吳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石氏曰戚九年爲蒲之會將以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非此皆往會之也至

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王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為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譏其主會之伉也〔陳氏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因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鄫人之上於是至以柤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殊會會吳未足為中國患也悼公復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廬陵李氏曰〕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鄬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戲五也十年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晉語又曰於今八年七合諸侯不數救陳與戍鄭也蓋自四年至十一年為八年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戍也穀梁傳內辭也陳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高氏曰陳背華即夷二十餘年爲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于中國則又爲夷狄所伐既不能禦斯逸築斯城與民效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戍其爲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但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杜氏曰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卻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歎陳氏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晉悼公之戍陳鄭特書之悼公之霸業乃桓文之所不屑爲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相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汪氏曰悼公之戍陳有恤中國攘夷狄之義惜其以爲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而不幸戍遂至於失陳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范氏曰）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高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家氏曰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illegible][illegible]李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則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

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臧賁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愼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强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午靈王五年 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汪氏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匄嗣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

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旣亡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范氏曰〕莒是鄫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非兵滅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蠶分縷析血脈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莅祭祀如鄫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是爲幽王　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乘間言

於太子以為適嗣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

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充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大常議謐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為莒實滅鄫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人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劉氏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魯已絕鄫鄫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耶左氏恃賂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滅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按其事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鄫之故復書取也蹇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滅孫紇救鄫侵邾敗于孤駘五年穆叔覲鄫太子巫如晉

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云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于下矣張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予無以正小國之罪○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鄫聽命于魯即明不私屬魯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見霸主耳

〇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二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衛文公滅邢經稱名以貶之今齊靈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略耳〔張氏曰〕子產嘗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服諸侯之相滅也

乙未〔靈王六年〕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邾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邾小皡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葢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汪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葢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二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瀆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汪氏

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此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强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强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城之後費邑强南蒯繼爲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汪氏曰此書滕鄭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八月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高氏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

爾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從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茲伉之甚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廬陵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强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曰鄬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遽爲之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圍陳書會于鄬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猾夏之强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夷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左傳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

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强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髠頑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胡氏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

按鄭僖公三傳林戀反皆以爲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魚略反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于僞反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從其僞赴而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爲亂臣賊子之地而非彰善癉惡之書也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衞桓則以嫡毋無寵宋

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傲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適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經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家氏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爲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嚴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受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諸侯卒于境內不他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見諸侯也）

其弑而隱之也劉氏曰諸侯於其封內猶大夫於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鄭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爲變文以起其見弑之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茅堂胡氏曰鄭髡頑楚麇齊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至意張氏曰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爲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爲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爲善之門也汪氏曰或引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謂髡頑書名義與遏同實卒而非弑也今考遏之死三傳皆云巢人之射則鄭僖變文實弑而非卒矣廬陵李氏曰胡氏取公穀以髡頑與陽生同爲一例以楚麇爲一例張氏亦從之獨趙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爲髡頑本非見弑其說似有見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旣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衞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氏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爲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內爲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爲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夷狄則懼爲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范氏曰]鄭伯欲從中國而懼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陳侯於是懼而去之華背即夷書逃以抑之[廬陵李氏]曰陳自此後有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伯故也[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

〔丙申〕〔靈王七年〕八年〔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且聽朝聘之數〔汪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治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旣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䟽曰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執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頻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同文襄也

〇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附錄左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杜氏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與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而稱人王氏箋義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王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臯縣也張氏曰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汪氏曰衛滅邢晉又取其地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

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

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爲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

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譏其矯也

蜀杜氏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爲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汪氏曰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此會稱人貶四國之君首偵霸耳翟泉之盟晉雖弛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王會大夫也悼公復以霸而盧杅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厠乎其間纔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今而會邢丘且日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爲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於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啖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書名何獨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公至自晉

汪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鄆田高氏曰鄆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鄆遂屬於莒矣汪氏曰見莒子之强魯国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張氏曰莒人以鄆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疆鄆田之師也蘇陵許氏曰莒恃遠滅鄫伐魯以奸齊盟而伯討不及間晉方忠泰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僑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晝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乎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高氏曰說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弒僖公志在事楚矣汪氏曰自襄元年荆楚得志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辭者豈與其憑陵中国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廬陵李氏

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汪氏曰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郯同

丁靈王　九年　晉悼九　齊靈十八　衛獻十三　蔡景二十八　鄭簡二

酉八年　曹成十四　陳哀五　杞孝三　宋平十二　秦景十三　楚共二十七　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左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氏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〇〔高氏曰〕宋自昭支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〇〔劉氏曰〕穀梁云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災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畢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国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杜氏曰成公母成十六年爲僑如故徙居東宮

附錄左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

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別爲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衞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杜氏曰戲鄭地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

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刻國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備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魚廢反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下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二可見矣汪氏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

於敎楚蓄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及召陵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貪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頓挫服矣洎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縣陳入鄭文滅蕭圍宋于蜀之會靡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巳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爲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帥荊之續則楚強盛未背服義而昔者處父之後不足以備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服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還克不可命而先在鄢陵之務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制其暴很之餘又有以遏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爲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雖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鄬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鄬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慮陵李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詬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文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歟〇夾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

侯伐鄭下文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蕭誤重
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国之舊史月数
不同遂
兩載之

【附錄】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
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
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
弟之国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
磬焉
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国盟口血未
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端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
王未能定鄭而歸【汪氏曰】楚書子者国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
中国之罪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
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附錄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大全訂正卷之三十五

春秋黄太史訂正卷之二十六

襄公中

戊靈王戌九年 **十年** 晉悼十一齊靈十九衞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 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杜氏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illegible]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子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王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尊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鄱陽萬氏曰春秋於楚未嘗殊會而獨殊會吳者蓋吳以周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爲會春秋苟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代宗周爲天下之共主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穀梁傳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杌出於

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
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
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
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
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
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
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
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
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
生秦丕茲事仲尼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日遂何不以中國從夷
狄也○杜氏曰偪陽妘姓國高氏曰偪陽楚與國也襄陵許氏
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
之國恃衆剿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非之故曰而志
之也陳氏曰以偪陽子歸不書者偪陽子也以為非其罪也悼
公合十二國之衆而遂滅偪陽於偪陽子何譏焉王氏曰偪陽
國及柤地皆在今沛縣乃吳人中國之要衛則悼公之會吳于
柤益謀滅偪陽而通吳也吳既會柤必以兵同滅偪陽而春秋
所書若會柤之後繼事以滅偪陽而吳不與滅益不以中國諸
侯從夷狄之主滅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齊桓之霸滅譚
滅遂降鄣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偪陽皆

功不揜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廬陵李氏曰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遂者言繼事之詞不加日時實吳會諸侯滅偪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然公羊注亦以爲惡諸侯開道强夷中國不知何據姑備一說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杜氏曰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也○王氏曰此救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夷猶可因會夷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陳氏曰凡事專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爲帥也國自爲帥自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始自是踰圍滅亦并稱帥師矣蜀杜氏曰春秋鄭
楚公子貞於鄭公孫輒之上所以懲鄭也廬陵李氏曰鄭之從
楚未嘗不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
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偪陽
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虎用其民矣爲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
業求成於秦庶因秦之兵力共攘荊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
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
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
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附錄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
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
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
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
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
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
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
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汪氏曰〕莒屢爲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永嘉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王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尊以强弱事勢爲先後也〔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霸主援諸侯之術也〔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爲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已列於諸侯矣則齊光未誓於天子而可

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鄫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畀齊光國大而強故紊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書盜始此(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

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可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汪氏曰攝君事也）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汪氏曰陪件也貳副也）政之本也本强則精神折衝閭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汪氏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夾谷一言而卻萊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缻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王氏

巨易曰卜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卜臣圖弑臣甚者皆臣執國命矣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它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盧陵李氏曰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騑之罪豈可以失戎蔽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書大夫則疑於衛縶書鄭人則疑於蔡稟

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愍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賊鄭大夫某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所以不書大夫之說張氏得之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

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有而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必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官之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成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侯戍鄭虎牢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汪氏曰猶委頓也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不能守故不繫於鄭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

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侯者責霸王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汪氏曰〕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著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戍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戍鄭虎牢著其據地扼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藉救患之名也是故戍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戍陳爲無功矣戍虎牢雖未爲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爲有罪矣故陳氏謂凡戍不書惟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

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教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會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

戍〔附〕杜氏曰諸侯伐鄭而戍虎牢聖人於其伐也書其爵而於其戍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戍也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汪氏曰〕楚屢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之鬪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猾夏之蠻

夷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鄭皆所以嘗責霸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既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裔不謀夏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棄陳悼公蓋惑於諸大夫之言以爲陳遠於楚是以計近功而背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廬陵李氏曰虎牢係鄭三傳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梁說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責伯主寡謀之說亦發明得春狄特書三成之義又曰陳氏曰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者也係之鄭者爲鄭成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鄙部繫之紀彭戢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亦一說所謂爲天下城之者豈書何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又曰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矣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比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公會晉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卿諸侯之避楚也

附錄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巳靈王十有一年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亥十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杜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擁其車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車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人已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孔氏曰〕加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今之丁也邑今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鄭氏曰〕大國三軍三萬七

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朱子曰〕車千乘法當用十萬八而為步卒七萬二千人然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三萬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彊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永嘉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彊直欲盡無公室也〔齊氏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為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也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往自文宣而下軍政[illegible][illegible]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

主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二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益公年十四生於帷墻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茅堂胡氏曰是也魯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不先儒爲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汪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爲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巳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爲巳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

所宜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家氏曰析三軍以爲三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示人臣負固跋扈之戒○趙氏曰公羊云三卿也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穀梁又云諸侯一軍按國有小大軍制當異周禮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爲大國非一軍明矣○廬陵李氏曰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從之但杜氏以爲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爲三軍胡氏以爲魯本有三軍今不過毀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則貢重故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得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丘甲之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三軍也當從胡氏舍中軍見昭五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臨川吳氏曰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汪氏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高氏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廼

〇廬陵李氏曰齊子光屢以先至而進列悼公一時借以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翟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資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杜氏曰亳城鄭地汪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六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謂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覲正義此言則似亦可以同盟爲觀禮之同盟姑存于此又曰吳子以哉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代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適矣故吳說疑是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臨川吳氏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范氏曰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廬陵李氏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爲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以柯陵爲公不同平伐鄭故以會爲大此爲楚強諸侯畏之故以伐爲大此說亦強通以此爲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以此爲楚強柯陵楚獨不強乎甚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續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尋復扶又反從

楚伐宋故書同盟見（音現）其旣同而又叛也旣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高氏曰蕭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敝而困與晉以托國焉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樂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杜氏曰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

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

孫氏曰言伐言會晉得鄭之詞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令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

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

王氏箋義曰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出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

汪氏曰會于蕭魚與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持筆所以亨二霸之績然召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貴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

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大夫伐鄭之下則得鄭可知矣不書鄭會請其不可信汪氏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也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杜氏曰不相備也許氏曰斥度候望也以望烽燧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汪氏曰昭四年會申鄭始從楚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汪氏曰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霸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人從不若待之誠而使人自服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劉氏曰春秋嘉善矜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

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貶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爲善不以盟誓爲信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永嘉呂氏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讋其氣然以荊楚方強子囊爲政而禀然有懼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爾有道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爲信不以威力爲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曰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爲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爲譏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爲美也○廬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杜氏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陳氏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意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汪氏曰悼公之同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戍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扶鄭以病中國獨至於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陳氏曰晉為秦所敗春秋略敗

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而救鄭也

壬一年

庚靈王十一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秦景二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高氏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杜氏曰台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鄆莒邑也高氏曰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爲莒所取今復取之季孫因救台而入鄆是無君也

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何氏曰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宿遂取鄆以自益其邑 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前漢書馮唐傳上古王者遣將也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若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家氏曰宿始繼其父即美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爲已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爲國也汪氏曰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

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
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往伐之事事雖有剝而意則純乎私矣
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廬陵李氏曰襄公之
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
弱矣以區區之郚莒而連年來伐況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
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
○劉氏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
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書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惑乎穀梁
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此亦
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鄭
師○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晉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
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氏曰宣十
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

書葬子卒亦以其暴虐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
告之栢及也〔孫氏曰〕不書葬者罪大惡重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高氏曰〕秦人眞焉而削之首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汪氏曰〕傳
言伐而經書侵貶之也〔廬陵
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爲也

〔附錄〕左傳靈王求後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後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
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
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
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趙氏曰〕按大國使聘卽須
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
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辛丑[周]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蜀杜氏曰]公行必致危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廬陵李氏曰]左氏告至例桓二年傳曰告于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飲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于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此亦一說姑存之

○夏取邿

[左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邿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高氏曰]魯乘亂滅之以爲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故婉其辭也[襄陵許氏曰]晉治

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劉氏曰左氏云凡書取言易非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何足記乎

汪氏曰公羊以邿爲邿邑然不書伐邿則非邿邑明矣

附錄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人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家國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附錄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歟

附錄左傳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王靈王十寅三年

十有四年

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

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无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氏曰〕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葢欲以督率諸侯獎成伯業也向鄭地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孔氏曰〕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爲介禮之常也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爲介晉爲盟主亦列之於會於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

合書也魯人以其並
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
於宿而不敢避蓋爾矣之[禮記疏]大夫爲卿上介[家氏曰]丙
大夫夫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
不常並行也[霋]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
成公始一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雖晉人輕其幣而徹
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高氏曰]吳來在向諸侯之
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
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
同[任氏曰]晉始汲汲於吳將以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夫會
爲自是歷昭定不會進吳謀楚而吳由此覇去彼取此春秋
何善焉[汪氏曰]卿使則大夫爲介大夫使則士爲介昭二十
三年叔孫婼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婼卿而介回大夫
也今會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
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覇業之衰也[陳氏曰]此
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也其特書而人何傳曰情也則不親
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
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苟偃欒黶一
爭而大還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
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覇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悼
公爲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
祀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廬陵李
氏曰]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吳
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臨川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爲吳謀楚

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高氏謂伐秦之說或是

附錄 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无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秦兵爭止此 左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
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
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
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
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
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行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
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
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
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
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
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
之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
衰矣汪氏曰晉秦七十年之兵爭釁北於圍鄭怨結於敗殽稱
稔於三戰大舉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合諸
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師重兵以壁
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待於境上
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趙氏曰左

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備也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爲其小小幹舉情息生文已廬陵李氏曰左氏情攝之義趙子雖不服之然齊宋書人諸傳皆采成說以爲未命大夫又不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

(二)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雪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軥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

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恭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

不因舊史之文也劉氏曰仲尼作春秋皆刪綴大義不與衆史同也謂春秋卽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謬妄矣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啖氏曰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不善之積莫非已指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衞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杜氏曰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衞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illegible]林父者矣鄭厲衞惠猶以[illegible]

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
大義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衎不名而何
耶剽以公孫爲貴卿支於諸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
故絶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嘗篡國
而衎不名其不名者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
爵子者褒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蒙氏曰
春秋自林父出奔歸衛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十見於經
具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此年
衛侯奔剽立二十年寗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
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寗喜言求復國
二十六年書喜弒剽衎復國二十七年殺喜于鮮奔晉又曰凡
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伏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款蔡
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
衛獻公之奔齊不名者歸功於弟鱄也及其復歸則皆書名
皆書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莊氏曰王氏褒義云
衛侯不復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五年入夷儀三傳
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以失國書名之例蓋衎之立以正
非突朔之比剽之篡又非可以忽黜年例於故衎不名程子
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
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正此類耳

附錄

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
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
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滛養民如子葢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滛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杜氏曰報入鄆　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汪氏曰溴梁之執莒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注氏曰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附錄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杜氏曰定立剽戚衛地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薛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高氏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張氏曰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丁會晉爲霸主擁君而

臣是功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告尊罪其君情可見矣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猶與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爲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亂王職分之所宜爲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陳氏曰襄公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悼公之德衰矣汪氏曰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之強家所爲悼公未年怠於政事或於其臣而不之省也廬陵李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覇業盡衰矣苟偃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于戚之會諸傳無文當從張氏許氏

附錄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卒 齊靈二十四 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 蔡景三十四 鄭簡八 曹成二十 陳哀十一 杞孝九 宋平十八 秦景十九 楚康二 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曰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杜氏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鄭氏曰劉魯地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汪氏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國著向戌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遂盟已爲非禮況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樗此霸主謙遜以懷望國而非諸侯待隣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傳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杜氏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

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孔氏曰〕官師中士下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汪氏曰〕天子不親迎上卿逆而公監之　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唯二非禮則書也〔臨川吳氏曰〕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可不重歟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遄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令周衰禮廢昏姻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譏也

〔附錄〕左傳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蒍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槖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禮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閼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成之會以定衞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邪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爲可知矣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邾莒交侵齊亦屢伐嘗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鞍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曰此隳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无備終則家臣之恃强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顧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郛蓋外城也【蜀杜氏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甚之也況此二卿以師城之其譏可知矣【汪氏曰】此言城郛則凡言城某者非獨郛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氏曰】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高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

莒故來伐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曾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廬陵李氏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伏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郎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茂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遑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無遂執曹執衞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无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

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變一旅无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盍誘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肯偃士匄儆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无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官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彌吳憂尤甚明於治楚而瘠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覇過桓文矣

附錄　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尔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　齊靈二十五　衛獻二十　殤二　蔡景三十五　鄭簡九　曹成二十一　陳哀十二　杞孝十　宋平十九　秦景二十　楚康三　吳諸樊四

藏板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曰踰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左傳晉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高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杜氏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汪氏曰不高厚逃歸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漷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杜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書舉小邾以包之何氏曰不重出地與雞澤大夫盟同義

壯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漷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晉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

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王氏曰會向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勤楚之秦會戚會逐君之臣定篡立之君皆闇於衛夏君臣之故故門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何氏曰蕭魚服鄭諸侯勞倦而大夫常行三委於臣而君遂失權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何氏曰贅繫屬之辭旒旂旒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優怒大夫盟而晉請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通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虔魏曼多之玄孫斯皆爲諸侯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廢晉靖公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廬氏曰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朱子曰五霸既衰溴梁之

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遂固自是差異不好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序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序言大夫而不序項氏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之終也言目是無諸侯也孫氏曰雞澤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李氏集義曰雞澤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既謹矣後言大夫繫於諸侯非大夫之尊盟也今此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夫諸侯失政而何耶汪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門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行救則大夫之師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溴梁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晉平即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溴梁桐廬攝篇任沙隨兩衷儀是也於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

可以踵桓文之跡矣柰何首事之初即以大阿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叉豪於義是以溴梁則高厚逃歸而執莒邾而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非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錮欒氏而反名盈之亂國表儀將以伐齊卒受弒昔者之路而曰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強家黨惡怙亂不肯使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喙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蔇書齊盟扈書晉猶係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訓兵陳氏皆得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何氏曰録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劉氏曰稱人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晉人知莒邾之可以討而不知已之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所以非伯討也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亢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茅堂胡氏曰漢安帝時京師地震其日戊辰楊震以為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近臣持權踰法之象也是秋齊侯伐北鄙圍成期年又圍桃高厚又圍防魯之北鄙連歲受兵震恐甚矣地動之變殆為是發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迁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襄陵許氏曰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陳氏曰鄭非主兵也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非也諸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各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廬陵李氏曰士穀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主伐許而書會鄭其事一也陳氏許氏得之左氏非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懷其郛今春再伐我至是又圍成甚之也　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殤三〔秦〕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

杞孝十一 宋平二十 秦景二十二 楚康四 吳諸樊五

秋三月庚午邾子牼卒

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爲悼公 孫氏曰去年晋執以歸此書卒者晋人尋赦之也莒亦如之

〇宋人伐陳

左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高氏曰 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晋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謀也 廬陵李氏曰 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爲晋討貳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晋命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侵蔡獲燮矣

〇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尓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汪氏曰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憝者也越竟出獵而遭曹人之辱盍亦内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一)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杜氏曰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虚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一)九月大雩

〇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〇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〇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爲齊故也〇杜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〇薛氏曰乘齊之圍報執之仇也〇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〇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强國無政雖大必弱魯蒐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附錄〕〔左傳〕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丙午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一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二〔陳〕哀十〔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音現〔周禮〕大行人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名以所貴寶爲贄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通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僭亂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汪氏曰譯傳也猶言膽也以彼此言語相膽譯而通之也重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後漢書南蠻傳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交阯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高氏曰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書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汪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以禮義相接哉中國因其來而自知所以戒以禮義外之可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西域則所謂以禮義外之者也盧陵李氏曰不能行朝禮之譏公羊及范氏杜氏皆同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苟焉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杜氏曰）因其為使執之故稱行人劉氏曰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之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發其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張氏曰）石買之[illegible]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〇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

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吾何

瞿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杜氏曰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薛氏曰晉悼之會齊侯傲然自肆非世子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事蓋未之謹也六年滅萊十五年伐魯圍成十六年兩伐北鄙十七年異道圍桃及防今夏大舉未始不身親之也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諸侯所其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杜氏曰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陸氏曰齊背盟主數伐下國諸侯同心圍之故特曰同圍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在呂反橫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

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家氏曰〉武謂莘之戰晉爲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爲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邪傳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鞌之戰雖曰爲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爲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湨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汪氏曰〉广鞌以四國及戰而不書伐則貶晉可知會于魯濟同圍齊而經不書地會則與于襄伐鄭異矣

〈陳氏曰〉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不與於諸夏之義矣〇〈劉氏曰〉穀梁云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爲信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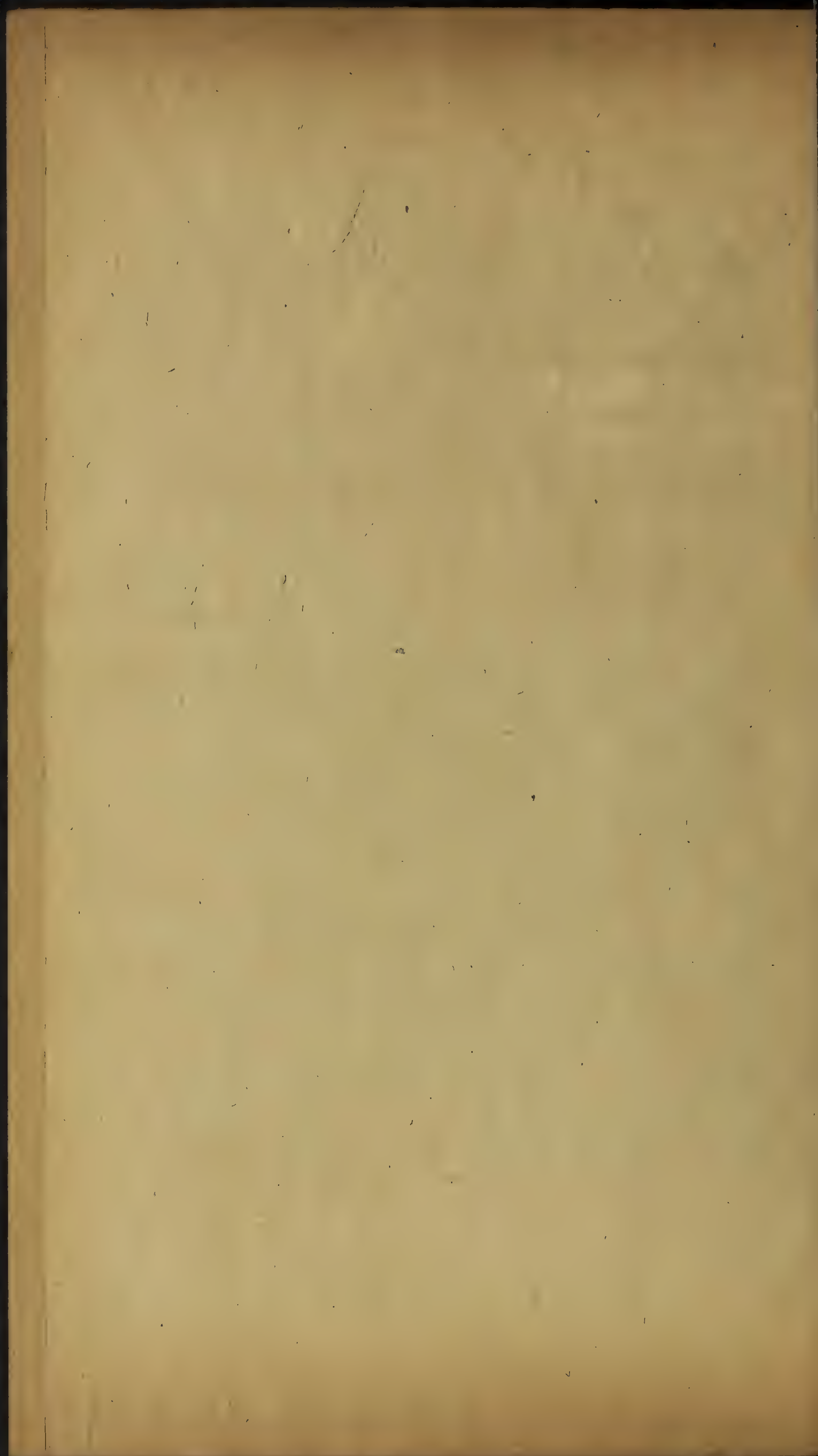
曹伯負芻卒于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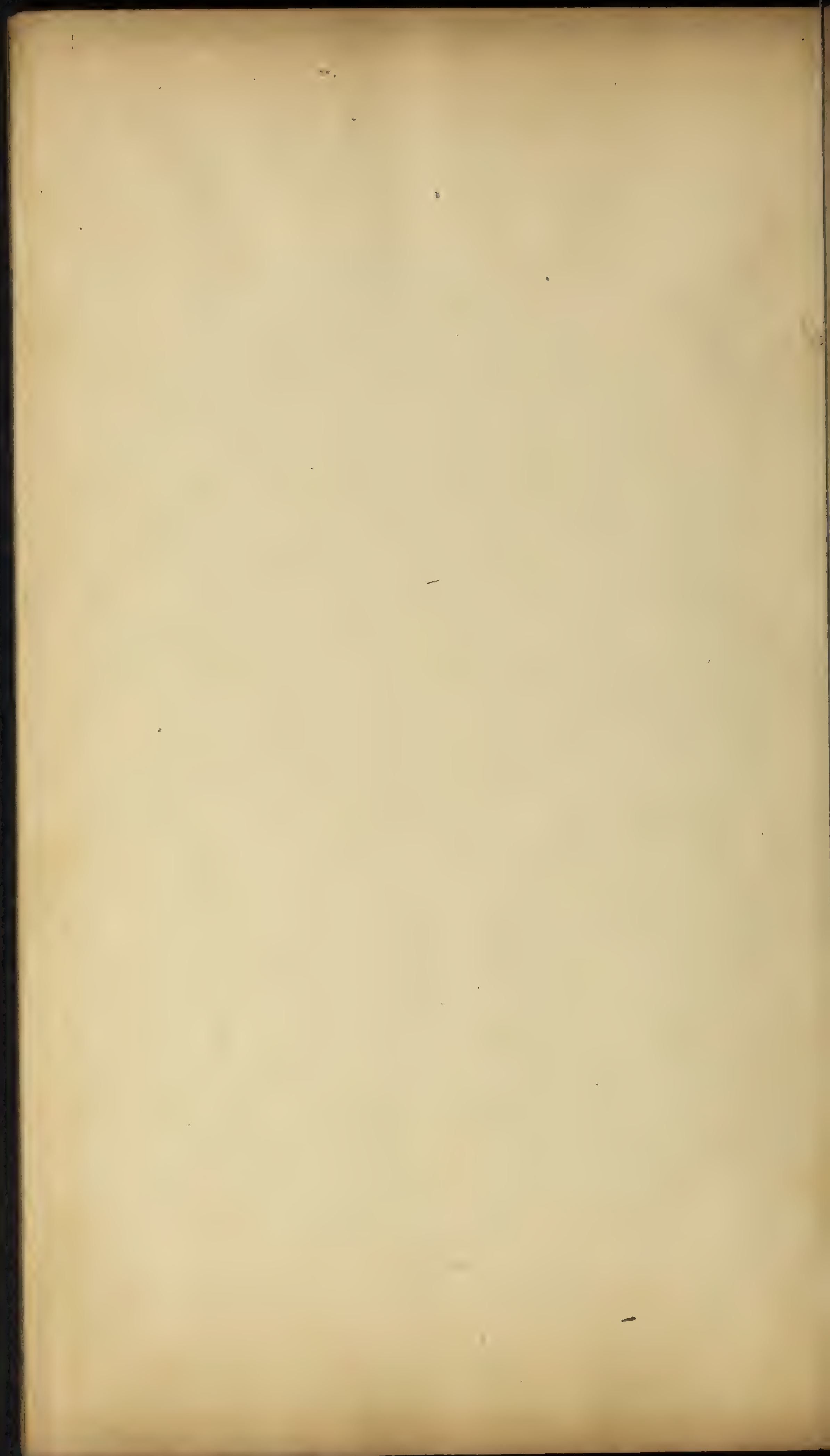
〈穀梁傳〉閔之也〈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制王政之不行也〇〈劉氏曰〉穀梁云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閔之有

〇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薛氏曰楚公子午之伐問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近死成功黷武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春秋貴太史訂正大全卷之二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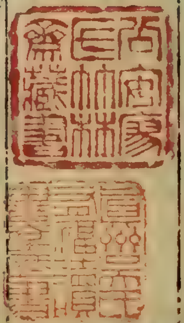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七

襄公下

壬子十有九年（晉平四　齊靈公二十八　衛獻二十三　蔡景三十八　鄭簡十一　曹武公滕元年　陳哀十五　杞孝十三　宋平二十二　秦景二十三　楚康十六　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孫氏曰）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汪氏曰）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某會



盟無王臣而再舉諸侯間有異事若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諸侯經于諸侯同圍齊故盟無褒貶而其辭平會夫儀不能討齊故盟于重丘特書同著其同心爲惡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故稱人〔劉氏曰〕此其非伯討奈何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襄陵許氏曰〕執之舍之前取其田不以王命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僑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李氏集義曰〕會書圍而致書伐書勳勞則圍爲重辨曲直則伐爲善〇〔劉氏曰

公羊云未圍齊非也春秋記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梁云何爲以伐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致齊事也書執邾子晉已明矣書取邾田刺魯已明矣又何以伐致齊起邾乎〔廬陵李氏曰此條致伐之義胡氏最精穀梁之意以爲晉執邾君魯取邾地若盟後復伐也夫以致伐而諉其取邾之罪已爲迂矣況上二例亦止可施之亳比蕭魚而他處多不通乎故不可取公羊又以爲魯本與邾以漷爲竟後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亦無據之言也

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太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無淺之爲丈夫也〔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公爲竟漷移也〔穀梁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爲界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

胡陸森入泗（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鞌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非魯地也（家氏曰左傳云疆我田復舊疆也取邾田自漷水言魯人因復舊疆挾霸國之威多取田於邾也（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恭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又公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益著其取之多也（汪氏曰後此哀二年取漷東田則又不止自漷水矣於此見魯之陵弱小而深為利也（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人亦有所懲戒而伐魯不忌如此伯令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不言以歸繹之也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待伯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鄭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自是以衰亂矣○（劉氏曰公羊云漷移也非也魯以漷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取乎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臨川吳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張氏曰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强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附錄　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杜氏曰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

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已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或因者不尸小事臣比比而士匄乃還師不侵不亦善乎）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范氏曰除地爲墠除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則非矣（蘇氏曰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何氏曰禮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者衆矣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汪氏曰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不當往而往也公救成至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士匄侵齊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劉氏曰公羊云大

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陸氏曰〕穀梁云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按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

〔附錄〕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汪氏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遂嗣爲大夫是曰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汪氏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爲

大夫而誅于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服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左傳知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法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之子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孫賁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听政立子產爲卿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而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

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汪氏曰〕子展子西不能窒慾乃率國人殺之而分其室則鄭無政矣〔汪氏曰〕莊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强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

〔高氏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文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郛

〔左傳〕懼齊也〔王氏曰〕魯備齊難城其國之郛則凡西境亦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强矣〔汪氏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

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城中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鄭氏曰柯衛地後屬晉高氏曰魯猶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劉杜氏曰襄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爲會故詳錄之爾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汪氏曰子游爲武城宰即此武城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梃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强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則徼惠於覇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附錄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戊申〔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汪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〇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蘩汙衛地近戚田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圖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汪氏曰齊莊以旣廢而頼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夙沙衛之餘黨豈無其人邪之杌隉固不敢搆怨於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亦猶崔杼弒莊立景而同盟於重丘也特以牙實庶孽莊公極勝先君之邪心而得嗣世則是掩父之惡故春秋於澶淵之盟無譏焉耳孔氏曰於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言同此悼公之遺例也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旣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穀作濕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高氏曰燮蓋常爲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寛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者蔡侯以爲罪也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家氏曰履燮之同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爲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家氏曰）黃不奔他國而奔楚甘於從夷書奔楚亦所以貶（廬陵李氏曰）杜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於陳黃秦鍼衛鱄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爲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〇**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王氏曰）齊屢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隣國以尋舊好耳廬陵李氏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佗聘宋以求援耳

附録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子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巳己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晉平六　齊莊二　衛獻二十五　殤七　蔡景四十　鄭簡十四　曹武三　陳哀十七　杞孝十五　宋平二十四　秦景二十五　楚康八　吳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哉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襄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歸於七百里之侯國而不木本原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有以爲秉禮之邦也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汪氏曰）兗州鄒縣郎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汪氏曰）定十五年成漆郎庶其邑）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汪氏曰慶庶其書名不書姓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寫誤下文云書地書名蓋以庶其牟夷黑肱皆名耳）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杜氏曰以邑出爲叛）何氏

臣）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無罪矣叛而明叛省文（趙氏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陸氏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薛氏曰受叛臣也（王氏曰叛而歸魯國夫棄夷狄從諸夏其叛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受

唐書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牛僧孺謂不可受詔以城歸吐蕃司馬公曰荀吳圍鼓鼓人以城叛弗

許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孫

氏曰書者惡魯受邾叛人邑（薛氏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陳氏曰於是公在晉季孫宿納之也春秋誅叛人苟納之雖無公命必謹而書之（蜀杜氏曰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爲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緣而貶之（永嘉呂氏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三今年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適仇國晉欒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南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汪氏曰莒太子僕弒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則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邾庶其以土地來奔襄公朝晉未返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焉於此見行父之忠於公室而遠於利宿之貪利而忘君也（廬陵李氏曰經

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十一年黑肱左氏所謂名其人終爲不義者是也然春秋納大惡諱鄭詹之逃來春秋猶以不能諱今直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受皆是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而不諱正猶公在會未歸而師滅項不書取而書滅也觀文十八年書僕以賓王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

附錄左傳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其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

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也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

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散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于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雖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劉氏曰〕不以范匄逐之爲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纍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太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治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高氏曰〕盈不服防閑其母遂爲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汪氏曰〕士鞅之言曰欒黶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稔惡有自來矣不禁夫豈無秋毫之過而遽罹於罪乎〔廬陵李氏曰〕欒盈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爲商丘沙隨之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欒盈欒氏亡又曰春秋正本之書故凡國君見逐及大夫見逐皆不書所逐之人而皆以自奔爲文者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獨宋子哀得見幾之善故書字貴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此年食又比月食甚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頻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才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二三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高氏曰〕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二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五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日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爲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曹伯來朝

〔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汪氏曰〕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於宗國曾是以爲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隷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讒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罷以欒氏信不誣也

附錄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氏曰時歲在巳卯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穀無十一月字（盧陵李氏曰何休以此年為巳卯杜氏以為巳酉巳不合史記世家以為[illegible]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不合未詳孰是楊士勛疏焉[illegible]之言與經與不合者非一故與此傳異耳）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晉平七　齊莊三　衛獻二十六殤八　蔡景四十一　鄭簡十五　曹武四　陳哀十八　杞孝十六　宋平二十五　秦景二十六　楚康九　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著不朝正于廟也

（附錄）（左傳）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以朝于執事朝位八月而我先

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二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廟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二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杜氏曰子叔齊子〔高氏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子叔敬子

〔附錄〕〔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

公孫黑豰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禮記〉祭法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不毀槩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㪅亙與厲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遂盈〈汪氏曰〉自欒賓以靖侯之孫傅

桓叔至貞子枝佐文公覇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書是為武子事成景厲悼有功盈郎書之孫也又將摶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朱子曰〕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家氏曰〕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者也　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高氏曰〕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强而晉失覇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故令不行者盈之謀為可憫者也諸侯皆知之而平公不知也齊侯背此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汪氏曰〕欒盈屈巫皆得罪於權臣然屈巫將聘於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欒盈特以父之汰侈而多怨遂為嫉母所譖而見逐未有犯上可誅之實其罪視屈巫蓋薄乎云爾晉于用范匄之謀屢會諸侯以錮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眩於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公至自會

汪氏曰諸侯爲會以謀欒氏齊侯以會而保盈將以納之故商任沙隨兩書公至以危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劉氏曰楚子與人之子謀殺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于天下故以罪上之辭言之○高氏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

子圍其父終則殺之轘其黨於四竟由威柄失於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夫威柄旣立則責蔫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慾毒所鍾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以夷狄之國而威柄一失其禍遂至於此則中國之君可不監於茲

附錄 左傳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 齊莊四 衛獻二十七 殤九 蔡景四十二 鄭簡十六 曹武五 陳哀十九 杞孝十七 宋平二十六 秦景二十七 楚康十 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杜氏曰悼夫人杞孝公姊妹高氏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爲昏姻國國待以與而魯禮有加焉

○夏邾畀我來奔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杜氏曰畀我庶其之黨竊邑叛君高氏曰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鄰受邾叛人是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家氏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劉氏曰公羊云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詞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

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藏叔
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
慶寅慶
寅累也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
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
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
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
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
之死稱國以殺陳氏曰春秋未書叛而稱國以殺猶是殺大
夫焉叛必不能殺者也高氏曰書及著罪在
慶虎以虎之
罪而及寅也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
春秋端本之意家氏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毋
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
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尊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
自殺之自復之不資夷狄以尊制中國也汪氏曰公子黃之
奔為愬二慶而往也陳侯之如楚蓋惑於權臣而將為二慶
執黃御辭之爾往陳矣亦為愬慶氏而往則必如蔡侯朱書

出奔楚矣留楚之圖掀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
之必誅己而作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人逼於
兵殺二慶以說于楚故不以討賊之詞言之
譏其殺之不以其罪以著陳侯之無能爲也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黄之歸易矣慶死不釋則忠良不顯奸宄不
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爲伏見故陳侯二慶而公子黄返
也書自楚者罪其弃夷狄之圖復籍
夷狄之力以歸黄之進退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
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
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
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
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

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杜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家氏曰）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欒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爲晉世臣而自絕於晉耳宋魚石叛與

此復入者甚逆之辭蜀杜氏曰春秋之法復入重於入入重同於復歸復歸重於歸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杜氏曰曲沃欒氏邑也然則曷爲不言叛非叛者也挾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高氏曰曲沃即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腴饒強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朱子曰春秋權臣得衆者皆是厚施於民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陳氏曰不稱所自潛至也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

非以兵納之也襞如盜賊私納之耳王氏曰魚石未嘗入于
宋也入于彭城而已欒盈則先入于晉後入于曲沃故止言
復入下言入也汪氏曰朱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
亂如東漢之黨錮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苟不能誅而
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必為悖逆爭奪之事
矣況欒盈非有弒父與君之大惡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
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鋌而走
險急向能擇盈之復入于晉實有以之耳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
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
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
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
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
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
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
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
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
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

郰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高氏曰〕此齊侯背澶淵商丘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亂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齊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然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皆[illegible]此矣〔襄陵許氏曰〕書齊侯本其惡也〔陳氏曰〕其書遂何齊侯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事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責諸侯之憂也〔[illegible]杜氏曰〕以兵伐衛猶不可況遂伐晉乎言遂者甚其伐二國也〔汪氏曰〕齊莊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伐蔡以先之也許從楚之與國而後討與楚善之大者也侵從霸之與國而果於陵弱主惡之大者也春秋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禮也〔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薛氏曰〕次于雍榆有所畏也救晉而憚行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實救道也救邢之師譏不速赴故先書次于聶北而救邢竟得有援故又言救邢救晉之師君往命救而叔孫次止故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乃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

救豹罪大矣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事故以次終之也陳氏曰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宜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何晉遂失霸也以區區之齊何救於晉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於鷄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而後昭二十一年晉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皆不書（汪氏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辭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師敝賦踦跂畢行無有救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書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穆叔與趙勝皆畏齊師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〇己卯仲孫遬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飲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

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功於臧氏矣弗聽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夫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

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使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杜氏曰〕媚附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家氏曰〕季宿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爲何如今乃以媢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己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文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雖不度亦甚矣〔汪氏曰〕朱子曰武仲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或者謂武得請後未嘗以防爲言故要君之迹未彰夫既曰先祀無廢敢不避邑使不許立後則不避矣非以防請後而何也

〇晉人殺欒盈

藏板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傳〕惡之弗有也〔杜氏曰〕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何氏曰〕稱人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陳氏曰〕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欒盈亡大夫爾曷爲謂之非常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隨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矣及君臺蓋僅焉克之而已書殺欒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曷爲書之如欒盈霄奔許鄭伯爲之盟大夫盟國人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強也〔廬陵李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非

〇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

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高郵孫氏曰〕以强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之尤者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詞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爲盜賊之事也〔汪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帥三軍之衆輕行襲莒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入其郛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附錄〔左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殤十〕〔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杜氏曰）賀克欒氏也

附錄（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

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於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豹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爲卿未褉而帥師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〇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高氏曰〕以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爭又十年而一再伐吳急吳而後中國也

〇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是後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廬陵李氏曰〕頻日食者

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及此年七月八月二條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疏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蓋多歷世代或傳寫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汪氏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耳然已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於已乎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之灾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董氏曰此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殺楚子辛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遂滅賴又殺蔡侯滅陳蔡而縣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伐同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還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爲是故會於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懷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此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知無能爲也汪氏曰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

君而無所事也盍進則憚[illegible]之[illegible]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
而徙返耳平陰之役鄭伯[illegible]亦間之以伐鄭而公子午孫
甫入境未足撓鄭今此鄭伯[illegible]在會而楚子師諸侯之師只次
鄭諸侯是以去齊而救鄭焉代而不果救不及事晉霸之衰亦
可知矣春秋所以不
書諸侯之救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
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
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
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
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
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
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
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
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
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蜀)杜氏曰加楚子于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以惡三

國也〔汪氏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書伐書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齊不予楚人之救也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鄭此可以觀夷夏之得失矣師克在和不在衆豈不信然〔廬陵李氏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罪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其救不足錄矣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知知矣易曰北之匪人不亦傷乎〔王氏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高氏曰襄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一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鬬毀王宫而齊侯做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自是不聘王矣王氏曰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慢王也城郟魯不與城故不書廬陵李氏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何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汪氏曰發廩如漢文帝發廩以賑飢民武帝開郡國倉賑濟貧民移粟徙民如梁惠王移民移粟漢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漢武帝令山東飢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關西爲粥溢如漢獻帝出太倉米豆於御前作糜後魏孝文詔郡縣爲粥於路以

食之典工作如趙抃守越州儆民完城四千丈之類皆得古昔救災之政者也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舍禁若公無禁利也弛力息繇役也薄征輕租稅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弛射侯而不燕〔范氏曰〕弛廢也廢侯不燕射置廷道而不修〔范氏曰〕廷門道路不修治〔曲禮〕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殺禮物而不備〔周禮〕眚禮〔注〕殺吉禮〔禮記曲禮〕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年秋有陰沴之災〔書〕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音淚〔說文〕水不利也〔前漢〕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汪氏曰〕賑贍也贍給之使復其業故書之以爲戒〔薛氏曰〕民有殍爲大饑國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殍無政也〔汪氏曰〕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年水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之所備固無恙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荒之無素矣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二也書大旱者變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附錄左傳晉侯使荀罃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

晉平十齊莊六弒晉獻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熾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〇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二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

此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逮遠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朋亂臣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宗戾不絶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宣淫之故弒之陳氏曰宋萬魯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伏賊也齊討君之讎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弒君儼然猶在位也日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成於君父者可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斲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杜氏曰不書伐齊齊逆服兵不加也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杜氏曰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汪氏曰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汪氏曰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汪氏曰群有司也）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建而復旆（杜氏曰建立旌旗將戰故曳其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

譏修矣今乃知賂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一治之如下文所貶云孫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伐兵晉縮信不道矣晉在合諸侯將伐齊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焉以示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足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辭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附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

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與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廬陵李氏曰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一也而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得稱名而予國稱人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滅之詞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齊成故也（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杜氏曰稱同盟齊亦與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陸氏曰重言諸侯間有事也（張氏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何獨此盟罪之深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卽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汪氏曰此盟書同與亟年同盟義同乃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楊士勛謂穀梁於雞澤平丘發傳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楚今以左氏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於是楚子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外楚也歟廬陵李氏曰通前年數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按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虢三合大夫也

附錄左傳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汪氏曰此書至會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杜氏曰晉憖衛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于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

不爲撫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以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呂氏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侯衎也不兼兩君名實俱亂乎曰衎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衎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名曰突突不當立者衎當立者者

陳氏曰衎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弒其弒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又予奪矣春秋不没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劉氏曰公羊云諼君以弒也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以衎爲諼君乎哉

盧陵李氏曰衛侯入夷儀此猶突入櫟公在鄆爾公羊以爲諼君以弒者非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

提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家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欲觀之滅春秋惡之是故雖小而必紀其亡之著楚人滅國之罪（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貴吳也（汪氏曰舒鳩偃姓子爵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有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在冬致其辭且告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家氏曰陳恃華與東夷幾年于茲晉人置而不問鄭從晉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書之無貶辭與之也臨川吳氏曰六月已入陳矣陳侯示服鄭即還師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廬陵李氏曰正義郊特牲曰天子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後薊祝陳爲三恪杜氏以夏殷之後爲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之狀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世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稱恪惟陳爲恪耳

附錄

左傳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国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失劍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巢南國也〈杜氏曰〉巢吳楚間小国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汪氏曰〉夫十二年楚圍巢至是時叛盟於楚

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失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范氏曰〉非責也下同〈陳氏曰〉諸樊始通於上国爭強於楚而喪身於匹夫是自取之也

首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禮注〉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

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范氏曰〉飾城者修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闘致師之意〈汪氏曰〉春秋書過門于巢卒而譏之也

附錄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殤十二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三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餘祭元年

春

附錄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殺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絶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音悅）焉（何氏曰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衛則置之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范氏曰父立以爲君則子宜君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劉氏曰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剽者甯殖也則何爲於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爲甯殖者宜柰何宜乎郊死勿聽爾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辟之不可及也張氏曰經於衎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

嘗絶曷為書喜弒剽夫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屨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弒君辭而不可得矣示天下後世使知愼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袁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譴（前漢書霍光傳）昌邑王既即位淫戲無度群臣數進諫不變光與群臣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召王聽詔扶王下殿迎衛太子孫病已即皇帝位霍延年傳延年舉侍御史宣帝初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之　況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通鑑）魏高貴鄉公紀正元元年司馬師廢帝為邵陵公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凡三十六年終于所寢之車（晉桓彝傳）咸和二年彝為宣城內史蘇峻反彝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其長史裨惠勸彝偽與通和以紓禍彝曰吾因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與逆臣通問峻將韓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城陷執彝殺之　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家氏）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享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於天下議

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爲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南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營陽王未幾殺之遂陷於弑君之罪○劉氏曰穀梁云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爲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見大夫逆於竟者執而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入使止之〔公羊傳〕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爲不

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穀梁傳〕曰歸見知弑也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據土背君之罪也〔趙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廬陵李氏曰〕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宋華亥向寧華定宋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　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汪氏曰〕衎賂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衛爲叛也〔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戍之不書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陳氏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不言叛必若孫林父而後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故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凡叛戕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故高弱高豎以盧叛之類皆不書　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　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汪氏曰〕淹久也恤憂也　困於心衡音橫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適

夫人也則是國而弗華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

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其强於為善之意也

張氏曰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為甚矣孫氏曰先言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以見衎待弒而歸也十四年衎出奔前年入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此待弒而歸可知也杜氏曰書歸易辭也喜弒剽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其位未絶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国也抑揚予奪春秋之精義也廬陵李氏曰衎之入夷儀與突之入櫟同甯喜之弒剽而衎復歸與傳瑕殺鄭子而突復歸同衎之殺甯喜與突之殺傳瑕同然甯喜之事則備書其首末而傳瑕之事竝不見經以為不告故不書者似然矣然魯鄭都国不應如是之忽畧也先儒曰厲公復国削而不書者言既入于櫟則其国已復矣然夷儀亦衛大都且書法既同何以辨焉獨原氏曰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于垂則君国矣是故殺忽不書殺子亹不書殺子儀不書以三子之不書知突之已定也以剽之書弒知衎之猶未定也是故衎再見而後名之鄭伯突入于櫟不日鄭伯突復歸于鄭此其書復歸何弒剽而後得国也此說雖亦未甚合姑備一說

附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獻子來聘召公也家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首討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附錄

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可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爲穿封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国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国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

秦人不尋更幣從
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鄭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氏曰澶淵衛地近戚（胡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趙武稱人爲助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新得政而鄭伯爲衛侯故如晉郎知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家氏曰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爲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王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禁大夫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中原晉亦坐受其弊今林父據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爲此由

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
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惜也是會也諸侯各懷不慣嬪
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爲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晉卿不書
氏曰卑晉之用事者衆之也〔陳〕氏曰晉平自重立之後五合大
夫于宋城杞于虢兩澶淵是也失既自從其權交之臣下而且
士張失宜歸賂餉貨此年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公臍
之諸大夫于宋合夷夏之成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
驕銳偶之制蠻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賂諸大夫之請瀆
淵蒐宋災而不討蔡般弒君父之賊于竊仿讀舊書而復先楚
是皆悖上下之義紊內外之分雖能假勢力以合人心而不能
明分義以服人心晉霸自是衰矣〇〔琰〕氏曰左傳云趙武不書
尊公也若然良霄何以不尊公乎又云衛侯會之不與經合

〇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提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
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
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
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
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而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朱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座臣下乎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其造讒而殺太子宋平雖知其子之無罪僅亨一伊戾而內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更

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稱痤美而狠佐惡而婉婉者乃於自結狠者跡於內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疏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爲難淸暢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也獨孤后惡其子揚素從而啓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搧而爲讒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劉氏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書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納若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高氏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并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家氏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附錄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
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
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
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
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
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
君與大夫不善是以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
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
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
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
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叔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

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之

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嚳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汪氏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盍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為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无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无用師晉侯使往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八

襄公下

己巳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

（附錄）左傳春晉欒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汪氏曰自齊入滕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高氏曰夫鄭不伐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廬陵李氏曰齊聘魯五止於此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晉楚始同主盟○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

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
趙孟至於宋丙午鄭良宵至六月丁未朝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
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
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
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
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
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
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汪〕氏曰齊秦不交相見邾滕
為私屬皆不與盟宋人為主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序九
國大夫〔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
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
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
莫有見者〔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
大夫不詳其故始狥其弭兵之各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
夏發須莫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
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
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陳〕氏曰此晉楚
初同主諸侯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

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汪氏曰楚先歃而春秋先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荊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爲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之執弘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復啓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爲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於此故于中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歃禮於楚子由是知荊楚之爭雄於中國皆宋爲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出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范氏曰不言喜之非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孫氏曰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高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寗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寗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寗喜出奔也曷為為殺寗喜出奔衛寗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寗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寗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寗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寗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寗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寗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屨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

〔穀梁傳鱄喜之徒也鱄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鱄其曰弟何也鱄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鱄之去合乎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家氏曰鱄始銜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國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與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鱄不得反國今甫奠于其位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范氏曰喜雖弒君本與鱄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與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鱄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鱄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劉氏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損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罹於惡名為智以罪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者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後無爭先盟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能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

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呂氏曰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永嘉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貳於楚而未嘗一跡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踰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從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宋皆均事楚矣〕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氏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上而已至鄟陵則齊主諸侯至皐□

及諸侯晉之不能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汪氏曰事之美者屢言之以著其美事之惡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與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劉氏曰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十有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其說誤矣孫氏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日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日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汪氏曰說者稱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犁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況魯師師而取鄆晉師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觀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家氏曰中國之於外夷有天冠地屨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遂求爲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也遂長長楚人春秋爲中國惜故先晉況會盟于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啓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廬陵李氏曰楚之爭伯常始于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圍宋盟宋矣然僭

二十七年宋之盟無嫌於宋與春秋猶恕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爲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矣故以貶詞書未幾而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於是晉楚今自之幾咨於宋矣春秋諱而不書蓋有以也至是向戌以弭兵爲名驅中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劉氏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始諸侯乎且石惡名惡耳行未必惡也公羊之說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爲恭也穀梁之說亦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左氏違命不書莫之說尤非也

附錄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杜氏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啖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劉氏曰曆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曆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　齊景三　衛獻三十二　蔡景四十七　鄭簡二十一　曹武十　陳哀二十四　杞文五　宋平三十二　秦景三十　楚康十五卒　吳餘祭三

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孫氏曰時燠也汪氏曰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附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曾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高氏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附錄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

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又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矣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命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駕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告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

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與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栽崔杼莊之弒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圖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讐者而幸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汪氏曰齊殺崔杼不書皆非以賊討也宋人以賂請蔿於陳而醢之且不書殺況杼以家亂而自斃乎

附錄 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

戮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二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孫氏曰桓文既沒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强夷也陳氏曰舉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臨川吳氏曰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以猶云可也楚蠻夷也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浸强大晉霸既衰不能與伉魯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之望國朝崛起之强夷僭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猶爲諱其耻也汪氏曰禧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葢至於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迄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葢傷之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專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書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係頑違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

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麋元年吳餘祭四弒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

晉五年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書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孫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公留于楚者七月故詳而錄之薛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其在中國之外也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劉氏曰昭公去國以乾侯寄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嫌於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也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何氏曰襄公久在夷狄危錄之范氏曰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錄盧陵李氏曰左氏疏曰傳十六年冬會淮所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數多矣惟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每日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按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也

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

方城〔杜氏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以自封〔杜氏曰卞國下縣〕魯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見左傳僖公九年〕食坐見於羹墻之意〔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羹〕而不以頃刻忘也〔董子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吾無一日無君之意〕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高氏曰〕君在齊晉多矣闕朝王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

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强以侯楚子之葬久留于楚逆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伸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復爲外

夷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爲外夷屈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啖氏曰左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趙氏曰凡君在外不應郜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

附錄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范氏曰違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衞侯衎卒

附録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閽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殺吳子餘祭仇之也

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沙隨程氏曰謂之弑蓋其君也不日其君賤閽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閽書弑何

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殺吳子餘祭伐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家氏〕曰春秋所以書吉凶生於所忍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過卒于巢餘祭於閽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具以垂戒示後焉耳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得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平公杞出也杜氏曰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公姊妹爾雅姊妹之子爲出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歐陽氏曰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己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己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母二族也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

毋族而役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汪氏曰〕葛藟九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一章曰謂他人父二章曰謂他人母三章曰謂他人昆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肄以二反〕〔陸氏曰〕斬而復生曰肄方言云枿餘也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汪氏曰〕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申中國平王之母家也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擕乎〔汪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畧諸侯而不序且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卹患之衆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陳氏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爲悼夫人也合十三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爲共姬也衛甯喜弒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弒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

土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
封故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乍是靈王者矣
廬陵李氏曰僖公為戎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乎
公為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
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
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高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
杞田也廬陵李氏曰觀拜城杞之使則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
可知
矣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
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
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
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無虛月如是可也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杜氏曰賤其用夷禮陳氏曰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寓王法也成襄而下會杞子無削其爵者合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汪氏曰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並稱伯雖此年來盟稱子歷後終春秋稱伯義見桓二年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盧陵李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子君臣並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而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弑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

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杜氏曰〕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弒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之也辭國而生亂者〔或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其謂君臣之大分〔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遏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遏之子光乃弒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爲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

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讓國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若

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史記]周本紀太王三子長大伯次虞仲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荆蠻以讓季歷[鄭玄曰]太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兼先公始祖之讓而已自附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彌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既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

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意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見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喜時卽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

不信夫

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亦略之說者以三者皆譏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略其官與旅此說當下茅堂胡氏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謂三者皆譏貶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默識心通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大伯讓位適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守節春秋以名責之何也曰大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者為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奸名犯分託於賢否之說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處心積慮其在天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後之權廢立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末之勤勤於致國公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奸名犯分合於天下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私欲是特篡弑攘奪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奚有賢否之說而可託哉〔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恝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蒞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

去為高觀宗國之危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言得聖人之旨矣汪氏曰公穀為春秋賢季札然書法無異於闔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之辭劉氏胡氏張氏謂春秋貶之非以聖人待之不如被衛也特以稱名而不稱族不稱氏不稱字曾不殊於椒衛比於賢者之異稱則為貶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於中庸春秋苟特筆而褒之則人將爭為過高之行而不能與於時中之權也或者謂季子辭國於三十年之後春秋不當貶之於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巳欲立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乎季子則季子之讓不待三十年之後使札為季歷則吳亂弭矣襄二十五年諸樊卒而餘祭立是年餘祭弒而夷未立則季札銜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光之亂雖在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年之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不意哉盧陵李氏曰札其稱公子杜氏以為其礼未同於中國公羊以為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穀梁以為成尊於上而陳氏又以為楚秦之使皆以再至而後從之今吳一聘而遂同於楚懷秦衛之例者吳縣強也書札無被衛者皆非命大夫之詞也其說不一獨常山劉質夫以居貶誚而胡氏張氏皆從之消[illegible]辨難巳精無

復他論光

弒僚在昭二十七年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杜氏曰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張氏曰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産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戊午景王二年 三十年〔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余氏曰且報朝也張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

行乎列國晉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王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蓋爲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王氏曰楚至此君臣之詞與中國無異者夷狄盛强中國諸侯服役不暇矣盧陵李氏曰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於中國

附錄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待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國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一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

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家氏曰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之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侯之與國中間爲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於裔臣之俗積習蠢有自來楚主父爲胡服而終有子禍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胥爲禽獸此理之必然也○劉氏曰向若書日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又何云非夷之乎穀梁之說非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

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姆音茂　王氏曰女師）也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程子曰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而或以爲其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公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詳錄焉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巳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

故審乎生死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婺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於死或者云傅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于火以是爲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也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邁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風勵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王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

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孫氏曰春秋之義天子無專殺故二百四十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甚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無謀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臨川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儋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害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爲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汪氏曰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

附錄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陸氏曰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而天下莫之違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

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產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毀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旦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固其辭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二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弃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劉氏曰凡不書葬

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也〔汪氏曰〕公羊云君子辭也說者以爲殺負芻重爲中國諱夫既明書世子殺君又曰諱之可乎

〔附録〕〔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也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傳〕宋災故者何也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録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

憂諸侯也（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程子）曰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汪氏曰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薄踐土翟泉四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汪氏曰莊二十五年衛惠公卒宣九年衛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宣九成十六年三書滕君卒皆不葬）則以哀死而致禭為輕弔生而歸賵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

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弒君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汪氏曰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爲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弒君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眞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

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李氏集義曰書宋災故起大天下爲會之意亦猶桓三年書以成宋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諸

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被天下之憂者臣弑君子弑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倫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緊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固政之大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會

獸避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
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
獸逼人則與之同群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
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
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
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
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
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
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
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
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
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

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胡氏曰澶淵之會書宋災故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弒不討卻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內貶魯君遍刺天下諸侯誅其黨與惡逆之罪也世子弒君在楚商臣自是夷狄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弒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諸侯既不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群而不避其吞噬也火之爲災亦常變耳爲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弒父與君之大變以弒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治無名之指而失其肩背可謂智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遍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爲後人不知書葬之義便以爲般實非弒而以弒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王氏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而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爲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問中國之胥爲夷狄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爲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穀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爲宋財之無歸明矣家氏曰或謂蔡屬於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侯姬也安可與荒遠小[illegible]從夷狄者同日言乎晉人苟能伏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懼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爲乃致[illegible][illegible]

特爲異曰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劉氏曰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爲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下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一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至萃聚而謀之乎以此爲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可謂救災乎盧陵李氏曰此條穀梁以爲善之書人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公羊又以爲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會之不信者多矣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故胡氏獨從劉質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陳氏曰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求未有也於是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爲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必再言故而行貶重絕晉也凡諸侯不序書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譏也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亦通

附錄 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己未景王三年　三千有一年　晉平十六　齊景六　衛襄二　蔡靈公般元年　鄭簡二十四　曹武十三　陳哀二十七　杞文八　宋平三十四　秦景三十五　楚郟敖三　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灶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穀梁傳）楚宮非正也（杜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薛氏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況別宮乎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政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爲不祥之道也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

當其初立外則背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隣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會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楚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季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隣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為重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生亂而不悟其變也斯言得之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其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孫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杜氏曰）不書葬未成君（汪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於不慈不孝野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子矣

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己亥孟孝伯卒（王氏曰）子貜嗣爲大夫是爲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襄陵

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葬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魯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取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庫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

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
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
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
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
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
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
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
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
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程
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
經以傳爲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程子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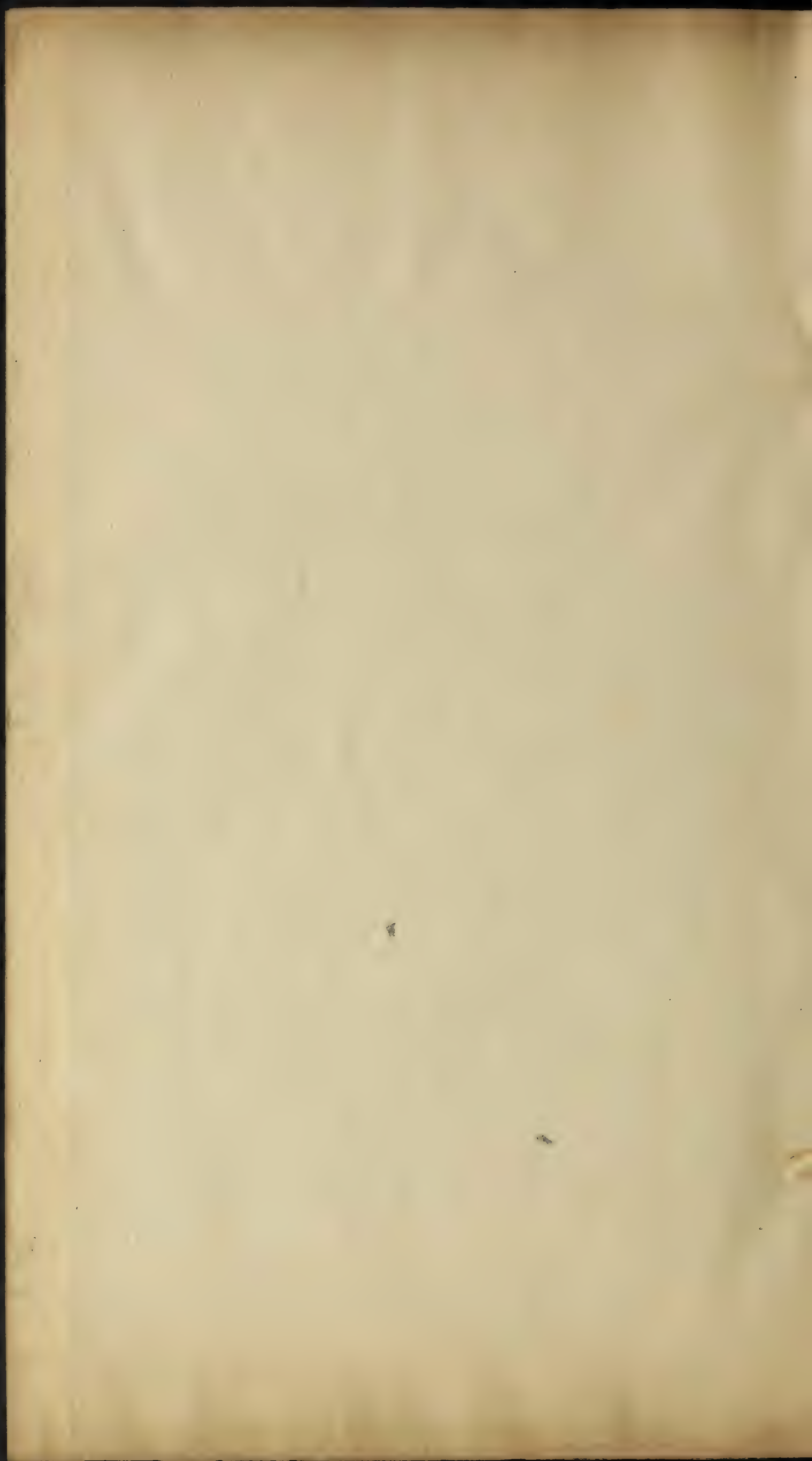
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眞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或問左氏可信否程子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家氏曰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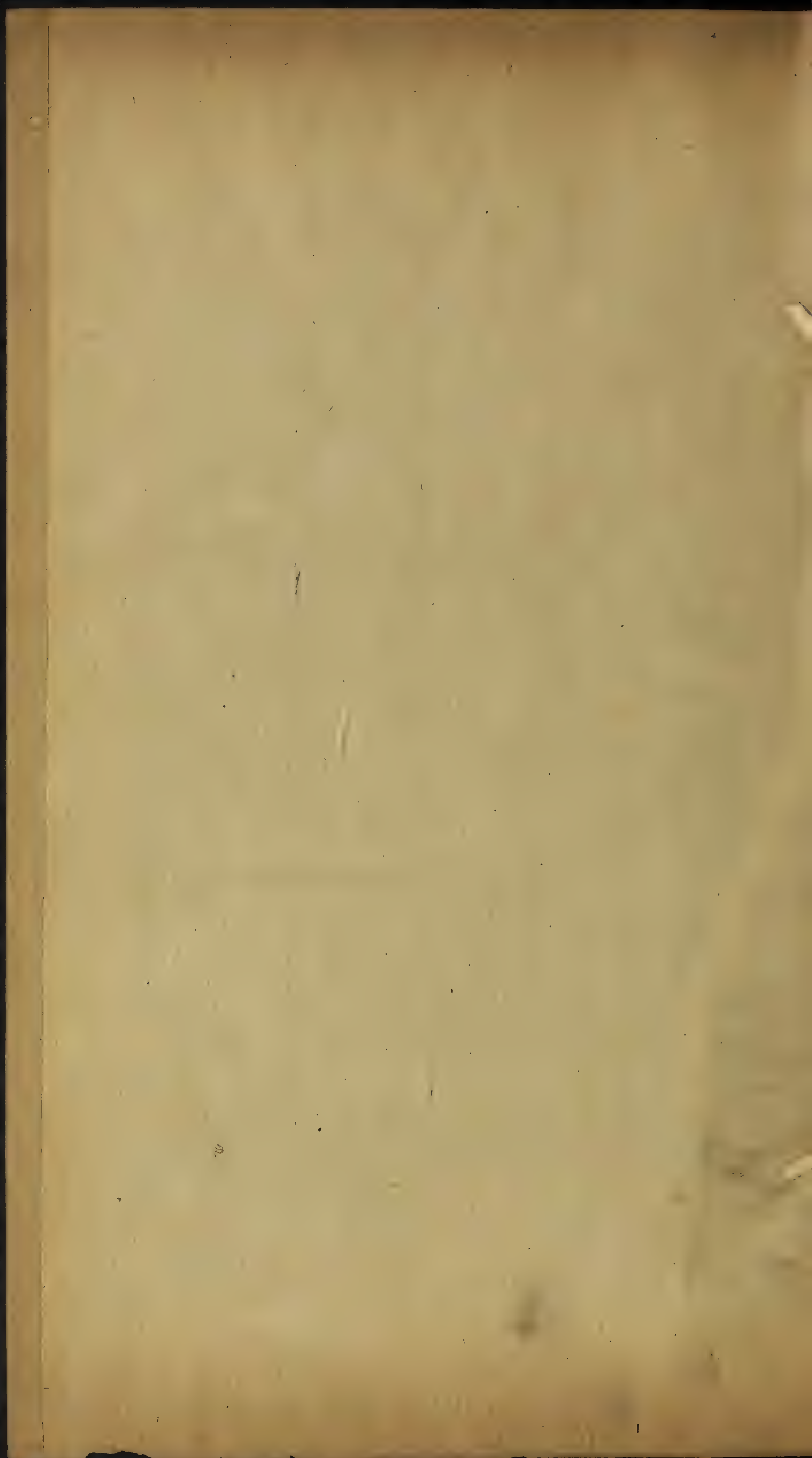
此公壹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輿既廢於父而見立
於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
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何
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
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
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
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
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
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
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
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
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
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
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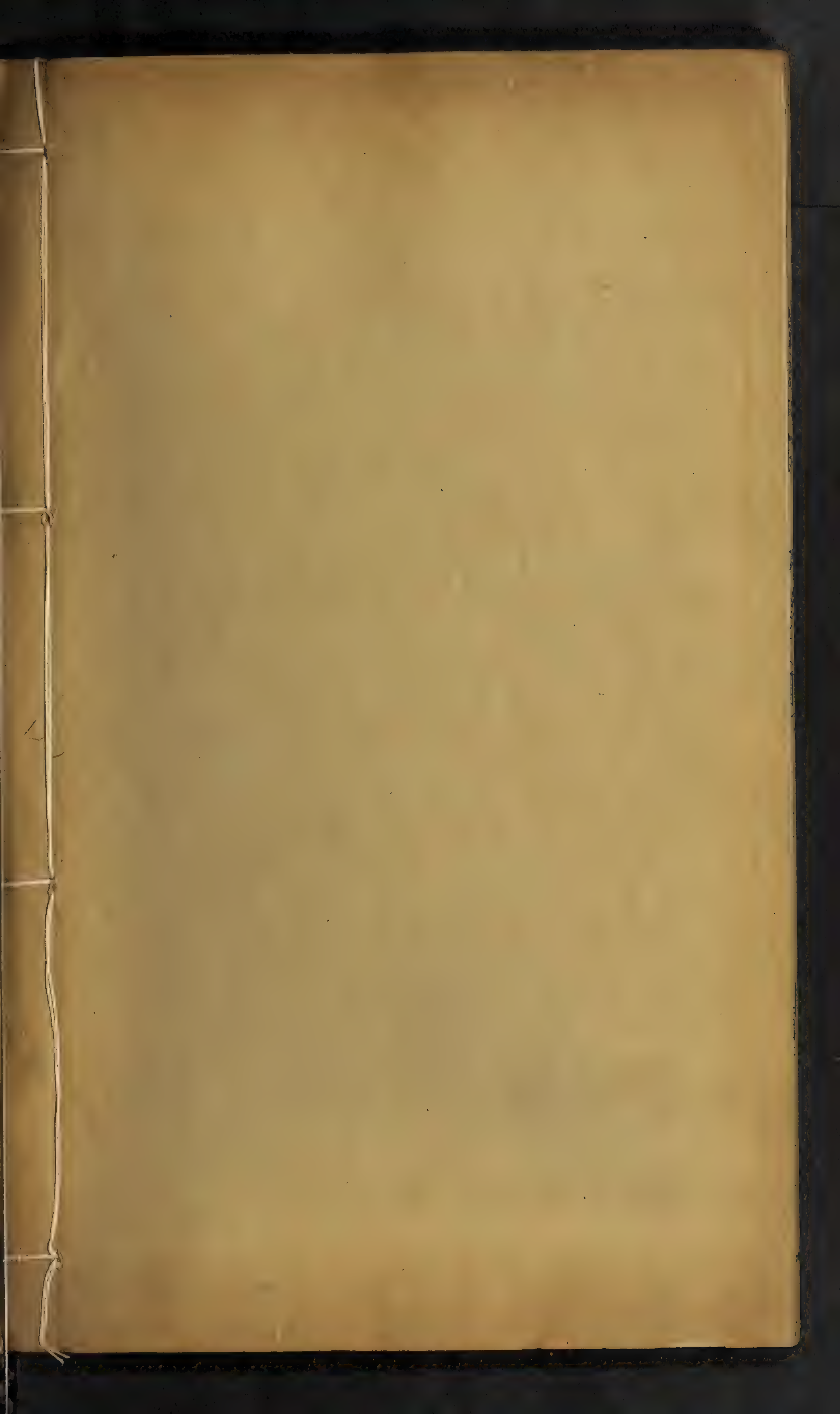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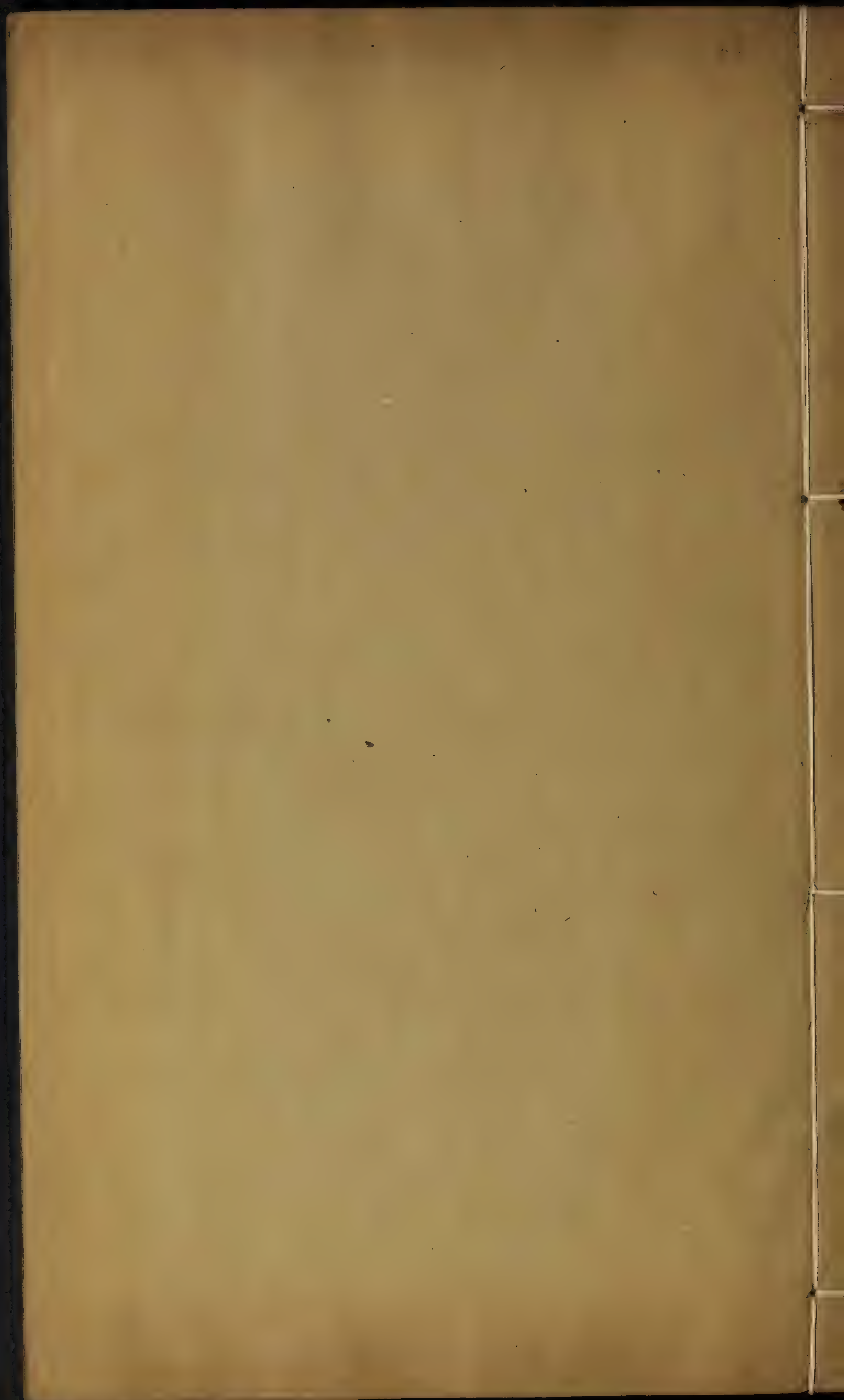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義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二十八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九

[魯]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卽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詳見襄公元年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晉趙武爲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爲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爲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爲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

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
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
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爲
共公昭二十三年庚
輿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
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弑
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

楚 魯昭公九年楚圍弒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楚薳罷爲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卽棄疾使子旗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末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閭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卽書人

庚申 景王元年 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

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吴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

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
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
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豊氏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
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
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聞也子弗戒俱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
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
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乱城淳
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
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
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
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
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
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巳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
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
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
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
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
代二子慼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巳晉樂
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

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卯物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令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乎討招以滅陳也杜氏曰號鄭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

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杜氏曰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也觀其事雖

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汪氏曰楚雖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王氏曰經先趙武所以抑蠻夷而存中國也張氏曰春秋正夷夏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號之後又以請讀書加姓上則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焉家氏曰夫夷夏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內也楚雖崛强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屆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向成持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媮目前之安首衾常經倒殖冠履俾中國諸侯咸北面於夷楚之庭始日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旣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国憑陵中夏人有左褅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爲烈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再爲長而晉不敢與之爭中国之恥也春秋爲中国借不使屯得以僣華是故長晉汪氏日宋之號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猶黃祉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中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號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春秋抑夷狄而尊中国有中國覇主則必推而鄬之中國中國無覇則實錄而貶諸侯也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師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斉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盧陵李氏日晉趙武爲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劉氏曰公羊云招何以不稱弟貶

也非也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鄬也又云招之罪已重何為復貶於此也著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廬陵李氏曰不以稱弟非貶也其實八年之稱弟乃貶耳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国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偏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国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国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

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汪氏曰亢禦也）乃免叔孫

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問伐莒取鄆何以不書莒或以為鄆国也然否茅堂胡氏曰鄆莒邑也伐国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詞特書取鄆爾與書外事詞固異也以鄆為国者誤矣左氏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劉氏曰公羊云運運者內之邑也非也運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運本屬莒明矣廬陵李氏曰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貶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附錄（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

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
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
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
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矣
是惧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
王曰蔑所謂老將加而耋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
以土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
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
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国也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及是庸何傷賈而
欲蘇而惡鄭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
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
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惧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
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
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
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
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
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国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
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

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言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囚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侯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無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氏曰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氏曰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劉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附錄左傳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産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勿從中國邑人名從王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杜氏曰大鹵太原晉陽縣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朱子曰至于太

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擾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汪氏曰如魏之武士秦之戎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書敗狄譏之也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霸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公子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

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輿出奔吳

左傳展輿奔吳程子曰爲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

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音預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劉氏曰莒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

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弒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讐是固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以立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謂之曰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報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高氏曰莒人弒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昕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爲可討也展不稱不聖人不予其爲君也廬陵李氏曰此條莒去疾與齊小白之例同固無疑矣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衎與剽莒展輿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絕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宅以討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國不必求他義也若州吁無知之被討不係國則上文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龐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也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俱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劉氏曰譏以亂為利也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乘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持其帥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劉氏曰左氏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未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輿弒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藉使展輿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公羊云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疆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

葬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

公而書葬是魯哀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附錄

左傳晉侯有疾病也故公子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州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体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

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

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子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而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爲宮設服離衛杜氏曰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爲承僞藏在諸侯之策乎杜氏曰楚以瘧疾赴故不

書弒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汪氏曰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絶其寔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汪氏曰魯君夫人沒則書薨外諸侯沒則書卒而不曰薨或卒或不卒汪氏曰內大夫書卒而公子翬不書卒或弒或不弒汪氏曰外諸侯見弒皆書惟鄭髡厚楚麇齊陽生不書弒魯君見弒者但書薨或葬或不葬汪氏曰外諸侯葬魯往會皆書而吳楚之君雖往會不書葬君弒賊不討者亦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郟敖寔弒而書卒何歟杜氏曰楚人謂未成君爲敖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

戌鄭子産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華其僞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簒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問圍弒郟敖而立春秋書卒而不無貶黜之辭則爲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茅堂胡氏曰見弒之君有書人殺者弒君之人有書盜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意也若概以一法書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而能爲春秋矣圍弒郟敖而不書其以申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權矣雖承其僞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殺逆之罪亦著矣王氏簽義曰歸生以悼老陳乞流涕而加弒君之罪今圍弒君而不稱弒何也良以圍弒廩之後數行無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臣弒君一國之惡也夷狄滅中國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夷之也若先書圍弒其後誘蔡侯滅陳蔡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而誅絕之高氏曰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

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弑之因自立然則郟敖實弑也聖人書卒者盖春秋新意也張氏曰隱公弑而書薨爲魯諱也楚麇弑而書卒爲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爲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陳氏曰圍弑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恒詞猶鄭髡也而其臣子所焉相與設應爲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所賊之所爲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於虢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汪氏曰楚虔之弑麇慶封也其臣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于諸侯焉用之則虔篡弑之跡不可掩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附録　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辛酉　景王五年　二年　晉平十八　齊景八　衛襄四　蔡靈二　鄭簡二十六　曹武十五　陳哀二十九　杞文十　宋平三十六　秦景三

十七楚靈王虔

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王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秋聘于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附錄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按左氏鄭駟黒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遂之又與公孫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及昭元年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産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代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黒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强不討之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黒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黒伐良宵而遂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聚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黒於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臥子産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爲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鸇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音旋〕季孫宿遂致服焉〔杜氏曰致少姜之襚服〕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禮記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禮不妄說人〕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盖始諸此行矣〔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豈虞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盖進退皆非義也〕〔劉氏曰〕千乘之國

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爲之甲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爲詈之鄭衛之處子蒙抹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以此觀之爲國或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　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於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杜氏曰晉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　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丁歷反杜氏曰禮數如適夫人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爲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見左傳五年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漸晉人下比

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何氏曰〕乃難詞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拒故諱之

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哉問公如晉至河而晉卻之恥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茅堂胡氏曰〕如晉而見卻雖亦可恥而非惡之大也恥有甚於此者衆矣是以直書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書有疾乃復則勢當復者也其餘非譏晉則罪公〔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爲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爲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盧氏曰〕君返臣往惡莫大矣〔項氏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劫臣而天下之爲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立矣〔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如晉至河者六昔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永嘉呂氏曰〕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足以見昭公之自取屈辱由其舉動不能謹於禮也〔汪氏曰〕昭公服喪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剌于局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士弔之事是以亥說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閨闈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爲嬖妾之哀榮其爲盟主抑末矣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爲非禮而況於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則不暇弔其妾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

〇〔劉氏曰〕穀梁云恥如晉故著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

知有疾哉〔廬陵李氏〕曰昭公如晉九得八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係公羊以爲晉欲執公穀梁以爲季氏訴公與左氏少姜之事不同誠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爲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矣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爲適乎又聞義不徙而强爲非禮之行亦非也

〔王〕景王六年〔戊〕
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三
吳夷末五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以昭禮命事訴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爲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

左傳同盟故書名

附錄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損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寔受其貺有自唐叔以下寔寵嘉之旣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詳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

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叚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受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汏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别三傳矣晉之别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高氏曰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人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矣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自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自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自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六焉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日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歎哉

附錄左傳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雹

杜氏曰記災張氏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啖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治道興矣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音育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於麗氏事見成公十七年十八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三年同平章事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儀輔政專權上厭爲大臣所制左右嬖幸濅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終當爲亂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須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齎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

爲亂兵所弑凡明等皆自殺衛獻公蔑家卿而信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抜能布在有信位之任之與之共圖政婁罷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近習間之亂也

〔附錄〕〔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巳危哉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一〔宋〕平二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將食肉之祿冰皆與也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爲霰陰侵陽不入爲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脅公專制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

變申豐季氏之孚也（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楊於朝歸咎藏氷之失（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由藏氷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氷未爲不藏氷如五帝以前未有藏氷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爲人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氷欲以諂媚强臣抹撥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爕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

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猶吾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以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從求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左傳晉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陽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而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也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

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聽遠而後興（程氏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如是强為霸者之事（王氏曰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于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數所以病中國（王氏曰晉嘗與吳為會而殊會之者不使中國變於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寔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其為夷狄之行也（家氏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參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負於夷會者辱也

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杜氏曰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事見左傳

九年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事見左傳十一年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怍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

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虔書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貴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問申之會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靈王爲可從乎豈以楚國天下莫强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者衆誅之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茅堂胡氏曰〕申之會不誅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舉六王三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夷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其嗣變而楚虔書卒略其殺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張氏曰〕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弑君者爲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弑之法而楚子虔書卒爲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陳氏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后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有十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合諸侯于此者中國不振幅裂横潰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高氏曰〕楚子

會諸侯尋宋之盟謀吳也圖伯也盖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
莊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莊公遇弒始與
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侯
政諸侯少安然而晉日以衰政在六卿楚子始求合諸侯問
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
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使晉稍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
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
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楚
子諸侯淮夷會於申者夷狄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
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耳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
小邾雖會而不終與也是以知夷狄必不能主中國也〔汪氏
曰〕楚虔弒君簒國僭王猾夏靡攸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
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未敢遽
擬古聖王之事猶賊盜之不敢比君子也○廬陵李氏曰胡
氏不殊淮夷之說本何休但何休以為楚子主會能行義以
誅慶封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其不殊之義
與胡氏異矣故張氏削其行義之說而止曰
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然後與胡氏合

楚人執徐子

〔高氏曰〕執之非道也盖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不言以
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陳氏曰〕以夷狄執夷狄如文十

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爲中國危之故志之也汪氏曰僖十九年傳稱人不得爲伯討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徐氏曰諸侯復序有不與伐者也或問伐吳之役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茅堂胡氏曰欲見諸侯之善著楚虔之惡也爲討弒君之賊故曰欲見諸侯之善書執齊慶封弒之故曰著楚虔之惡其旨微矣高氏曰諸侯畏楚之彊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之諸侯皆去唯屬楚者從之蕭人心之響皆可知也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弟子圍殺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爲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趙氏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其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予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弑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陳氏曰〕此執有罪曷爲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說于厥慇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此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務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遂滅頼

〔左傳〕遂以諸侯滅頼頼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頼於鄢楚子欲遷許於頼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爲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頼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而爲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强横劫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爲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高氏曰〕夷狄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專殺中國之大夫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向戌弭兵之謀也○〔啖氏曰〕左氏云頼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頼降而舍之故誤耳

〇九月取鄫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

之何內大惡諱也〔家氏曰〕前此莒人滅鄫鄫之廟社猶存今爲魯所取而鄫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王氏曰〕鄫立莒公子爲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爲善因而兼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孫氏曰〕益莒滅鄫以爲附庸今魯取之也〔楊士勛曰〕襄六年莒滅鄫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公子爲後故以滅言之其寔非滅也故今魯得取之不言滅者諱故以易言之

〔附錄〕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厭己弗

勝顙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寔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
公若宰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

甲景王五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
子八年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
秦景四十卒楚
靈四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
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
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之者自
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
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
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
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孔子曰〕初作三公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以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

國民二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雖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〇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〇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事見左傳十二年陽虎專季孫囚事見左傳定公五年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〇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征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簒弒之肘則田常所爲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〇張氏曰季宿自承行父爲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瘠公之猶有廑心而穆叔旣卒魯

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水之已成也○（蜀杜氏曰）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济亂舊制安可謂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寔皆譏（汪氏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孫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强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苟曰從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位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悦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逆女於邢丘子産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伐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爲人臣也自殺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叔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公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汪氏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附錄　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

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倍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有禍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寔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知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兹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兹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汪氏曰書以書奔貶牟夷書來責魯）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已以義不以利如以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滔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何氏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

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襄陵許氏曰〕卿會號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孫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秉魯君之出拾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已之私有不日魯之內盜可乎爽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爲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穽罟獲之地將使晉公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遂君之謀寔兆於宿矣〔汪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汪氏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〇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諱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公羊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穀梁傳〕狄人謂賁泉水名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杜氏曰〕蚡泉魯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牟夷敗莒人不顧伯討君辱此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劉氏曰〕公羊云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罃稻書卒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又云嫡得之則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

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

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爲其寔不同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史記〕秦紀顓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栢翳二子大廉後爲秦若水爲徐〔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黄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楚後稱王〔史說〕楚世家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爲火正祝融生陸終陸少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於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二子爲王吳越因遂稱王〔史說〕吳越世家太伯犇荊蠻荊蠻義而歸之立爲吳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勾踐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絕人亦春秋之意也〔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彊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汪氏曰〕楚虞

乃蠻夷篡弑之賊其從之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
所以稱責蔡陳許諸君之從夷也〔盧陵李氏曰〕此書楚迺越
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人吳十四
年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行
成旣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黄池之後又書於
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附錄〕〔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

〔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氏曰〕晉怨杞因晉取其田而而不廢喪紀禮也

〇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高氏曰）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亾人之族（杜氏曰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絶（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亾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亾秦（汪氏曰史記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未受使者崩趙高與丞相李斯文幸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亾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不可強之乃相詐爲詔立胡亥爲二世皇帝高爲郎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峻刑誅罰日益刻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畧武關高懼弑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子嬰刺殺高遂降漢）信恭顯十常侍以亾漢（汪氏曰前漢書石顯傳宣帝任宦官弘恭爲中書令顯爲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委以政事蕭望之以顯專權言罷中書宦官被譖自殺自是姦邪並進卒移漢祚後漢書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鄭衆謀

許憲遂遷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養子嵩位至太尉嵩子操遂遷漢鼎**寵王守澄田令孜**音兹**以亾唐**汪氏曰唐書宦者傳玄宗增宦官衣朱紫千餘人稱旨者輒拜三品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李輔國以尚父程元振以援立奮魚朝恩以軍事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弑憲敬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之文宗欲誅一宦官不克遂以憂殂武宣懿僖皆宦官所立信宗童孺政事一委田令孜令孜畏藩鎮之誅劫帝奔竄極於天祐凶慘參會黨類殲滅而王室亾矣**而不知鑒覆**音腹**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襄處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座宋華合比出奔衛皆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肅君哀一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亾相屬若出一軌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嗟夫閽宦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之哉

附錄左傳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遊吉從鄭伯以勞諸𨜓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

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左傳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襄陵許氏曰按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競於吳乃黎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氏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强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啟疆之名已服楚而將朝之矣王氏曰昭公內見迫於强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逐也○高氏曰左氏以爲弔敗非也楚恃强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二月齊侯加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家氏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賄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九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

昭公中

丙寅景王十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衞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末九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

曰暨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强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何氏曰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强楚故不汲汲於齊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陸氏曰爾雅云暨不及也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非魯志也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

平者聖人之所貴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何氏曰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劉氏曰凡平者舉國而已故不稱其人於時昭公外娶於吳而朝聘於楚深恃其威因此以强逼齊爲平夫齊大魯小魯爲齊弱久矣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昭公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汪氏曰

書及者乃汲汲而從他書暨者他人不得已而從我而我遂暨之也若宋辰暨佗彄出奔是佗彄不得已也蓋魯倚强夷之勢是以齊不敢軋魯而反求平於魯也或疑春秋書及齊平及鄭公皆舉其國而不言君臣與衛人及狄盟書法不異若狄之者吁是不然凡會盟則曰其人凡平但以國言之鄭人來輸平鄭使微者納平於魯及齊平及鄭平魯使微者納成於齊鄭故書及某國平若曰爲平於某國耳下書叔孫婼叔還涖盟會於夾谷所以結成也苟以齊鄭舉號爲貶則平莒及郯邢衛許蔡之遺於某諸稱國以殺大夫之類皆可謂狄之乎○劉氏曰左氏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杜云燕從齊求平然下云齊侯次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于虢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魯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灼不疑○廬陵李氏曰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春秋書暨二又見定十年但諸家皆以暨爲已之不得已而劉氏獨以爲人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搆怨魯挾吳楚之威强齊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强仲佗石彄之暨合然胡氏蓋用其說而不用其暨字之義又曰按左氏注暨齊平者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蓋杜氏從許惠卿之說也趙子陳氏亦從之陳氏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齊侯伐北燕納簡公庶幾乎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玉而還不書平是予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

王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平盟于鹹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婼盟正與叔還婼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曾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强增暨字以實之非

附錄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盗所隱器與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臺也王事无乃闕乎昔武王數紂

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天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不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向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高氏曰楚靈非强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闕未艾也亦奚肅必朝哉蓋晉平不能脩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驛馳歲不遑假以是知王室不綱

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汪氏曰〕昭公屢朝於晉而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義并見襄二十八年

○叔孫舍如齊涖盟

〔穀梁傳〕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與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附錄〕〔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謂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問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无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

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
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適與已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
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群望有加
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
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
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
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
田今无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
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
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
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
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
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三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
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
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
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
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君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和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穀梁傳鄉日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

其所以來也
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汪氏曰月如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附錄左傳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

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汪〕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塟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塟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

八年

〔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

〔宋〕平四十二〔秦〕哀三
楚靈七〔吳〕夷末十

春

〔附錄〕〔左傳〕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癈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穀梁傳〕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

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陸氏曰稱弟以殺世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在良反）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音腹）沒罪固大矣（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殄家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汪氏曰隱七年傳書盟書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今按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寵任之私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

共嬖子予二公子爲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世子貧以強輔而齊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權在于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于亡陳哀基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於晉獻宋平者歟故申生與痤皆自君以殺雖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目殺其世子而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重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杜氏曰憂恚自殺　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弑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襄陵許氏曰財費則國貧役煩則民叛而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于危亡而不自知益諛之者衆也嘗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宫室之崇以爲安榮乎公可謂志畢矣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之宫而諸侯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覇業之不振宜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茅堂胡氏曰干徵師稱行人人殺非其罪也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何楚惡陳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爲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汪氏曰穀梁云稱人以執大

夫執有罪也非也書曰行人則非有罪矣苟若有罪何爲不以殺夏徵舒之例書之乎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氏曰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茅堂胡氏曰留既爲君矣而曰公子其意不當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不曰陳留何也留立于招爾未成爲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别嫡庶也

○秋蒐于紅

書蒐始此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薛氏曰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時之待不于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軍變蒐禮見兵權之移于下且奪民時也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好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常不先爲非禮而動民也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茅堂胡氏曰昭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三家也〔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高氏曰蒐非秋事也紅非蒐地也況當旱歲乎按傳紅亦大蒐而不言大者以無君故微之首一見也〔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衞接境則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者道著公不得與而歸惡於

三家也。〔劉氏曰〕公羊曰以罕書非也穀梁曰正也亦非也蓋不學周禮者〔廬陵李氏曰〕經書蒐五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昌間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大者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為經闕者或然至謂時史闕畧仲尼畧而從之者非也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之而穀梁以秋蒐為正公羊以為以罕書以亟書者皆非也其胡氏陳氏許矣胡氏本劉質夫公羊說見定十四年

附録〔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无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茅堂胡氏曰〕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殺世子偃

師招寘王誅孔奐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爲爾過不欲爲招於是歸罪於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於前又書楚師殺陳孔奐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孫氏曰其言陳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之爲文臨川吳氏曰按哀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己人其可欺乎

○大雩

杜氏曰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

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穀梁傳曰惡楚子也徐氏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齊侯使國佐及國佐盟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已滅陳也氾氏曰孔奐與招之黨茅堂胡氏曰楚師滅陳曷爲不以號舉而稱師見楚衆恃强肆行暴虐莫之較也覆人邦國爲至不仁宥人亂賊爲至不義又詐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斧鉞加人而以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其所執所葬皆繫于陳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公子招固有罪矣當莊王之殺徵舒也置其君而反爲令執招而遂滅陳聖人不與夷狄滅中國故雖招有罪而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故書公子招也孔奐嘗與楚子過謀以滅陳者旋以不忠見戮奐陳之賊臣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而孔奐行之故書日殺陳孔奐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王氏曰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闕陳及棄疾立又封吳于陳則知放招殺奐益討其殺偃師也蘧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奐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爲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高氏曰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見夷狄暴虐之甚廬陵李氏曰楚之討罪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爲楚師所據魯豈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蔡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者蓋上文无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與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家氏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墟人之國也○趙氏曰左氏云袁克葬之按國已滅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九年

戊寅　景王十二年　晉平二十五　齊景十五　衛靈二　蔡靈十　鄭簡三十三　曹武三十二　陳滅　杞平三　宋平四十三　秦哀四　楚靈八　吳夷末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杜氏曰楚十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于是始舉會以見其餘也高氏曰中國諸侯爲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柰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王氏箋義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爲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楚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氏曰譙國城父縣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或問許四遷葉夷曰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茅堂胡氏曰許遷于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侯再伐許許男如楚請伐鄭遂卒于楚楚爲之

伐鄭而後蔡靈公其伉怨深矣至是鄭子產爲政而鄰畏之而楚方滅陳故欲遷于夷以還鄭而楚使棄疾遷之也〇高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〇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蜀杜氏曰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録以見許之微弱不能自守矣〇廬陵李氏曰穀梁䟽曰邢衛之遷皆書月今許遷畧而不月者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畧之不得從國遷常例

附録〔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予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如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于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

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于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高氏曰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鄅鄶二國既爲衛所并聖人還存鄅國鄶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家氏曰陳已爲楚所縣俾其臣借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于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趙氏曰左氏作災公穀皆爲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也小事若一一書之不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廬陵李氏曰此係公穀說本可通但穀梁以爲國曰災邑曰火公羊以爲天意存陳者皆非也

附錄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

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高氏曰此暨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耆齊輕公非特召鄆時也其來久矣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于强臣外輕于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爲囿非以爲講武之處特以爲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輿築囿之役其爲季氏毆民矣

巳景王十
已三年

十年

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一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盍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高氏曰欒施與高强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强非卿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高氏曰公羊以爲晉臣蓋見晉有欒氏而誤爾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王氏曰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師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已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王氏葵義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高氏曰是時魯附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爲已功也杜氏曰取郠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陳氏曰內取邑悉書於是取鄟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蔡漷不書○廬陵李氏曰陳氏云鞍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蓋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也自

是說春魯有因卿而權歸三家此說得之又曰左
氏用人於亳社之說事不經見恐魯未必至此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
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
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
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
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
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
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
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

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廬陵李氏曰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有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虢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齊無貶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汪氏曰無冬闕文○汪氏曰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桓公四年七年削秋冬而貶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耳況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庚午　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弒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

高氏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傳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般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般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陳氏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于厥慭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巳而滅陳曷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于厥慭而不能師甚矣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宜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汪氏曰）襄三十年般弒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按晉人請負芻於晉曰若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烏在其為討賊哉

楚莊殺徵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今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汪氏曰謂討其與弒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徒亥反魏將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鞅將兵奉魏魏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大破魏師秦人以是劫懷王史記楚世家秦昭王遺懷王書曰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乃詐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秦王楚王至則閉關遂與西至咸陽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

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長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通鑑乾元元年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其終當叛亂勸上以烏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泄思明殺承恩及其黨）憲宗之紿王弁（通鑑元和十四年沂州役卒王弁作亂朝廷議興兵討之恐青鄆相扇繼變乃用曹華爲沂海觀察使除弁開州刺史賜告身中使給之弁即日發所在減其衆從遂械繫斬東市華至沂聞沂卒千二百盡殺之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陸氏曰般弑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爲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當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高氏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眞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又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陳氏曰諸侯之罪非滅同姓不名邾文公用鄫子未嘗名之楚虔何以名以夷

狄殺中國甚矣蔡殺夫人之所得討也君爲謂之夷狄殺中國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是之謂討賊歟殺中國之君大夫歟國君見殺者如鄫子戎蠻子恒不名蔡侯何以名自楚商臣而下弑父無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爲罰故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五月齊歸薨杜氏曰胡女歸姓汪氏曰襄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娣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大蒐于比蒲

左傳非禮也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其曰大蒐越禮也高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閒君喪也王氏箋義曰蒐于紅夫子黜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於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

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蒐非禮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爲輟是强家之不忌君故智者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臨川吳氏曰徐夷並興至服武王之喪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葢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五代史唐紀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即王位梁夾城兵圍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直抵夾寨分兵爲三道鼓

謀而入梁軍大敗

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

五代史東漢世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位劉旻聞太祖晏駕請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旻旻自將兵三萬趨潞州世宗親征與旻戰于高平漢兵敗績

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汪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上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傳孟信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皆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盡矣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趡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繹是吾大夫與君盟魯邾之强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何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汪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溴梁柷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

其畀我之奔邾受滅紀之奔佽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虢公之楚是以此盟禮辭以脩好也○趙氏曰左氏云社也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畏之時而稱得禮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杜氏曰不書救蔡不果救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

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
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
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
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
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音旋諸侯略而不序亡
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
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
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
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襄陵
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天下之兵畏
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
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汪氏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憖於
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
著矣夫恃强并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憖之大夫不能救蔡不
待貶絕而罪惡見臣弑君子弑父非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

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
賊必待既絶以見罪惡

附録 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 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

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柰何蓋以築防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陳氏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非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當臣之矣書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或以爲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虐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孫氏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公殺國圍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爲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

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有之爲者盡於世子矣高氏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衆強滅之也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必以夷狄爲可恃也今蔡侯既爲夷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又爲所執而虐用之以絶其世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録之者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呂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絶諸侯莫敢救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哉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汪氏曰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于外其國被圍于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爲君之禮其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劉氏曰公羊云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子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鬼蹷非可信也廬陵李氏曰有之稱世子公羊以爲此未踰年

之君宜稱子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此說胡氏巳辨之矣穀梁以爲不與楚殺也其注尤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言爲得之其用之之義左氏以爲祭山范氏以爲祭社公羊以爲用之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頭築防也左氏是

附録 左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爲蔡公王立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辛未 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晉昭二 齊景十八 衛靈五 蔡滅 鄭簡三十六卒 曹武二十五 陳滅 杞平六 宋元二 秦哀七 楚靈十一 吳夷末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社氏曰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偃高奚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燕字堂胡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高氏曰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在外盇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于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此張氏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于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陳氏曰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頓子于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款衛世子蒯聵也是內弗受之辞也○劉氏曰公羊云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豈悉如此殘缺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

侯之賔何子產曰諸侯之賔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賔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毁人以自成也〔高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于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附錄〕〔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茅堂胡氏曰〕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家氏曰〕魯受莒

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
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卻豈晉之諸
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
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附錄左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
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
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
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
儁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强禦卒乘競勸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
日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六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
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家氏曰虔以脩

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附錄 左傳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

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陳氏曰〕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慭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必將有以也則慭有奔焉耳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是以君子訊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

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礼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高氏曰〕作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廬陵李氏曰〕僖十五年書楚人伐徐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〇晉伐鮮虞

左傳〔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程子曰〔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哉〕

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諼罔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蘇氏〕

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入之所以爲人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與傾危成俗河决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劉氏曰僞會齊師而假道因不備而伐之非夷狄而何（薛氏曰以夷狄之道攻夷狄亦狄道爾（常山劉氏曰夫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悖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僞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愼哉（陳氏曰狄晉也晉主諸侯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圖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故自成襄之春秋晉雖或競於楚畧之不書也而況狄於交剛于大鹵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則詳志之

而滅肥不書滅鼓不書莫重於秋晉荀秋晉矣餘不足書也

十有三年〔王〕景王十〔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盧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

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高氏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强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蒯不思之甚也○劉氏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告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其不止相乘非一日之積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汪氏曰經書帥師圍內邑者五圍棘者復汶陽田而棘不服也圍費圍郕兩圍郈者家臣强而以邑叛也復本國之邑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譏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譏不能正已以馭

其臣也故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君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子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且曰元歸復所後者剸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比弒其君其言何歸無惡于弒立也歸無惡于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於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王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

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禮記曲禮注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縶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音旨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絕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資中黃氏曰比立時靈王未死使靈王若得復國則比自是首惡無疑或曰虔弑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嘗次

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肹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脇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蘇氏曰〕比將爲君不日楚比而日公子而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日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

〔高氏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日歸於楚又日弑於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晋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其君乎然棄疾脇比而立虔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脇則虔未必死棄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爲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之受

其名也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賓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家氏曰虔雖篡弒之賊然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爲篡弒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始虔之篡有能使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爲義篡者爲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比雖未嘗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爲君而虔死不日弒君可乎○汪氏曰公羊云歸無惡於弒立大夫弒逆大惡聖人不以妄加於人豈以無惡而稱弒乎穀梁亦云言歸非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弒皆不日豈皆不弒乎穀梁於許買之弒則門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正不弒也或日或不日皆日不弒若何而明之哉今考之經齊連稱管至父弒諸兒而立無知爲君則書曰無知弒君晉夷皐州蒲既弒而後公子黑臀公孫周歸于晉以爲君則不書黑臀與周爲弒君也春秋以弒虔之罪歸獄于比者蓋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已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頭實在比立之後叔向謂比以涉五難以弒舊君當時蓋亦以比爲首惡矣隋之煬無道其臣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弒帝推智及之兄化及而立之雖化及聞謀變色流汗迎入朝堂戰慄不能言而邵子經世書朱子綱目皆書化及弒君且不以煬帝爲弒君父之賊而末減也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

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救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是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棄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乱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芊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厲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衞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嚚朋以為輔佐有莒衞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民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待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王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逆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

公羊傳比巳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曷為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

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常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棄疾立比爲王而巳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弒其君比而曰弒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日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汪氏曰〕比未能君楚故不爲棄疾之君也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汪氏曰〕比簒立爲君而棄疾不以賊討比則是殺比而奪之位雖微

傳其事若矣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趙氏曰棄疾假立爲君國人心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不言棄疾之殺其兄此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張氏曰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譎殺之也比貪爲君之利不能效死不立不得不伏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於暖昧之中日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高氏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蒞殺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陳氏曰比嘗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爲之也則是以公子殺公子耳非討賊也書弑其君此則比疑於齊舍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磧雍廩不然是兩下之獄勿書可也春秋之脩辭謹矣廬陵李氏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眞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於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於石磧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於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汪氏曰公羊作弑公子比夫弑者下殺上之辭故雖里克弑君之子猶書曰殺安有書公子某弑公子某之文武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汪氏曰劉子獻公正卿士平丘在陳留長垣縣南

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音弼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耻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張氏曰晉平王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

外崇楚宮室以後麗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爲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斃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洽親暱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釁霸業也陳氏曰晉之不自強於主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爾於是復合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列國之君大夫旅見於楚晉之合諸侯由是止軔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汪氏曰晉主夏盟不競於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能脩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人心而乃盟天子之老是以雖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劉獻公文棹之會盟未有如斯之盛而卒失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晉昭在位僅六年始會八國之大夫而不能救蔡繼會十三國之諸侯而不能振霸業其亦不足稱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

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以頓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

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以自爲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汪氏曰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諸侯畏之（汪氏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汪氏曰首止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書諸侯盟此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則劉子亦與是盟也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諸侯同有懼楚之心故書同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汪氏曰劉氏意林謂平丘與滅繼絶推其美殆與葵丘明王禁無以異故皆會盟同地而再言之今考陳蔡之復國實由於楚而晉昭未嘗有懿德美行超絶

卓異非常之迹也謂春秋美平丘過矣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絶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家氏曰自晉楚爲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無復自强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爲會于平丘號召諸夏如病痱流痼之人强自支柱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爲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自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弒逆之罪亦足

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爲哉雖然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爲之少安亦由此盟也○廬陵李氏曰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爲之机矣惜乎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穀梁以爲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爲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陳氏則又幸晉之能合諸侯而罪諸侯之不能崇晉亦是一說

公不與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曰善是盟也程子曰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

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滛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耻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雩堂胡氏曰叔向之言北宮黝也魯人之言曾子守約者也魯人能言而不能信故恐而不敢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後世故直書其事而不以為諱也高氏曰此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休當同心同力以攘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邾莒之妄訴與衆棄公不以比數孫氏曰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体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如鄢陵之會晉自不出其不足以宗諸侯矣○劉氏曰穀梁云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公於背唯令之從豈其獨能違衆不盟乎推穀梁之意以與為相與之與推春秋之意以與為與及之與汪氏曰或謂春秋揭公於不與盟之上則是不與盟之意主於魯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言公

不見而平丘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此屬辭之体也荀日魯昭不肯與盟則其會諸侯于平丘果何爲乎廬陵李氏曰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於同盟之罪實爲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爲善則固宜以不與爲訊公矣公羊以爲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葢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公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爲曲直之辞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公不與自相對爲曲直之詞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叅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譛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

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强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汪氏曰謂不供晉貢）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罔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汨於私欲但知以覇令威魯而不能以覇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孫得逞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庇强家故也）

附録　左傳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

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臨川吳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爲例故此條致命以爲不恥也此說似然矣但其下文以爲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云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封陳蔡以說諸侯諸侯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公直不與也其說無據故不取

附錄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討也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

如失國辭之亦不與楚滅也

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汪氏曰許胡沈道房申）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何氏曰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於已以說中國而春秋不言陳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狄得滅而復之也）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

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絶世與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孫氏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聖人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抑强夷而存中國也臨川吳氏曰楚虔滅陳蔡而并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者也故其復國也書國書爵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國然究亦歸而為篡國者也不當有國故不係國○王氏曰齊桓之存亡國春秋雖不予以專封之權猶不沒其救患之美故書城楚丘城緣陵而不書城衛杞也楚虔滅陳蔡而棄疾復其國春秋既不予以擅權而專封亦不予其悔過而繼絶故止書蔡平陳惠之歸其國而不言自楚歸若二國之自能與復焉爾公穀以為二國之復出于平丘之諸侯夫厥慭之大夫欲救蔡而不能救豈以陳蔡之地既入于楚中國諸侯不與兵伐楚而遽能復之耶資中黃氏曰二君歸國是已入國來告之詞則楚之復二君在盟以前矣若以二君歸之為晉盟之功則其歸當在九月十月今盟後便書歸未聞盟之功如此神速也廬陵李氏曰二君書法與衛侯鄭歸于衛同所謂同於舊有國之例也諸說皆通胡氏此條不稱復歸之例似與不書復絶之也之例不同夫既不與楚虔之得滅當

書復以見其未絕何得反不書復乎穀疏曰不言復歸者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復歸其說似可通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禮也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陸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劉氏曰穀梁云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非也楚本不當滅蔡則蔡雖滅非滅也不爲諸侯而成之也茅堂胡氏曰夫不與楚滅使蔡侯得以禮葬其祖信矣葬自內錄我有往則書而靈公者即世子般也前葬其父今葬其身於此見恩意之施於般厚矣不以其有罪明矣乃以此爲成諸侯之事殆非春秋之意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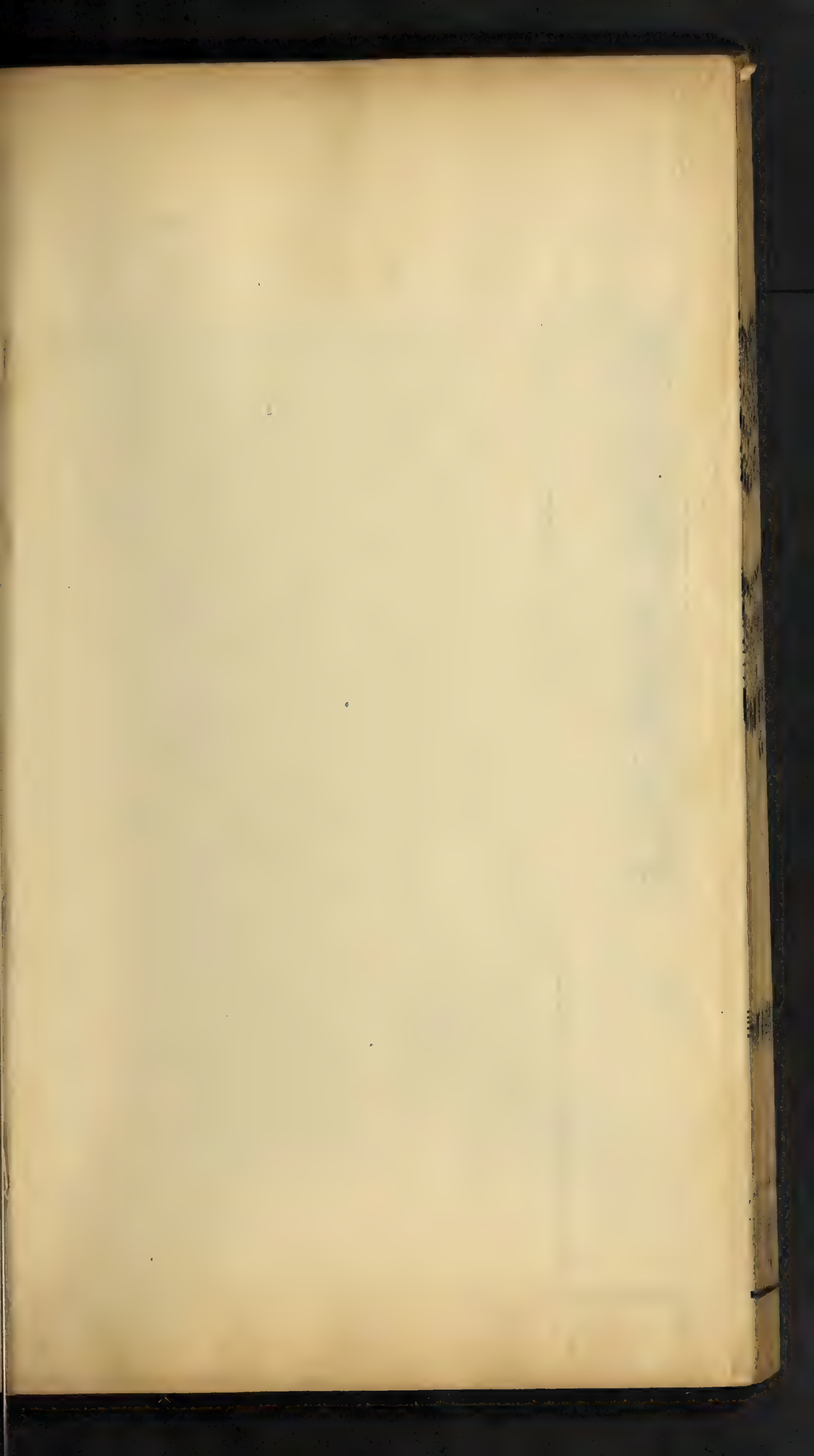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汪氏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同盟而猶欲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于晉而不得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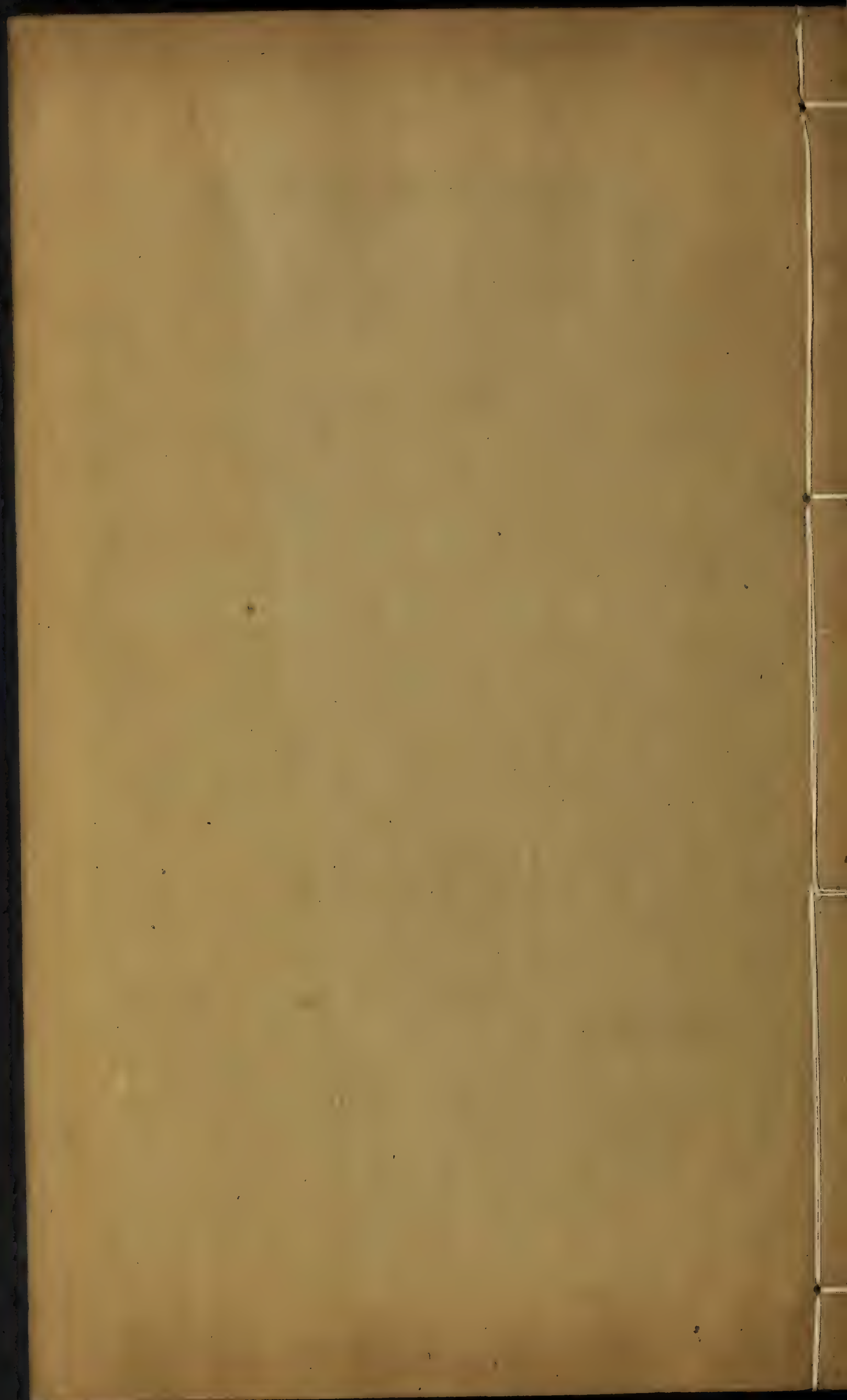
○吳滅州來

左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高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春秋詳楚伐吳畧吳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爲附庸及玆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易也

附錄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一

昭公下

癸酉七年景王二十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二曹武二十七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穀梁傳大夫執則政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繆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有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孫氏曰至名不稱氏前見也○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爲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

附錄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刼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〇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〇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

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之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汪氏曰六年葬杞文公二十四年葬杞平公三十一年葬薛獻公）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郠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汪氏曰襄十八年同圍齊十九年葬靈公）猶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執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考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附録 左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子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高郵孫氏曰 公殺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国其大夫之位總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陳氏曰 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 汪氏曰 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国殺為文而不去其族 襄陵許氏曰 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附録 左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

路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爲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

晉昭五　齊景二十一　衛靈八　蔡平三　鄭定三　曹平公須元年　陳惠三　杞平九　宋元五　秦哀十　楚平二　吳夷末十七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左氏曰禘于武宮杜氏曰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禮記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

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家氏曰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爲之變其常也叔弓預於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爲之徹樂卒事可也若叔弓日殁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畢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去籥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爲証也高氏曰成六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雜用之變而已哉○陳氏曰穀梁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于君接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趙氏曰左氏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蓋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廟合行之故妄云爾汪氏曰行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日有事而不日祠也左氏以禘爲四時之祭遂誤以爲禘耳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吾吳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杜氏曰朝吳故蔡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

入郢之使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成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

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君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汪氏曰宣十二年荀林父滅潞稱晉師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圍鮮哀六年趙鞅伐鮮虞皆稱將稱帥師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蜀杜氏曰前既狄之今不復貶者春秋擇其重者而為之辭陳氏曰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貶餘實錄而已爾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益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

宴又求彛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彛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礼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乙亥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　晉昭六　齊景二十二　衛靈九　蔡平四　鄭定四　曹平二　陳惠四　杞平十　宋元六　秦哀十一　楚平三　吳僚元年

春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家氏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汪氏曰楚虔之立徐屢從楚伐吳昭十二年以為貳於吳而圍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與齊踰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也廬陵李氏曰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忍絕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踈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較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乱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傳楚子何以不

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范氏曰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戎蠻皆不書日夷狄相殘畧之也家氏曰楚大蠻小皆以子稱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爲子不得擅相侵伐況誘而殺之乎

附錄左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

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也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

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可以無懼也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晉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汪氏曰十二年莒人愬取鄆十三年平丘不與盟執意如士文伯辭公二十一年辭將伐鮮虞惟二十三年有疾乃復又二年辭弔少姜非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汪氏曰五年如晉莒人愬受牟夷欲止公范獻子諫乃歸公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朱子

且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身雖困而道則亨也　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汪氏曰夏少康事見左傳哀公元年衛文公事見左傳閔公二年史記勾踐保棲於會稽嘗膽報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用樂毅以敗齊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汪氏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廬陵李氏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慭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寖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

藩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巳弗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爲豈有尊爲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湨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佬警於廡下而與之干櫓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湨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戍後五年欒盈之後作曲沃之尺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僅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諸夏廢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排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覿德而處祁崇侈以啟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日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撓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篤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附錄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疑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臨川吳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汪氏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于昭公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

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氏曰正月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

○秋郯子來朝

左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家氏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汪氏曰世乱禮廢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者有王者作皆可用爲政故仲尼嘆中國寡陋不若夷狄之有人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宗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闕土服遠以圖强覇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高氏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而爲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汪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武不能徙戎卒至於神州陸沉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可褒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侵

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臧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奚可褒之有哉陳氏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大辰心也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孔氏曰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心為明堂天子之

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春秋元命包心三星五度有天了明堂布政之宮前漢書五行志心天子之象也天文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心日明堂天子位爲大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何氏曰心者天子明堂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事見左傳二十二年二十六年三十二年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蘊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古明矣宋氏曰大辰大火周本德火將出木將焚掃舊布新之象天人之際此其見乎襄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氛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鄭獲雎鄭有合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杜氏曰長岸楚也張氏曰水戰也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汪氏曰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賢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上奇才爲敵國用汪氏曰如屈巫伍員之類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

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陳氏曰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畧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人郢矣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〇劉氏曰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且楚與中國並久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晉頃二 齊景二十四 衛靈十一 蔡平六 鄭定六 曹平四卒 陳惠六 杞平十二 宋元八 秦哀十三 楚平五 吳僚三

春

附錄 左傳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非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

玄冥同禳祀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日人有謂鄭子產日某日有災子產日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寛其征杜氏日記所焚之戶數而寛其賦稅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杜氏日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日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日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葢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之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後言命也劉氏日四

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鄅人籍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杜氏曰鄅妘姓國在瑯琊開陽

臨汪氏曰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錄左傳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毁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毁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毁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

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䁥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張氏曰白羽一名析楚邑杜氏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茅堂胡氏曰本所以存許非強之也汪氏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葉故今自葉而遷許至是三遷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

元九秦哀十四
楚平六吳僚四

春

附錄左傳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宋公伐邾

左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

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高氏曰天下無鄅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鄅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家氏曰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鄅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王氏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與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穀梁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汪氏曰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禮記文王世子疾之藥必親嘗之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

之所愼者三疾居其一朱子曰疾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不可以不謹也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謹疾也敬愼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葢言愼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愼矣茅堂胡氏曰悼公不起是飲非其藥爾致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而不敢忘父母況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音益咽喉也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愼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愼此簒弒之萌堅氷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

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汪氏曰歐陽公辨三傳論止爲眞弒〕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爲春秋矣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爲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爲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爲弒君之意矣〔陸氏曰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姦矣故聖人罪止一人以絕萬世之禍也○張氏曰藥劑而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故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礵而餌之多愈然服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弒書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鄱陽萬氏曰許止之事雖若可恕萬一後世臣子幸君父之疾進藥以斃之而自附於不知嘗藥之義是啓之爲亂原也陳氏曰哀姜慶父弒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誅不嘗藥爾春秋將爲後人戒書曰世子止弒其君不言奔可也○劉氏曰穀梁云日弒正卒也非也州吁無

知督萬商臣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弒君皆書日可云皆正卒乎春秋褒貶豈不明特日月而後見之此泥而不通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趙盾弒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弒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眞弒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己卯地震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遂及於難悲夫

附錄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高氏曰〕莒不事齊故〔汪氏曰〕齊景爭覇之心不下於僖桓而不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爲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曷爲不成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何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爲父弑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程子曰察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爲弒父也其說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范氏曰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氏曰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致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家氏曰或問蔡般之弒景許止之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

附錄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晋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

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弗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也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晉頃四 齊景二十六 衛靈十三 蔡平八卒 鄭定八 曹悼二 陳惠八 杞平十四 宋元十 秦哀

十五〔楚〕平
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愼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

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盧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高氏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也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氏曰大夫之奔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鄸是變例也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之賜玦則去荀子大畧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內好如一謂之還玦如環而缺踰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

夫其曰公孫賢之也范氏曰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鄭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汪氏曰如漢武帝封姬嘉成帝封孔吉宣帝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封蕭何子孫之類葢得春秋之旨矣孫氏曰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所以諱賢者之過也謂小不足以妨大惡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汪氏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鄭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葢鄭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之說爾得罪待放君无赦命是以自

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廬陵李氏曰此條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爲叛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孫故公羊有爲喜時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擇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無憾憾而能眕惟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手可矣胡氏亦以爲賢者之後諱之似鑿

附録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刦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无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初見宗魯
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
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雖其不善吾亦加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令聞難而逃
是潛子也一行事平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
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
外而伏甲焉使祝鼀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閎門入慶北
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二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
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衛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
祖執蓋以當其厥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
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
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
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
貳主人曰君若會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
裯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
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工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
葬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
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
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塲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秋七月戊午逆遂盟國人入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

高鮒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〇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〇穀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

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縶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既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臨川吳氏曰凡稱盜者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范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孫氏曰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以著其惡張氏曰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死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劉氏曰左氏云齊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豹挾怨除憤

發洩爲亂耳本無不畏強禦之名不畏強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意豹作亂不能不心攝此正欲葢非求名者有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說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其貶甚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民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爲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唯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陳氏曰於免公子城公孫忌入子

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凡奔罪也衆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乞師于楚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錄左傳齊侯疥疾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

吾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
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
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
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
寛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
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
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
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
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
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二体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
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既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盗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盗盡殺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晋頃五　齊景二十七　衛靈十四　蔡悼公東國元年　鄭定九　曹悼三　陳惠九　杞平十五　宋元十一　秦哀十六　楚平八　吳僚六

春

附錄　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減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書聘止此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史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

而使鞅從其牢礼是卑薮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杜氏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汪氏曰】二十三年晉執舍蓋原於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始則伉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礼覇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見襄公二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見定公十三年）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見定公十一年）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見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孫氏曰前年出奔當絕復見者以入宋南里叛犯君當誅○劉氏曰公羊云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入宋而居南里也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國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

不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逞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汪氏曰日食二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數自即位至是年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為災使公怠於修政遂致失國蓋黨於季氏而姑為諂諛以悅君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

附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以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師公子苦雂偃州員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之鳴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見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牼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正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送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討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者也劉氏曰穀梁云東者東國也曰東惡而貶之非也如貶之書東國不亦足乎即貶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出乎汪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照二十七年記沈君戌之言又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〇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汪氏曰晉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于鮮虞蓋托辭以拒公耳高氏曰魯衰而朝於齊晉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

而不能以義自强耳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一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三十二

昭公下

二十有二年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晉頃六 齊景二十八 衛靈十五 蔡悼二 鄭定十 曹悼四 陳惠十 杞平十六 宋元十二 秦哀十七 楚平九 吳僚七

春齊景侯伐莒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高氏曰齊景矜而自力如

此安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平

左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不有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華向誘殺群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與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誅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令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

國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吾齊[illegible]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日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illegible]獎亂人之惡自見矣陳氏曰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循及殺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者晉趙鞅甚矣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爲之弭兵使楚得以竊覇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爲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欲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大蒐于昌間穀梁蒐狩而日蒐此春也其日蒐何也以蒐事也家氏曰昌間魯地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汪氏曰八年秋蒐于紅十二年夏大蒐于比蒲或以非其地汪氏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三綱軍政之本茅堂胡氏曰三綱軍政之

本春秋寓軍政於三綱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曰我戰則克於春秋見之矣兵家上策先自治凡居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此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禮記仲尼燕居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臨于洛陽臨力鴆反衆哭曰臨袒而伐者爲義帝也而漢祖遂王見前漢書高祖二年本紀令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乗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汪氏曰南蒯侯犯公山不狃執國命汪氏曰陽虎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强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與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肅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獻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

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附錄 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止此 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雖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下王

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
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蔡氏曰古之人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强之時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朱子曰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室鳥自名其巢也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毁我王室也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戸四夷爲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霁堂胡氏曰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書王室亂譏景王任情溺愛不明庶嫡之分以致爭亂失正家之道也不日京師亂者京師衆大之稱呂氏曰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劉氏曰言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天下則家相繼而與子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昵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始生卽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

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議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爲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陳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歴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託於侯賊則天下無人紀矣汪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內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

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劉氏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曰〕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孫氏曰〕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定安胡氏奉王正也以王非正臣不宜也以君也〔劉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

令劉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姦雄之所以與非望者也上下外逆是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大夫之所以大夫有君命存焉劉單以王猛則專之爾陳氏曰凡以非順辭也以號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子二子也非子二子是單旗劉蚠以大夫專廢置君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爲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其罪也是故殺子朝於楚儋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嘗處于姑蕕踰年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子單劉以復辟之義也

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杜氏曰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立子朝單劉以王子猛次正故立之王子匄猛母弟史記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晉人攻朝立匄是爲敬王汪氏曰杜說猛爲次正蓋太子壽之母弟或據后姊娣之子汪氏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爲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以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匄皆太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太子匄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與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

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李氏璜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賤宗社之本啓禍亂之原莫此爲大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之亂景王自亂之也易曰王居无咎渙九五象程子曰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稱居于王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劉氏曰穀梁云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肹伐皇大敗獲鄩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高氏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黨立也陳氏曰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踰年猶未稱王也此爭立也其遂稱王成猛之為王也猛宜立者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茅堂胡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塋當稱王子某既塋當稱王子適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安定胡氏曰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猛不當顯非猛無以明嗣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

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之深戒也張氏曰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亮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陳氏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汪氏曰劉單當艱難之秋任託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原父及文定公所以責二子者蓋猶霍光驂乘之戒罪其大專無人臣之禮耳埜堂胡氏曰入者難詞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若以入爲篡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亦非也必以入爲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

也其日卒失嫌也杜氏曰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諡曰悼王茅堂胡氏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安定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臨川吳氏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前書王猛是生名之也此書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王氏曰其稱卒與王子虎同然書居于皇人于王城則見其正而當立矣陳氏曰未踰年之君雖有諡猶不列於朝矣是故衛侯申雖諡曰戴公猛雖諡曰悼王均之爲不成君也王猛矣則稱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誼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辨苟非廢立也無亂於名實則弗辨也是故成之爲君則稱王猛于其卒也從其恒稱爲王子猛不成之爲君則稱鄭忽于其歸也從其恒稱爲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僭其實而已矣○劉氏曰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于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不必未踰之年諸侯則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穀梁云其日卒失嫌也亦非也謂之小子王卒周當告于諸侯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耳何嫌之失○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子虎爲驗故卒義不可從

〇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敬王元年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〇癸丑叔鞅卒

〔汪氏曰〕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爲大夫

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巳故也胡氏曰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婼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

欲以叔孫與邾人婼去衆與兵臣朝示必死之乃不果與又卻范献子而拘申豊書執我行人則不所其罪也稱晉人則非伯討也家氏曰叔孫豹會于虢莒人請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蒲婼豹之子也今為晉所執蕩軼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强臣之脇制以至於亡悲夫

○晉人圍郊

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係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杜氏曰討子朝也郊周邑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郎狄反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知陵反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于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已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

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手又反）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音現）矣

○茅堂胡氏曰按傳乃助天王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他褒異之辭與伐天子何別故公羊直以爲伐天子也意者王室危亂之甚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伸臣子之義徒以微者帥偏師之薄爲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也○薛氏曰著晉人之不急勤王也○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閒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晉因郊濆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遣師圍郊尚來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敬王之不力也○趙氏曰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爲其掩惡哉○廬陵李氏曰公羊注以郊爲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係于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卽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但圍溫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茅堂胡氏曰失德不塟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呼報反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之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杜氏曰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烏故反之也（高氏曰庚輿不正而

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家氏曰郊公在喪不感亂臣持以爲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師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

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師右掩餘師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繫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息浪反）楚師已㦡（子潛反）汪氏曰火滅為㦡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經不書楚也汪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㦡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于相接明矣高氏曰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

禦之盡敗其師於雞父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言敗績也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人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杜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啖氏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

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蓋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陳氏曰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貶稱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不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茅堂胡氏曰春

秋與敬王者以其爲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稱王○高氏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繫子朝也○薛氏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

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劉氏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辭○高氏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已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

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特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

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獨將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陸氏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特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起不以明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陳氏曰書居黜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也廬陵李氏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篡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劉氏曰公羊意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非也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毛伯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穀梁云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亦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茅堂胡氏曰穀梁曰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釋者謂據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恐未然衛人既討弒君之賊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爲簒可知矣固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間嫡之失爾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也震魯地也南宮極爲屋所壓而死周地亦震也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附錄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汪氏曰五年晉欲止公不果十五年晉人止公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汪氏曰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

汪氏曰殺猶減也何氏曰因有疾以殺畏晉之耻楊士勛曰公之如晉四不得入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入今實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以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特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汪氏曰是恃叔孫婼拘因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耻也人臣將命以修聘雖有疾亦不當復不可墜君命也人君修鄰國之好有疾則不可復既有疾則不得成禮故也

附錄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

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
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貪不需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慎其四竟猶不成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 齊景三十 衛靈十七 蔡昭公申元年 鄭定十二 曹悼六 陳惠十二 杞平十八 卒宋元十四 秦哀十九 楚平十一 吳僚九

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汪氏曰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爲大夫是爲懿子）

〇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大夫執而致則名（汪氏曰據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書氏）此獨書其族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强臣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强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强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

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事見左傳二十五年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安之若命者歟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曰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劉氏曰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歎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褒之三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繫而不殺者也廬陵李氏曰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疏傳者以爲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附錄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附錄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

國家不能恤敵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晋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〇丁酉杞伯郁釐卒

附錄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

不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俻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劉氏曰書曰巢伯來朝巢爲諸侯審矣王氏曰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爲附庸汪氏曰文十三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爲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屬於楚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鄙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汪氏曰如書取濟西齊取汶陽鄆讙龜陰皆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家氏曰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敵緣之也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明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托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加遣公室之止卿爲巳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圖之今也娶巳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

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其不祥大焉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

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八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汪氏曰幽王愛伯服立為太子而黜宜臼晉獻公寵奚齊卓子而殺申生然則黃父之會主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汪氏曰如漢以宦官誅外戚而封列侯唐以藩鎮平亂而進爵為王之類失此義矣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為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汪氏曰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情昭弗克振在位四年謹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造于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候王室

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邑之役欲納昭公于魯而蔽於權臣反挪宋衛之請葢是持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頊若贅旒而已尚矣責哉

有鸜鵒來巢

左傳書所無也師巳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傳曰鸜鵒不踰濟周禮考工記注不踰濟無妨中國有濟水東北會于汶書禹貢蔡氏傳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汶此汶也濟水東北至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縣入海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顏師古曰公羊云夷狄禽今之鸜鵒中國有但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爲魯所常無異而書之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劉向曰象季氏將逐昭公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何氏曰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鸜鵒宜穴處於

下而巢居於上季氏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汪氏曰劉歆云羽蟲之孽其色黑乃視不明聽不聰之罰蓋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反應甚微而著高宗有雊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康下川兵暴虐射天答地壽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陽州尚誰懟哉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覇不競吳越皆以南夷造中夏盟諸侯歛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杜氏曰季辛下旬之辛言又重上事啖氏曰季辛不言大承上可知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瀆災之非道而區區

於禱祠之未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三年四年六雨雹十九年二十三年地震旱乾爲虐相繼而起三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及此年七書雩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異災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音融日雊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劉歆曰野鳥自外來登於宗廟器是繼嗣將易也高宗恐駭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妖致百年之壽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因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啖氏曰公羊云聚徒以攻季氏按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劉氏曰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天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公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姤之鷄闘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誅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

以察罪不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與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氷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內出奔稱孫隱也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爲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杜氏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陳氏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

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杜氏曰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亡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程子曰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

念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東萊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汪氏曰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遠信群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也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使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苟恬然不為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

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于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殺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用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

日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皦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孫氏曰野井齊地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趙氏曰弔生曰唁詩歸唁衛侯)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日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以遇禮相見(杜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邂逅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見左傳十一年)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禮記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主娶同姓不敢告天子)政令在家而不能用而屑屑爲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氏曰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誰與立且齊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亦明其無納

公實譏之也

孫氏曰唁慰安之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于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矣石氏曰觀齊侯致餼饔之禮于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爲禮不誠其辭不哀可見矣任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侯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巳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强迫脅而出欲求救極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至臣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禮惜乎齊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机先國之禮乎拒公而巳家氏曰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行書禮而誠不在焉廬陵李氏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

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家氏曰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為公死也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卒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為後世勸莊氏曰舍子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廬陵李氏曰劉氏曰娽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娽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娽也娽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于其至自晉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不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寗俞遠矣此意林所為不蒲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

附錄 左傳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籍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加公也(杜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願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顛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

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而佐卒阔見以其有親附鄭國憂諸侯之心也家氏曰齊晉二大國生䀌季氏逐君怗不加省而未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䀌天下之惡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有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汪氏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為季氏所逐而未見絕於國人故次止於齊魯之境而謀獲國也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汪氏曰晉平公使魏舒逆衛獻公使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入于夷儀不言者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亦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于公至自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

非假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於居矣　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畧可知也陳氏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取鄆以居公則何以書病齊侯也齊侯將納公以梁丘遽一言而遂不果鄟陵之盟合諸侯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是歲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至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富氏請命夫王猛召與國納昭公于魯其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塞已責勇於義者不爲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日其人以貶之爾奚其爵汪氏曰不書諸侯伐圍以討逐君之臣但志取鄆與外取田邑同文而不異其辭則齊景仗義之功未矣廬陵李氏曰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爲譏齊侯之忽遠畧者亦得之謝氏曰言之矣而不能爲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洛西讙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爲齊侯有修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附錄左傳初臧昭公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公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死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三十二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三

昭公五

乙酉 敬王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 齊景三十二 衛靈十九 蔡昭三 鄭定十四 曹悼八 陳惠十四 杞悼二 宋景公欒元年 秦哀二十一 楚平十三 卒 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𨙫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附錄 左傳 春王 正月庚申 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日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氏曰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是崇君之道杜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王氏曰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務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王氏曰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居于鄆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于是也居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禮記坊記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

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禮記祭義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汪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如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之類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陳氏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劉氏曰有天下者固家天下有一國者固家一國上雖失之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日出居于鄭諸侯有日居于鄆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蜀杜氏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書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

庚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殼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

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于偽反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仕居反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雪律反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王氏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其罪咸具矣茅堂胡氏曰書公圍成猶言成非昭公所有矣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陳氏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脅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

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之出在境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竟而討季氏邪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俟夫聖化也○劉氏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附錄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尹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孫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而不能也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斃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好與季氏表裏故也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

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廬陵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比杏之業何難哉旣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汪氏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鄟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勵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強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也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若鄆則疑於復國

附錄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

辛巳王次于滑晋知躒赵鞅帥師納王使女寛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左氏曰晋知音智躒音歷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音班戍周而還

音旋季氏嗤曰晋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晋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晋爲同姓大國爵爲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

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書之則藏姦覩釁不忠不臣者勝矣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魚列反弱其世適音適之罪著矣

安定胡氏曰因狄泉故稱入 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 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均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宮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禕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敘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杜氏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王城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注莊宮在王城則子朝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

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爲篡然則於王猛何以惜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顚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

其有頑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穀梁傳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反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

所宗而人心不附適(音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
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
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音腹)車王猛
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
哉
何氏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
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 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矣兼言
召伯毛伯者發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
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
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
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王氏箋義曰子朝謀
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
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
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
夫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
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
簒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竟外
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簒賊之罪亦見矣○劉氏
曰左傳云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
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奔乎若云召丙
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同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

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圉也圉尊自得書爾召族無盈則卑何以得書乎

附錄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也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始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吳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穀梁傳公在外也高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

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户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展兩反諸樊次餘祭側界反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入無間去聲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音邵之所以安商周汪氏曰伊尹相太甲召公立康

王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如字又音侍而當國大臣不預焉汪氏曰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孟秦趙高立胡亥漢中常侍立順帝唐宦官立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之類則將焉於虔反用彼相息亮反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子光嘗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當如何茅堂胡氏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猶稱國以弒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誅者故歸絜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弒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劉氏曰僚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弒其君陳氏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弒僚而還國於光也故稱國弒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昧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楚殺其大夫郤宛 昭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〇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于僞反）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戌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辭無貶辭者以令成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家氏曰齊景爲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爲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憒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關於己孰知田常竊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廣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讋內盜之膽也汪氏曰文十五年之盟扈謀討齊商人弒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賂而弗克納然皆廢大討矣春秋序于扈之大夫而無貶辭蓋以藉

秦致諸侯之成于周而能踐成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

〇邾莊快來奔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范氏曰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疆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附錄　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

乎猶有鬼神此必衆也嗚呼焉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晋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君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説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杜氏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爲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汪氏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于下有征而無戰而况敗乎以君而伐臣也褻其威而况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噫可歎也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　敬王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二　齊景三十四　衛靈二十一　蔡昭五　鄭定十六卒　曹聲公野元年　陳惠十六　杞悼四　宋景三　秦哀二十三　楚昭二　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杜氏曰乾侯晉竟內邑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汪氏曰齊晉大國也皆於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或問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禮宜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茅堂胡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群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貶而惡自見聖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王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此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於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喘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蔽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

事晋頊拒而弗受畧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嘆哉○劉氏曰左傳記晋人云魯不告于晋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晋矣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 左傳晋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晋侯晋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罪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晋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

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附錄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王氏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附錄　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之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

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敬王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 齊景三十五 衛靈二十二 蔡昭七 鄭獻公蠆元年 曹聲一 陳惠十七 杞悼五 宋景四 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 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何氏曰不致以晉者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穀梁傳言公不得入於魯也 杜氏曰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 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

遣使疏吏反來唁襄陵許氏曰荀躒唁公也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也昔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儀禮聘禮大夫聘公拜送醴宰夫薦豆脯醢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杜氏曰比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又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會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

豈得禮乎家氏曰唁虛禮也茅堂胡氏曰歸唁衛侯婦人之事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唁譏之也汪氏曰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爲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弗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奚益哉

附錄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襄陵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高氏曰齊侯比

公于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汪氏曰竊疑意如剛忍兇孛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毎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是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服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

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
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者
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
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失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
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
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
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
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
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
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
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
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
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
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
曰句芒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
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民逃其上曰潰汪氏曰上失民也孫氏曰季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知陵反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音古擭胡化反陷穽才性反之中其從才用反者又皆艾魚音反與刈同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范氏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據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下孟反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建以為後世戒茅堂胡氏曰鄆本魯邑書齊人取鄆而居昭公言鄆非魯地也又書鄆潰則民之不與昭公可知皆稱罪昭公之意高氏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汪氏曰或謂意如聞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

殺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彊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錄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 齊景三十六 衛靈二十三 蔡昭七

鄭獻一 曹聲三 陳惠十八 杞悼六 宋景五 秦哀二十五 楚昭四 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何氏曰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葢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陸氏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劉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今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吾君也薛氏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爲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鄆稱居於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常山劉氏曰君失其居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爻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唐武

后廢遷中宗䇄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扶又反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范氏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殺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劉氏曰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君在竟內則猶君也是以不載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謂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爲君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汪氏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爲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爲意如所逐越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須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弃竄在外不朝正須朔于今五年意

如攝祭事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汪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君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陝氏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常山劉氏曰齊滅譚譚楚滅弦狄滅溫溫君奔皆不名者强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絶也訢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絶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與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絶也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溫子矣

附錄 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二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三十有一年　九年

晉定公午元年　齊景三十七　衛靈二十四　蔡昭八　鄭獻三　曹聲四　陳惠十九　杞悼七　宋景六　秦哀二十六　楚昭五　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內外也杜氏曰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

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故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爲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杜氏曰適歷晉地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音現者也得春秋所書

之意矣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斂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皆不采納未嘗不嘆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愬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惑昭公而况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晉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始爲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利於意如則其互爲唇齒一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爲以君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極謝過以示憂慼則其姦譎之

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無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陸氏曰在晉地故不言來吳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益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

荀躒言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從意如之意得通乎君矣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

附錄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司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陰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

力爲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
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
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
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
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
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
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妻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
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
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
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無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
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
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
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
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
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
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
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
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
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
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
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
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

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杜氏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劉氏曰公羊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爲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漏叛君之黑肱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唐陳氏曰不曰邾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汪氏曰二傳皆云邾黑肱而公穀經文不係邾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爲通濫爲國或以爲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邾乎苟別於邾而自爲國又何爲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邾黑肱故裴趙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纔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坊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爲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下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爲奔於諸侯邪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左傳又何以皆稱濫爲邾地邪廬陵李氏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衞縶下注獨黑肱不繫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邾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恭未可据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 齊景三十八 衛靈二十五 蔡昭九 鄭獻四 曹聲五 陳惠二十 杞悼六 宋景七 秦哀二十七 楚昭六 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薛氏曰公居乾侯晉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回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劉氏曰左傳之說非也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秋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復以何事為解乎

取闞

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劉〕杜氏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臨川吳氏曰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爲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家氏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臧臣據國據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杜氏曰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爲邾邑而諱亟抑何謬邪〔廬陵李氏曰謝氏曰公旅寓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微弱也闞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爲邾邑者非

〇夏吳伐越

左傳吳於是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薛氏曰越自楚虔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

之夷狄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衞靈世叔申鄭獻國參曹聲人莒郊人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與憂是之不

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用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杜氏曰德及遠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汪氏曰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況天子以四海爲家而動天下之衆以築王畿之城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地亦可嘆也故不貶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之也　茅堂胡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無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辭平而不復　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張氏曰此敬王徙都成周曰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高郵孫氏曰不書京

師所以兄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臨川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城周子朝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晉居成周成周乃昭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陳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之亦不書襄二十四年城之役不書也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薛氏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曰京師其也曰成周諸侯謂之王室其實皆京師也王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專恣也臣氏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矣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訊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已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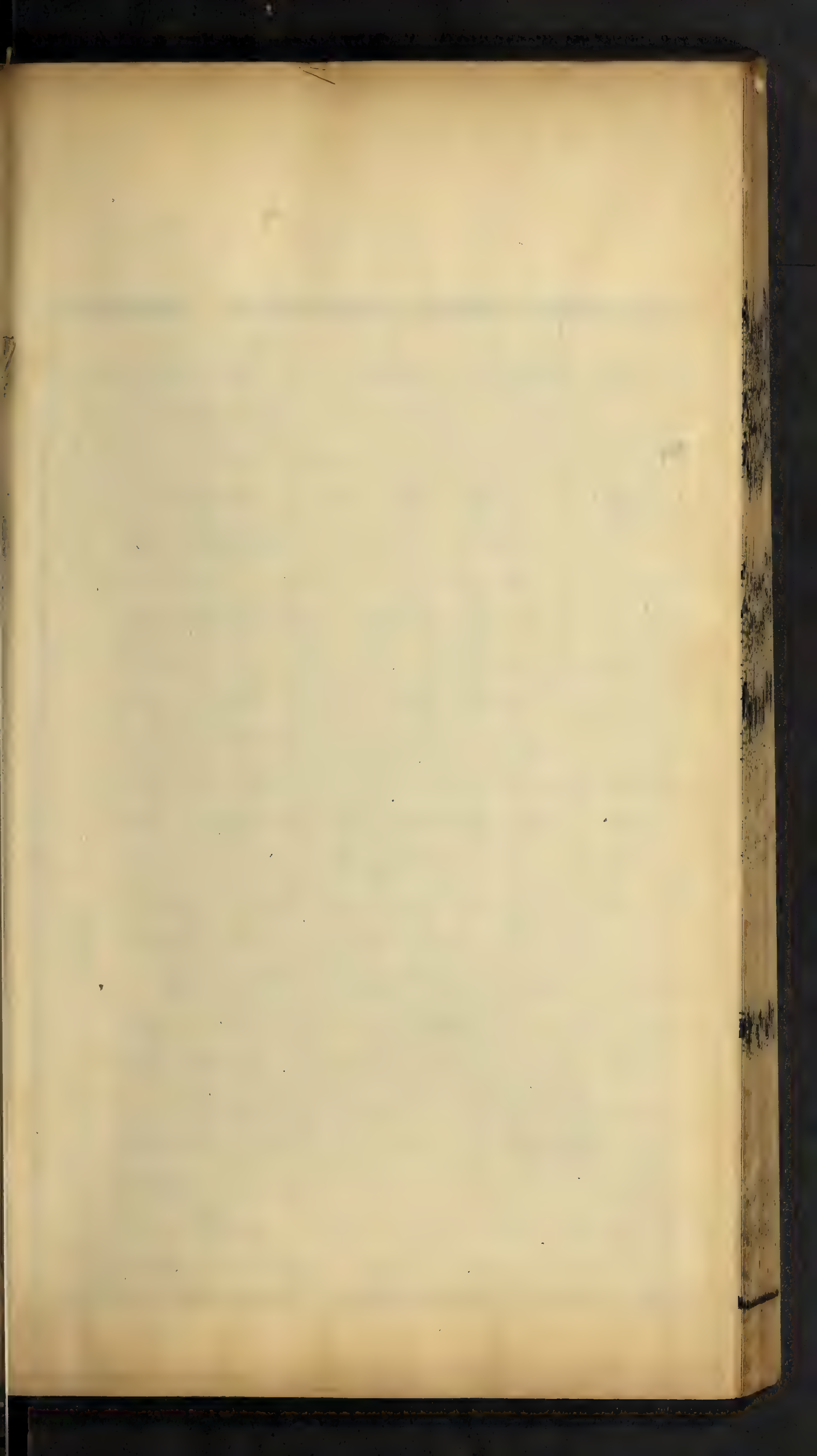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有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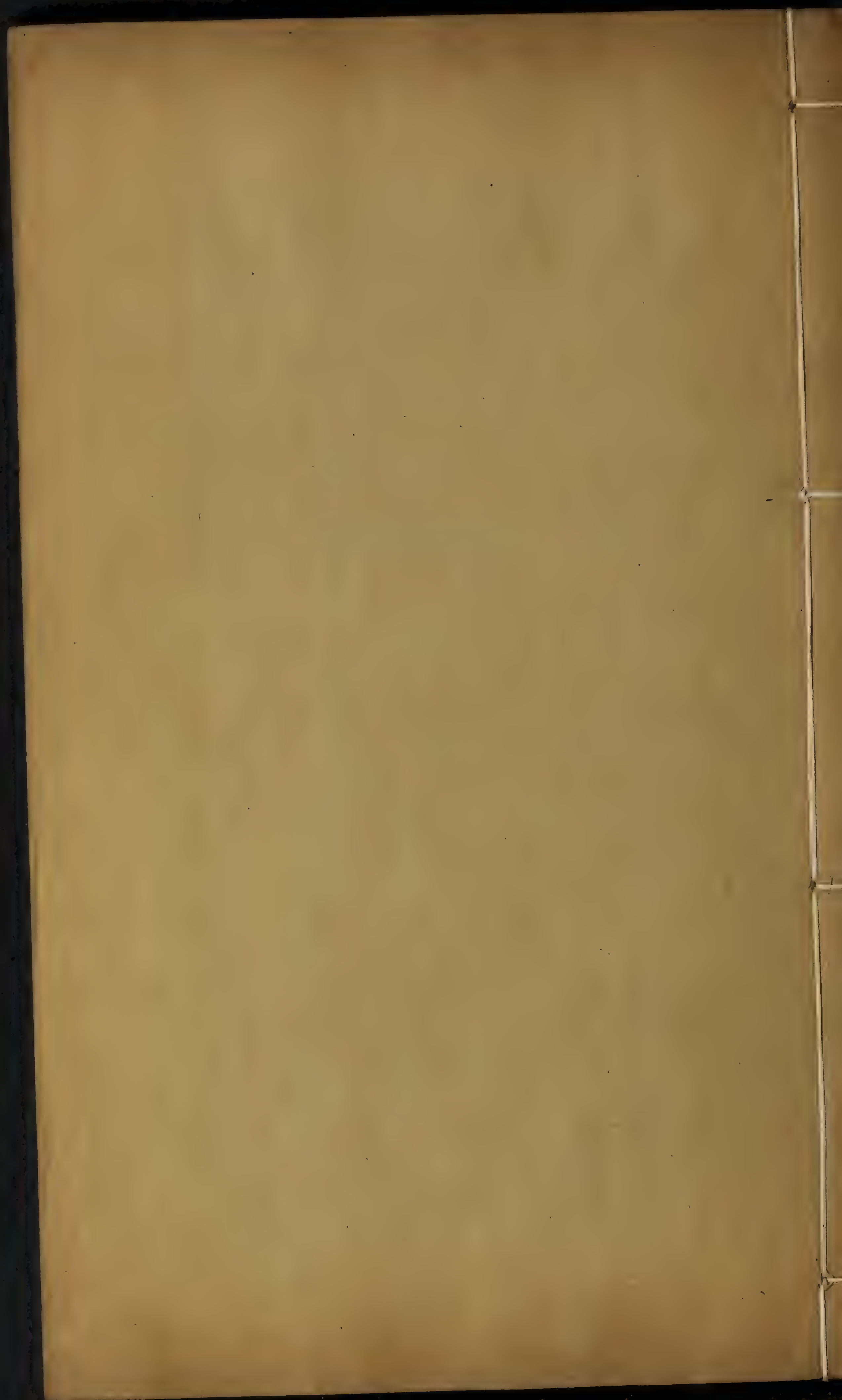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側界反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苦旦反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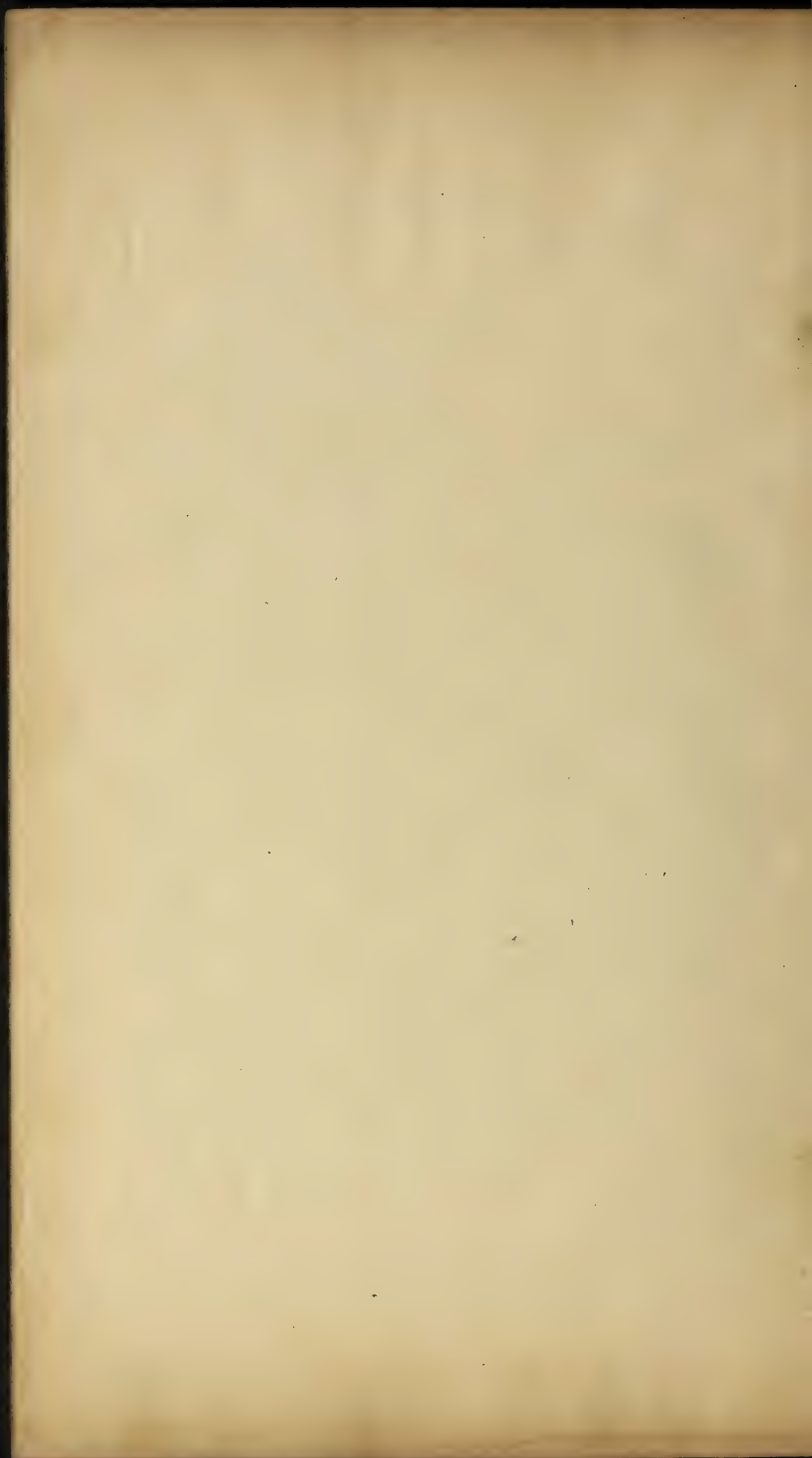
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摧通回反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扶又反得也魯自季友受費音秘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汪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汪氏曰跋扈猶彊梁也詩疏凶橫自恣之貌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孟子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劉氏曰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致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爲季氏之所爲其君畏偪而不敢動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

人心猶未忘耳汪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二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義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於責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與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彊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愼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沒于外或弒或非弒何以辯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弒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弒公可見矣內弒君則不書葬矣盧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忝夫婦之倫非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郤人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声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三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四

定公上

周 詳見昭

公元年

鄭 定九年獻公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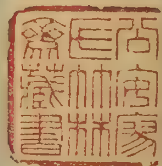
子聲公勝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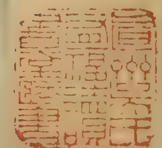
齊 魯定公七年齊鄭

盟于鹹叛晉圖覇

宋 詳見昭

公元年





晉　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爲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詳見昭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爲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爲令尹

秦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允常卒勾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句踐襲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壬敬王十元年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辰一年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何氏曰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其備正始以謹其始雖定公即位弟書以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劉氏曰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於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

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現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入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恋反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何氏曰〕主人謂定哀讀謂經傳謂訓詁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黜强臣而存公室也〔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强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家氏曰〕子惡之弒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者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中者也惡弒宣篡是雖爲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爲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爲賊臣所廢魯國無君也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蜀杜氏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正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禀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薛氏曰〕元年書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克踐作是昭公之末世未得爲定公之始年也〔沙隨陳氏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

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廬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夫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杜氏曰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爲于僞反）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因執人之事屬於司寇（汪氏曰周禮司隸大司寇刑官之屬）乃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丁亂反）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

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汪氏曰春秋書執三十有一皆不書地謹之也毋謹於初而禍亂熄矣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㡿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疾之也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汪氏曰左傳云會城成周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于成周特稱京師者所以誅晉人視周室此小國失常尊之分也地非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人之意蓋有在矣○啖氏曰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臨川吳氏曰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于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廬陵李氏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為伯討

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爲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勛曰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傳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

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氏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趙氏曰即位皆于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汪氏曰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日以誅季氏也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孫氏曰定公繼奔亡之後制在季氏故昭公之喪至六日而始得即位此制在季氏可知也故書以著其惡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干戈虎賁(音奔)百人逆王世子釗(音昭)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呂氏曰成王方崩大保以冢宰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徒回反)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禮記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蕃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三國志魏志辛毗女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音笥)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音現)諸行事為永鑒耳(張氏曰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葬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賊

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魯之君臣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指尚何理之足言哉此所謂為汞壓者也（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月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僞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簒君之子受位于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簒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汪氏曰）定公為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訹於利而忘其辱故雖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比於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即位也胡氏之說得其大指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群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降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廬陵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也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以重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薛氏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陳氏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各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按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

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别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煬宮者何煬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乎〔鄱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葢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葢魯國之舊制尔〔汪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剏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謟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附錄〕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豆殺草可知則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陟仲反之應於讜反〔劉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何氏曰〕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菽定公得位不念先君黜逐之恥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高氏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汪氏曰〕或言春秋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耐霜之菽爲霜所摧是以爲異若十月隕霜不應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今考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爲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王莽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亦謂其獨殺耐霜之菽可乎〔盧陵李氏曰〕此條穀梁得之疏曰傳嫌獨殺

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爲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蘇氏之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爲止殺菽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菽爲五穀第三以比季氏其說亦鑿

癸巳敬王十二年

二年

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其不日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杜氏曰雉門

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也〔崔氏豹曰〕蓋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兩觀雙值中不為門〔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設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議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借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令災及而書實譏其借也〇〔劉氏曰〕公羊云兩觀微也主災者兩觀也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此亦非也新作不可序下災不可序上亦常理爾穀梁云災自兩觀始亦非也〔呂氏曰〕何休云雉門兩觀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今考延廐南門之新作皆書而郊禘僭禮皆不諱則雉門兩觀之作蓋在春秋之前故不見耳抑豈所謂新作南門者即雉門之類歟〔盧陵李氏曰〕此條公穀惑于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太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繫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則楚力竭矣于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甫入吳于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未方他役皆敗無攻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有兵之咎將至于禍敗失國也陳氏曰此囊瓦也敗人之盧陵李氏曰經書楚伐吳七止也

附錄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

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禮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謂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何氏曰御廩桓宮僖宮西宮新宮亳社災太室屋壞皆不言別葺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葺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葺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孫氏曰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修而大之也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高氏曰莊二十五年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

魯之借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乃雉門兩觀諸侯所以爲政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小毀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雉門先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旣災之後魯人脩舊理當先門門者出入處也觀者門節也各順其序而書之耳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旣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門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周敬王十年 三年 晉定五 齊景四十一 衛靈二十八 蔡昭十三 鄭獻七 曹隱三 陳惠三十三 杞悼十一 宋景十 秦哀三十一 楚昭九 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何氏曰內有强臣之讐外不見荅于晉故危而月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汪氏曰莊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益嗣是爲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冬盟于郯脩邾好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薛氏曰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爲盟會交失之也〔襄陵許氏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昭公特積年之會猶未爾也〔汪氏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忝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經九月而出會盟蔑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漷沂田州仇何忌並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盟其君則又甚矣

附錄

左傳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隱四弒（陳）惠三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一（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〇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交兵止此（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程）子曰蔡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

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昰恭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按左氏傳（林悲反）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于偽反）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蒲卜反）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稱矣（汪氏曰據齊桓伐楚晉文戰楚皆本常請命于周）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罪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音旋）書曰侵楚臨之也（杜氏曰入楚境故書侵）（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會諸侯于此救蔡伐楚也書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伐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其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王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于諸侯而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康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

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王黃池之會自此始也〔王氏箋義〕曰楚爲不道晉率諸侯爲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絶晉上欺以賂罷邑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永嘉呂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而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侵人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杖義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讐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後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微而劉子李君子蓋深悲之也〇〔廬陵李氏〕曰三召

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純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工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項氏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戍沈故大者不服而而小者不懷書滅沈罪公孫姓也呂氏曰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陵氏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音腹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烏故反於前無以先去声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鄖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

惡也而恃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逞其忿焉夫蔡屢爲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定不能恢弘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一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於蔡是重楚人怨蔡而易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卽中國非不卽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他也昭公毅然棄之計則失而意則可嘉乃復爲此舉其亦不思之甚矣哉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僃能加誅於沈也家氏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皐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汪氏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使之然非其罪也特咎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曹伯陽田弋荒淫自取滅亡故賤而略之不書宋人殺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

瑕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
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
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
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
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
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
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
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
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
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
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

將尚之足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穀梁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氏曰〕再言公者恥公故如晉不見答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嘉錄之〔鄭氏曰〕皐鼬鄭地城皐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音現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汪氏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

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亳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於皐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曾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皐鼬卽顧相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沒沒於後會亦為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張氏曰左氏云將長蔡于衛祝鮀私于萇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按踐土先書蔡盟此傳妄也劉氏曰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公得與諸侯盟故嘉錄之亦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嘗專耳非王道之正也春秋何嘉焉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合從陸氏為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

杞伯成卒于會

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楚出會也蓋君在殯則雖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耳

○許遷于容城

張氏曰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爲華容縣亦析之近地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爲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至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張氏曰不致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爲幸危不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爲得意致會故以上文侵楚書名陵爲詳義兵皐鼬不日爲與信辭又再言公爲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乎揚故以皐鼬爲重而

致之嘆子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

○劉卷卒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士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杜氏曰即劉蚠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劉氏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高氏曰名陵會罷而卒則知卑馳之盟以疾不與也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之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持卒之也司馬迁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劉氏曰穀梁云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三十二年景王矣爲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是王猛未正也穀梁謂其簒何哉汪氏曰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有大功于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云爾廬陵李氏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爲沈故圍蔡〔何氏曰〕曩瓦稱人者罪重異于凡圍也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微是以微之〔廬陵李氏曰〕圍國自襄公七年書楚公子貞後凡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曩瓦將而書人故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襄陵許氏曰諫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卽與師若威勝不行于强暴而行于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旣不爲蔡伐楚楚人圍蔡晉亦弗之救而于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因滅之禍輕重之異也〔汪氏曰〕齋吳首伐鮮虞以其挾詐故夷之此非詐襲故稱將稱帥以著其

暴耳

○葬劉文公

公羊傳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魯爲三公而有士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單子劉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吳始書子書戰左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柰何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于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

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柰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𢘈古之道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杜氏曰柏舉楚地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去声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声惡不悛音痊復扶又反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必邁反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

天下莫强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以豉反)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杜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爲蔡討楚從著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普鄙反)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汪氏曰適猶偶然也謂適逢其偶然之幾會也)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音洛)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孫氏曰吳稱子大救蔡也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盟王之不振諸侯之不君也)(汪氏曰吳進而書子所以罪中國)(陳氏曰以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杜氏曰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家氏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鬬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爲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春秋之情見(音現)

矣

汪氏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國而陵中國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以夷狄而屠中國也此年蔡以吳子戰楚以夷狄攘夷狄而救中國也三書以明栢舉爲善故蔡侯吳子皆書爵以美之盧陵李氏曰用兵以例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王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至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

左傳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

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君死天命將人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

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汪氏曰〕郢楚都文王遷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毁誰譽〔平声〕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鳩聚也〕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毁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孫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故反狄之也〕聖人心無毁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薛氏

曰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陳氏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家氏曰前書吳子褒之也此書吳貶之也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入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共靈以求憑陵諸夏之罪側而奪之以其討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爲有則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夫○趙氏曰楚君尋反國國不絶祀故不言滅穀梁妄爲臆說不足取也劉氏曰穀梁云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巳矣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于楚獨存之邪汪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各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于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于義頗通盧陵李氏曰此條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爲史略文者非也書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說穀梁注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浹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莒入鄆同穀梁精矣至于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藏板

丙敬王十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

申五年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

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矜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汪氏曰蔡爲楚所圍飢乏故歸之粟范氏曰此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茅堂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得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曾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汪氏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

于王當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城楚丘戍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皆為美辭則歸舍且賵亦可以為美乎○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杜氏曰於發聲也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陳氏曰向日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者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高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甫入吳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盧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有所忘矣王氏曰夷狄相攻俱不以中國之號目之蓋交譏之汪氏曰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于越或當時之所稱歟○廬陵李氏曰於

越人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越者其自稱者也楚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于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爲合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汪氏曰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礼意如何以書卒見音現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傳昭公五年致辟音僻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

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恋反）則未知巳之有罪焉爾

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于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今乃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讐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家氏曰春秋卒意如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蜀杜氏曰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附錄 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加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

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丁酉〕敬王十六年

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三十〔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爲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

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汪氏曰）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況以八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嘗滅陸渾之戎然以中國而滅夷狄則罪猶可恕蔡公孫姓嘗滅沈矣然受晉令而伐沈則事無專命今游速因楚之敗興兵滅許沈無晉之命非擅外安內之師是弱晉而間楚耳此皆鄭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盧陵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

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君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高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

保襄氏臧許故晉命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親陪臣陽虎執國命又廹于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汪氏曰〕定公武僅師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獘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討于爲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于晉則賓廹于覇令而非有獘王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凡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徹之故徹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托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覬於勇嗇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公內有强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徼釁于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魯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遭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方復為之請於覇王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纂君亡國之禍故錄之必自其禍之所起矣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于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並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三子俛焉為其所使猶為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為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為知聖人之旨也

附錄

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迁都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

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杜氏曰稱人非其罪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於鴆反以酒焉獻楊楯食允反六十范趙方惡如字又烏路反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音古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反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

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家之人無官職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諸侯雅宋事晉惧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惧不來而大夫潰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人亂政亟行覇統所由絶也霍陵李氏曰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爲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范氏曰三家僭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杜氏曰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高氏曰三家張公之所以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惧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杜氏曰鄆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高氏曰鄆衆昭二

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遺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爲哉〔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爲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遺矣寡君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劉氏曰〕公羊云仲孫忌譏二名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諱二名況其他乎〔廬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据

〔附錄〕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戊戌 敬王十七年

七年

〔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盧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鹹衛地〔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晋也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姑蕕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强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廬陵李氏曰〕此爲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黄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杜氏曰〕稱行人非使人之罪〔劉氏曰〕善爲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諸侯欺其群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汪氏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執其使伐其國文加以乃其理然豈爲重乎穀梁之說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汪氏曰〕結叛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臨川吳氏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高氏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哉〔廬陵李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京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

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晋爲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高氏曰齊叛晋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雖叛晋事晋故齊伐之景公乘晋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繞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巳之不可者也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卽是五六年卒不能爲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今乃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爲而不爲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爲方伯之道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廬陵李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晋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晋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薛氏曰一秋而兩大雩僣瀆之甚也汪氏曰左氏以再雩爲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二王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爲後鑑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十二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党氏而後朝于莊公

貴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四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五

定公中

己亥敬王十八年　**八年**　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獻十二曹靖四陳懷四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杜氏曰報國夏之伐也傳

言魯無軍政士無鬬志高氏曰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於我也今公復加兵于齊則無名矣魯政不復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於公故也

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侵齊本出于三家而三家欲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爲下復侵齊起也張氏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附錄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三月公侵齊

左傳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顚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杜氏曰未得志故　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高氏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爲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劉氏曰文公十三年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中國爲一無有他變何以危任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爲大伐楚人何以惡之也穀梁之說非也

○曹伯露卒

汪氏曰自莊公立五年其弟通弑之代立是爲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弑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

〇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〇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内伐十六宣以後七内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〇杜氏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

重而不敢輕也[汪氏曰莊八年圍郕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戎路則皆公親帥師而經皆止書師不書公]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扈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汪氏曰僖二年里克荀息滅下陽書晉師宣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潞亦書晉師]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式智反]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陳氏曰不日會士鞅日會晉師重師也鞍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會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伐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爲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何氏曰此趙鞅之師也不言大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汪氏曰此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廬陵李氏曰會師之說胡氏於棐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會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

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高氏曰荀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稱其罪不能致服故兩書侵襲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據服則失霸何日之有陳氏曰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汪氏曰齊之始伐盟主則書伐衛一伐晉晉之始討與國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而晉書侵於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遂侵衛雖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敵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侵之以無名之師也

〇葬曹靖公

〇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高氏曰以其爲晉與師故書侵臨川吳氏曰魯於衛無可聲之罪故其帥之出爲無名汪氏曰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虐婚姻之國凌兄弟之邦非出已意而迫於霸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汪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

者二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傳貴復正也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蜀人馮山曰汪氏曰山字允南普州人著春秋通解十二卷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斂於正寢旣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旣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汪氏曰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承呪反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王氏箋義曰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日劉氏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

為祫邪宜曰大事于太廟為禘邪宜曰禘于太廟為時享邪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大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李氏瑾曰此二事也問無他文同辭而書之見音現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薛氏曰從祀者何順祀也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之祀始正其亂也高氏曰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與祀不止為一公設也然不來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來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姦僞之迹禍亂之變彼假託以躋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汪氏曰三傳皆以從禘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謚疑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倖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當躋之惡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南之葬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後先

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哲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爲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葢陽虎之意正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君文公逆祀則臧文仲爲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爲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爲昭公無疑也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

藏叛

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實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孫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杜氏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孫氏曰盜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器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為國可知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侵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何氏曰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覆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爾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

貴命也茅堂胡氏曰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君以文德武功受此寶玉歴世守而傳之以爲國之寶鎭國之寶鎭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鎭可知矣○汪氏曰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附錄左傳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庚子敬王十九年

九年

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衞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〇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〇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

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范氏曰〕封圭始封之圭戎弓武王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音黃封父之繁弱繁扶元反也〔杜氏曰〕璜美玉名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於阮反琰以冉反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蔡氏曰〕皆先王所寶器物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球鳴球也夷常也兌和皆古之巧工堯舜時共工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去其政陪臣擅權〔汪氏曰〕陪重也大夫爲諸侯之臣家臣又爲大夫之臣故曰陪臣雖先公分扶問

反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音現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蜀杜氏曰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孫氏曰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者不可再見番陽萬氏曰寶玉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於陪臣逆夫陽虎以爲無益於近用秪以爲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詰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於此豈不重可憐邪噫納莒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屈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始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巳之所有故春秋訊之○趙氏曰左氏云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按得者對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穀梁云不地羞也按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爲名且書竊猶不羞書地有何羞乎汪氏曰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故重而書之按失之固足以爲辱然得之於盜而不能討其罪未足爲榮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廬陵李氏曰謝氏曰謂之得者只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此說得之陸列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獻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實

若左氏以爲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反以爲無益近用而祗爲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玉之爲惡名哉盍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曰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后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

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杜氏曰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耶之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后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厭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汪氏曰杜預云諱伐盟主故不書伐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諱乎或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乎廬陵李氏曰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甚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爲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强二國不過侵尋犯其竟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

晉定十二 齊景四十八 衛靈三十五 蔡昭十九 鄭聲公勝元年 曹陽二 陳閔二 杞僖十 宋景十七 秦惠公元年 楚昭十六 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張氏曰及齊平我志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禮懷隣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暨平下詳見隱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乎來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何氏曰致地者夾谷之會齊侯作朱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息亮反下兩相同）黎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報反）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呼報反下同）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彼力反）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史記孔子世家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音預）焉（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

昂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爲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彊以其逆而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彊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或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朱子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尋常欺得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掁他如何不動〔家氏曰〕犂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彊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极矣其致危之也。〔劉氏曰〕穀梁謂以地致危之也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敢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

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家氏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廬陵李氏曰以伯主而圍與圍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後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書來歸史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汪公[illegible]曰桓三年讙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則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齊人前此嘗歸濟子禮反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杜氏曰齊人服義而歸魯田○茅堂胡氏曰言來言歸者彼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汪氏曰自來曰來猶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義而歸侵田此綏之斯來之效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息亮反事具左右司馬以從才用反至于會所以禮相見

〔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從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會遇之禮相見

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楊子寡見篇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息浪反下同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預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陳氏〕曰來

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鄭來歸祊及齊來歸衛寳是也鄆讙龜陰用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以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寳同齊彊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

于鄆度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並謂書獲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仰人心之論也或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〇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聲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〇家氏曰義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伐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讙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其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歸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邑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疆暴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〇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爲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〇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爲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

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來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汪氏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任公輔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求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朱子曰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并祿去公室二章疑皆定公時語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烏故反下同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字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蜀杜氏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總不柰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没柰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鎭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大抵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汪氏曰魯以諸侯而

猶大夫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師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傔屬騶赤多方爲詐誘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談詭欺誑誣僞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

高氏曰辭使非大譴而詭言乘之罪累上矣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衆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佚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廬陵李氏曰經書

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
宋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是吾兄之說遂有指地為景公之
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
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以公子地為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
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變聽故而失二弟
何耶故竊疑公子地以尊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氏曰安甫齊地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
國復為此會無所假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
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
之從而復伯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
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
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
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杜氏曰謝致郈也齊以致郈德叔
孫叔孫言叛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
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杜氏曰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情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率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徒回反地怒抶敕乙反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于偽反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求往古況二反欺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家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景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爲卿佐有世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夫暨者不得

已之詞又以見（音現）仲佗石彄見脅（許業反）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孫氏曰佗彄爲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爲辰彊牽而去故曰暨交譏之也。劉氏曰何休云辰言暨者明佗彄彊與俱出非也若然辰罪爲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爲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暨從他人不得已是也暨之意彊也親也故曰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廬陵李氏曰暨字之義如公穀說則是辰爲仲佗石彄所脇如杜氏胡氏劉氏則是仲佗石彄爲辰所脇以左氏事迹考之則胡刘之說得之但於暨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與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彄首惡搆亂公子辰不能拒絕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暨者彼爲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爲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仲佗石彄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以主公穀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 晉定十三 齊景四十九 衛靈三十六 蔡昭三十 鄭聲二 曹陽三 陳閔三 杞僖七 宋景十八 秦惠二 楚昭十七 吳闔廬十六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劉氏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很棄親出奔挾黨為亂謂之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三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杜氏曰蕭宋邑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于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

從才用反之別筆反列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劉氏曰暨非從之也有不得已爲不得已非大臣也而況乎得已而不已者乎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何氏曰辰言及者後叛叛當坐重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書入于蕭杜氏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范氏曰自陳陳以力助廬陵李氏曰此條及字公羊註得之胡氏說本劉氏皆其意蓋以前暨字爲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爲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字屬仲佗石彄下及字屬宋辰爲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出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曾孫家氏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臨川吳氏曰及鄭平者

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陳氏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汩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犁也廬陵李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

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　齊景五十　衛靈三十七　蔡昭二十一　鄭聲三　曹陽四　陳閔四　杞僖八　宋景十九　秦惠三　楚昭十八　吳闔廬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

汪氏曰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夏葬薛襄公

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穀梁傳墮猶取也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杜氏曰彄孟縶子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須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爲

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强國勢也又曰八尺曰板百雉凡二萬尺周十里三十三步三尺公侯之制也

按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音劬須樂頎音祈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繩證反下同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與防同民諸侯猶有叛者見坊記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色角同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常山劉氏曰三家不能制至屢圖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强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

勝哉言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胡氏曰〕郈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烏故反下同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朞音基月而可三年有成〔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又曰能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高氏曰〕墮邑而至於郈郈是邑之力足以抗也〔王氏曰〕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郈故也〔陳氏曰〕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三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張氏曰〕墮其所恃以為國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

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誅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墮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遂孔子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處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永嘉盧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弱夫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是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爲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歸相事理或然也（盧陵李氏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跳曰不遠有二按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集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illegible][illegible]會圍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illegible]何徵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爲司寇公鉏出爲公馬正

想元朔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爲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莽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爲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汪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曰結叛晉也張氏曰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汪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爲盟之終也圖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穀梁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范氏曰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耻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强也（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旣墮郈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公親圍之經書二子墮郈郈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其致危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襄陵許氏曰竟内不致圍成者魯與之如列國矣　杜氏曰國内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于廟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息亮反）事然後誅少正卯與（音預）聞國政三月而商賈（音古）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於是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以遺魯君怠於政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

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叕沮在呂反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毗至反亦不能爲患蘇氏曰雖其不從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陳氏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書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彊孟氏爲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爲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可堂吳氏曰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郈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爲喜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爲可惜耳五峯胡氏曰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江陵陸氏曰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於魯何有遲之朞年公斂陽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定公何乃狃於速克躬駕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訪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也廬陵李氏曰按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氏最强强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使做這事不成及齊人以女樂歸之

遂行不然當墮則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皆爲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賊堯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加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衰徒甚耳至剝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乘田則必蓄養蓋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爲十二年事也高氏曰春秋書公行凡一百七十六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於此致焉蓋桓公弒君自立敢外交夷秋又功篡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桓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虞也唯牡丘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間齊楚爭伯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

侵伐鮮不至焉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汪氏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爲大之乎又云何危爾邊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黄齊魯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逼辱於陪臣以得返爲幸耳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晉定十五　齊景五十一　衛靈三十八　蔡昭二十二　鄭聲四　曹陽五　陳閔五　杞僖九　宋景二十　秦惠四　楚昭十九　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銳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兹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此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汪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杜氏曰〕書不時也〔汪氏曰〕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與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于以見魯之無民益甚也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耆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囿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高氏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公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有以爲齊人已服遷都巳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熾人之圖巳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存征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汪氏曰晉陽即太原別名

按左氏趙鞅謂邯音寒鄲音丹午曰午鞅同族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寅字晉也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

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食亦反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

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戶郎反也而直

書曰叛何也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罰如此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

無以有已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惡已爲人臣者後世大臣有困

於讒間去聲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魚朝恩蓋其策謀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其在徐州擁兵不朝憂恨成疾而卒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

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爲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杜氏曰朝歌屬汲郡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從楚丘朝歌後入晉

按左氏知(音智)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至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

威平丘而齊叛辟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衞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汪氏曰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會于扈不序諸侯襄十六年盟溴梁不序大夫]或賤而稱人[汪氏曰文九年救鄭鄭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宋宣元年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六年滅甲氏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六年執莒邾子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邾子二十六年執甯喜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三年執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定元年執仲幾六年執樂祁哀四年執戎蠻皆貶稱人]或書侵以陋之[汪氏曰定四年書侵楚八年書侵鄭侵衞]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現下見諸同]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衞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食允反]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扶又反]能

王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〇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輿兵首禍則又爲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〇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寘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盧陵李氏曰晉六卿三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〇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〇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

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罪者何也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鼓反下同)詞也韓魏爲(于僞反)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於眷反)於春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音闢)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苦浪反)不衷狥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曰)欒盈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侯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永嘉陳氏曰)亂臣以叛出而其歸也無異於善復以是爲晉國之無政刑也(家氏曰)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於晉也非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

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虛業反)人臣擅輿無罪以兵諫者負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後漢書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臣聞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輙鳴鍾鼓如雒陽請取讓等以清姦穢)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汪氏曰春秋書趙盾弒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弒帝帝即位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叛與歸之意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據禮臣無專上蔡兵之義本乃欲以私邑之彊而正國朝是末大而本小也又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輙與兵伐之是逆亂也但以君宥而召之故書歸耳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至歸近矣高氏曰三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寬君恩是不然脫使鞅初入晉陽本拒荀范而非有叛君之心[illegible]臣無君命據土興兵此豈可救乎況衛孫林父亦書[illegible]善之有廬陵李氏曰按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大傷教[illegible])

然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復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李子書家元晅書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汪氏曰此弒惠公夷立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汪氏曰秩字夷甫宋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說苑新序孫卿曰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

用法一人爲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爲惡不可不謹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也啖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胡氏本此

附錄（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䲡而告之史䲡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䲡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一（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靈**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景

（左傳）春衛侯逐公孫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爲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爲而非戍之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恃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遂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附録（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何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夷狄滅諸侯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耳家氏曰楚爲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彊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衞北宮結來奔

左傳公叔戌之故也（高氏曰衞靈沈耳于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按左氏吳伐越句古侯反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戶郎反屬章欲反下同劒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許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古兮反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襄陵許氏曰書

檇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滅身以爲殘民伐國之戒〔家氏曰書於越畢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援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國嘗褒之矣越乃襲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援楚之功者越議其後也是故始書越至入吳而書於越踐其援楚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同爵也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歟曰勝而驕驕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魯爲會止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衛有公叔戍之難牽之會著齊不能定衛難也

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爲會而助不義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杜氏曰洮曹地○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家氏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與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覇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寔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者齊不能淸宋難也蓋責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爲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傳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汪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茅堂胡氏曰祭肉曰脤

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劉氏曰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高氏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氣之功而大王特發石尚忽為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拳拳如此蓋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汪氏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于里賜宜社之肉非純助祭於京師會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賵於仲子寵妾賤而瀆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脤於定公經宗社而褻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首故書以示貶焉然歸賵焉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稱名歸脤乃禮之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貶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貶矣廬陵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覘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柰何孔子以為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矣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尚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

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組賓不曰賜而謂之歸○劉氏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諗請行脤於魯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為榮耶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舍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

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又無殺巳之意太子慙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胡氏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叔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巳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避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知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眞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辠也南子之惡亦巳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巳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汪氏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弒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聵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讒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

得罪於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氏曰此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使爲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王氏曰鄭莊公之弟段出奔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志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寵嬖臣而棄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大蒐于比蒲

〔書蒐止此〕〔何氏曰〕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爲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隱桓之時政猶自公出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也〔汪氏曰〕哀三年三御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念邾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漷沂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矣〔番陽萬氏曰〕夫蒐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借諸侯之禮以爲蒐終也借天子之禮而爲大蒐是尚忍言之哉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何氏曰〕書者非邾子會人于都如入人都當修朝禮言公不受于廟〔高氏曰〕此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illegible]公同葢未嘗期約因來朝而[illegible]與公爲會爾〔薛氏曰〕大蒐[illegible]

所以會諸侯也僖蒐而諸侯來會毋乃大逼乎〔陳氏曰〕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在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汪氏曰〕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皆書地此不書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廬陵李氏曰〕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三邑〔家氏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方墮費郈又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爲叛人之資而已○〔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惡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汪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盍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附錄〕〔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路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丙午 敬王二十十五年

十有五年

〔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

景二十一〔秦〕惠六〔楚〕昭

二十一〔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隱來朝

〔邾朝止此〕〔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何氏曰〕徧食其身災不敬也〔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趙氏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按左氏吳之入楚定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日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葢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未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嘗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于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廬陵李氏曰〕此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也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〇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穀梁傳〕高寢非正也〔杜氏曰〕高寢宫名不於路寢失其所〔家陵許氏曰〕丙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與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奉亂臣之惡其辭

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同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爲政綱紀麤立正當可以有爲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郈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昏於女樂致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兆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爲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王氏曰】鄭惡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黜而罪見廬陵李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于嵒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爲宋出請爲鄭次止其不言救爲其不誠於救也王氏曰伐而後次其次爲善次而後伐其次爲譏救而次亦譏也然書次書救則譏其怠於救患書次不書救則譏無名妄動而非救也齊衛五氏之次傳云伐夷儀垂葭之次傳云伐河內皆遣兵伐晉而二君次正爲之援此云救宋而復不成救是則書齊衛之三次皆眾爾楚蔡次厥貉而後有伐欒之事齊衛次五氏垂葭渠篨而明年有伐晉之事皆謀爲不善也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廬陵李氏曰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自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

諸侯如奔喪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茅堂胡氏曰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贈襚用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彊大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姒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陳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用夫人禮故亦書薨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茅堂胡氏曰〕姒氏不稱夫人爲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爲隱惡姒氏定公妾也公羊據魯失禮言之爾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賵仲子會葬成風敘天王而名冡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人矣

〔陳氏曰〕自成風託于宣褒子荀爲君則其母爲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褒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汪氏曰〕成風敬嬴齊歸尚以妾母稱夫人小君豈以定公正夫人而反不稱夫人小君乎蓋僖宣昭卽位以遂尊妾母爲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本號也〔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姒氏要爲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范氏曰邾滕魯之與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薛氏曰魯至弱也而二君爲非禮之會况彊大乎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葬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茅堂胡氏曰葬速則不懷踰則僭雨經月不止者有矣及期而遇霖止以俟之是僭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高氏曰雨不克葬無備之甚也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

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趙氏曰穀梁云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不得云急詳經意譏臣子緩慢耳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虞祭亦奠之顯也○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非夫人也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不稱夫人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爲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爲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未踰年之說

冬城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張氏曰城漆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斂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汪氏曰汪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揜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五終

黄太史校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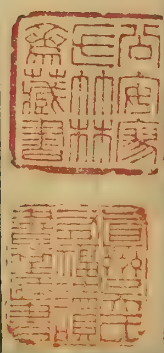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筆謚法折仁短恭曰哀

周 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 聲公二十一年孔子卒

齊 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弑悼公陽生立袁公十年悼公弑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常弑簡公立其弟驁



爲平公而相之專其國

權齊自是爲田氏矣

宋

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衰徵會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霸定三十三年孔子卒

衛

會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爲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會哀公四年昭公弒子成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卒

曹 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毋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弑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公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爲政哀十年邾子益
來
奔

許 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許見昭公元年

楚 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

惠王
卒

秦 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公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誅伍員哀十

吳 四年會晉黄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爲政

越 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十八年 齊景五十四年 衛靈四十一年 蔡昭二十五年 鄭聲七年 曹陽八年 陳閔八年 杞

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杜氏曰隨國義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得之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汪氏曰楚復封許春秋不與楚之得封故但以字復爲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楚而以自歸爲文也

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杜氏曰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杜氏曰楚欲使蔡徙国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

辨則是降（戶嫁反）下也遷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音怪）宗廟徙陳器（鄭氏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扶又反）讐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音現）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怨也（王氏曰是年吳敗越于夫椒春秋亦略而不書適是意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汪氏曰謂聖人本心無怨因其事之當怨而怨之非有心於怨猶不怨也語意與程子所言舜之誅四凶也可怨在彼己何預焉畧相似非若莊子云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乃異端之說也）故義讐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怒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廬陵李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撻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强吳而乘中國無霸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讐而讐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

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王氏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文定以來高宗不復金國之讐故筆筆以復讐為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附錄〕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盛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傳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以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食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其丈反）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范氏曰〉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

矣故不敢擅免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按孝經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祭統康周公故以賜魯注康猶褒大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見王制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音現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音升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本邵子聖人無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其卜吉亦非郊猶況公新然在衰経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借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孰甚引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

因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藏事則為不敢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譏曰猶郊其罪與哀公等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

附錄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廬陵許氏曰晉於霸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主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高氏曰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之辭待之矣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

晉故沒齊而略[illegible][illegible]也蓋晉自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illegible][illegible]鄭背之已而我[illegible]齊鄭宋人効之俱叛晉皆也文公之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至乎黃池之會吳人爭長雖欲爲成景韓闕之世且[illegible]可得矣悲夫王氏曰前此齊衛[illegible][illegible]之次伐貴儀垂葭之次[illegible]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晉[illegible][illegible]爲之援春秋皆不書伐[illegible][illegible]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伐晉但頓兵矣此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此直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爲文者著霸統之絕而[illegible][illegible]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illegible][illegible]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爲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illegible]然天下之惡一也不命之臣賈人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illegible][illegible]不亦傎乎書日齊侯衛侯伐晉[illegible][illegible]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爲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陳氏曰伐夷[illegible]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illegible]會衛于牽郇伏[illegible][illegible]晉[illegible]于[illegible]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霸春秋誠有不恐書也[illegible]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illegible]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廬陵李氏曰自晉文與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illegible]一特[illegible]侯之抗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illegible]晉[illegible][illegible]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illegible][illegible]氏許[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云師乃齊衛[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晉援[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

附錄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惟不相踰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
有災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
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
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
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薛氏曰邾
所厚者君也何忌爭
之強臣所以伐之也

附錄左傳冬十一月
晉趙鞅伐朝歌

戊敬王二 二年 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三
申十七年 十八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二宋景二
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隱 盟于句繹

書盟止此[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何氏曰]漷沂皆水名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與盟[杜氏曰]句繹邾地

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去聲曾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音預焉適越之罪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其丈反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畏三家者欲幷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

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漷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首也師氏曰前此魯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受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强陵弱之亂至于如此（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爲惡擅兵權爲己之私有其土不得而制也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范氏曰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音遜）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盖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王氏箋義曰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怨於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此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摘以爲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師氏曰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鞍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強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一年

仲孫貜首盟邾子而非魯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魯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尊取其地而二卿又脅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爲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變矣陳氏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鄫衍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莒者十二年會于鄖雖三國盟亦不書廬陵李氏曰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难以魯之所欲者邾之上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漷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此說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屈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僅七而止于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相補於兩觀之間益微弱甚矣

〇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何氏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之所有故奪其國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蒯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以豉反）則曰歸有

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汪氏曰鄭世子忽以順而書歸鄭突曹赤以易亦書歸楚公子比書自晉齊小白莒去疾書入是也）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音現）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聲）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廼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輒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音現）矣（霽堂胡氏曰或謂世子世子

也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當必若此
言親可殺父可忽子得國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為禽獸也
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
公子重耳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
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死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聵御執圖只為
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書曼
姑圍戚誅輒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國人以蒯聵不當得國以
輒為可立而立之爾安得為受之王父而辭父命哉高氏曰
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則使輒知己之得立者
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柰
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為
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吳氏曰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
後十三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
家氏曰為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聵者能
反躬自咎以己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
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討
春秋莫適與也○劉氏曰汪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
聵不得復稱世子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
父之言穀梁傳失之其說是矣廬陵李氏曰程子曰蒯聵得
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
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
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
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

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張氏曰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世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免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汪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主乎此戰也云爾〔孫氏曰皆言帥師者其衆敵也〔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興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慄失措既幸勝且以售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搆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力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為蒯聵禦之故二師交戰於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

范氏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二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州來吳所滅也高氏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卽州來是也

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如字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旣降戶江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illegible]而還[illegible]復扶又反下同背音佩下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illegible]杜氏曰畏楚[illegible]遷故以自遷[illegible]

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
丁寧反復（音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書盤庚不適有居注言民不肯往適有居也）今
蔡介（間廁也）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
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
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
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
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

己酉敬王二十八年　晉定二十七　齊景五十六　衛出公輒元年　蔡昭二十五　鄭聲九　曹陽十　陳閔十　杞僖十四　宋景二十五　秦惠九卒　楚昭二十四　吳夫差四

春齊〔景〕國夏衞〔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春齊衞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爲與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衞事也其先圍夏何也子不圖父也不繫戚于衞者子不有父也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而下（杜氏曰卿大夫士）君命祇（音支）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音泰）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

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事見隱公四年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陳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爲兵首孫氏曰襄元年書圍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者不與國夏助輒圍父也高氏曰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惡首齊與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薛氏曰左人之子攻人之父齊之罪有浮於衛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伯而將有亂也古者孫從祖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孫氏王父之字杜氏曰諸侯之孫以王父字爲氏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周禮小宗伯注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朱子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屣爾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鎭公子在焉〔於虔反〕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音捨〕爵祿而去之可也〔朱子曰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悖苟不烏有能然則逃之而已矣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亨豈胡氏曰意林曰袁晉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爲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排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使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爲三軍將也爲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道我不可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傳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上圍夏者誅賊子之黨也廬陵李氏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劉氏曰杜氏曰曼姑知其不義故推齊爲首非也春秋苟以爲從告爲不義者飾非乎汪氏曰公羊以圍戚爲伯討然則曷爲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說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蓋子弑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兒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爲不可受蓋知春秋貶圍夏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杜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請以是爲悅而不毀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

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毁桓僖不毁三家自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家氏曰季氏悖禮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或問漢高廟園殿災董相謂高廟不當居遼東園殿不當居陵旁何所據而言然茅堂胡氏曰此是推本孔子在陳聞魯災知桓僖之意也

何以不稱及等也何氏曰親過高祖親疏適等范氏曰遠祖恩無差等如一故不言及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初危反殺也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朱子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程子晚年嘗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如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篡立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

郁郁堂

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于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爲儒書之國○劉氏曰公羊云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省文不若是且必若云作三軍舍中軍曷爲獨言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公啓作開

陸氏曰開者避漢景帝諱杜氏曰啓陽琅邪開陽縣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圍城汪氏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襄陵許氏曰陽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高氏曰曹本屬宋旣而叛之廬陵李氏曰此蓋曹公孫彊爲政之時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欲强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附録左傳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康子奪嫡卽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曰公子駟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以公孫氏豈獵之黨與○廬陵李氏曰穀梁注放胥甲父稱国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獵得罪於国人故稱人以放胡氏不取以書其

大夫觀之
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曰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脩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廬陵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來喪猶不免伐取郭沂因交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定二十一　齊景五十七　衛出二　蔡昭二十八　殺　鄭聲十　曹陽十一　陳閔十一　杞僖十五　宋景

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音佩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年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蜀杜氏曰蔡侯爲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爲賤者所殺其貶可知也陳氏曰盜賤且賤者也稱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蔡

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葛爾蔡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駟不書以爲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爲不必不葬也張氏曰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国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以離故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翩弑君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

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呂反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爲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

廬陵李氏曰穀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爲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曰書君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蔡惠公

○宋景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人曹而無所忌汪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国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廬陵李氏曰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汪氏曰霍即盱傳見上

〇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書執止此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請晉曰晉楚有盟好呼報反惡同之若

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杜氏曰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以伐晉)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云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廬陵李氏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楚明矣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爲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爲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爲君矣以強弱言則楚爲伯矣家氏曰戎蠻雖通于楚亦嘗服屬中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投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遁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許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

城西郛

杜氏曰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之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范氏曰亳即殷立亳社於廟外以爲屏蔽程子曰昔日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迁湯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葢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茅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爲廟屏其[illegible]者劉向以爲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汪氏曰亡國之社戒[illegible]之危亡也七年左傳云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

邾矣不書新作亳社者
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汪氏曰在位二十三年
子虞母嗣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胡氏曰蔡昭書葬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爲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爲賊也若以爲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從里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有義也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凌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毅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於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爲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須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辛亥】敬王三十年

五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景伐宋景

高氏曰齊之伐宋所以圖霸也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與衛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欲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戮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僣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杜氏曰衛助范氏故也家氏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爲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人脩欲脩明伯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義爲久若私于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爲名乎廬陵李氏曰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虞者伐盍討范氏之黨則師出與幾有名耳謝氏以此伐衛爲蒯聵未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管晏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不能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君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殺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後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亂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於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曰不正其閏也何氏曰恩殺故并閏數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月爲數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譏其變常也啓陳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三年之内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數苟以閏數而書則諸侯踰年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

附錄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定二十三 齊安孺子荼元年弑 衛出四 蔡成二 鄭聲十二 曹陽十三 陳閔十三 杞僖十七 宋景十八 秦悼三 楚昭二十七卒 吳夫差七

書城止此〔杜氏曰〕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逼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强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王氏曰〕邾瑕如魯齊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然使魯能脩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者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定

左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薛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能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伐陳

左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脩怨也蓋自是與吳成張氏曰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三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夏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張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

以衛上委君而逃書許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夫差）于柤

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耻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廬陵李氏曰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爲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

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宗廟幾不免其身迄得返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讐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二子之賢矣楚不終衰又曰楚子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附錄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悼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
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
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
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
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
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
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
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
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
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
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
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
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
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
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
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
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
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
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
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
舍穀梁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

之其不以陽生君荼而也陽生正荼不正下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何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受何也取國于荼也程子曰稱齊陽生見其以長立少以啓亂也

陽生篡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則爲入子者無以有已見家語注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立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扶又反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鄭康成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陽生不子則曷爲褻之齊

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展兩反立少詩照反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褻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張氏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少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嘗春秋豈敢遂子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然而弒荼者陽

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杜氏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丘劫立陳乞流弟子家攫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高氏曰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主所以誅其意也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音洛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繩證反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酳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逆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皮寄反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荼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

焉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
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
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只是齊政
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一不有無舉之心則陽生
為僇矣家氏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
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荼荼弒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
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嬖
妾之子其事與此略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
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弒則陽生又不得與
夷吾同也且弒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
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
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陽
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
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
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
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
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何比
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
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劉氏曰
穀梁云陽生正荼不正故不以陽生君荼然而荼受命陽生
不受命陽生弒先君所命是則弒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
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
與弒其君春秋猶詭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要之陳乞主陽生
而弒荼可知也○廬陵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

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預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子當國之說非是至其弑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乞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景向巢帥師伐曹陽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也爲入曹起也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景皇瑗帥師侵鄭聲

左傳曰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汪氏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廬陵李氏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程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高氏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

左傳曰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杜氏曰]鄫郎鄭鄫縣[張氏曰]即舊鄫國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高氏曰]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汪氏曰]邾茅夷鴻稱盟丁鄫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歃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夷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

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范氏曰惡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左傳〕而不失其實也恃强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于偽反下為同〕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並在明年〕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起呂反下同〕之而不積也

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音現下同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倉刀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上聲矣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爲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柰何虜服也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吳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〇劉氏曰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爲大惡矣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穀梁云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亦非也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不外其君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此春秋之文也〇陳氏曰夾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illegible]來

宋景人圍曹陽冬鄭聲駟四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知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高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鬬之乎鄭與曹疏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霸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曹之病于宋久矣大國無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六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七

哀公中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晉定二十五 齊悼二 衛出六 蔡成四 鄭聲十四 曹陽十五國亡 陳閔十五 杞僖十九卒 宋景三十 秦悼五 楚惠十二 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何氏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曹伯陽好呼報反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音悅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音佩晉而奸音干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蕭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弑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慨然於此矣興滅國繼絶世修廢官舉逸民蓋常有此言也於是書不言滅○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非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幾矣宋公之惡苟責無辭之魯甚無理也

吳伐我

書伐我始此（左傳）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

(後止吳人盟而還)

吳爲(于僞反)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国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国都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之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国斃不能從也晋師從齊齊侯致賂晋人不可国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如字又音閤)餘燼(似刃反)背(音佩)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国也夫棄国者其能国乎使有華(戸化反)元国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音現)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国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耻者之戒也(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伐)

無褒辭皆春秋之責救貴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秋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遷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役吳責報于邾者下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義如是乎汪氏曰哀公即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之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此書以見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伐必言四鄙見魯之門部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竟藩屛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為許咏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廬陵李氏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迩我國也獨此與明年國書伐我為特華蓋由在我也胡氏諱城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氏曰不至無匽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又曰老時魯政雖陵無以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

讙及闡【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穀梁傳】惡内也【杜氏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程子曰】内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若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齊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卽歸我故書之也【王氏曰】魯以兵召釁固不容無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稱人○【家氏曰】公穀以齊爲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唐陸氏曰】凡用兵而取先書伐次書取用兵而取邾書取

【附錄】【左傳】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何氏曰】昔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張氏曰】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書

書之

〇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〇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公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〇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季姬嬖故也程子曰不云我田既歸弟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遣[illegible]在早惡不悛[illegible]

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国君去（起呂反）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何氏曰書歸讙及闡善魯能悔過歸邾貴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汪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魯胥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胥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下言來歸）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二十六　齊悼三　衛出七　蔡成五　鄭聲十五　陳閔十六　杞閔公維元年　宋景三十一　秦悼六　楚惠三　吳夫差十

春

附錄 左傳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三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傳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杜氏曰 左傳側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雍丘縣屬陳留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濫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禍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廬陵李氏曰 胡氏左氏側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

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是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于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汪氏曰陳之爲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記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己攻之若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弊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横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廬陵李氏曰六年吳伐陳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强是從而已昭王旅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附錄左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也我安得吉焉乃止也

冬十月附錄左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晉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陳悼七楚惠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陳氏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

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高氏曰先爲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耻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孫氏曰齊中國吳夷狄胥夷伐夏其惡可知）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音佩）違正理狄道也齊

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音現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臨川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弒爾

夏宋人伐鄭

襄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事侵及賴

而還（高氏曰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臨川吳氏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廬陵李氏曰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〇五月公至自伐齊

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高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夷狄伐之亂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廬陵李氏曰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〇葬齊悼公

（高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過（汪氏曰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略也

〇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許氏曰孟彄蒯聵之黨挾齊歸衛衛人納之世子歸之自也廬陵李氏曰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春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附錄左傳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春秋惡烏故反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汪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爲美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汪氏曰宣十一年楚懸陳尋復封之昭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去聲）不能脩方伯連師（所類反）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與無同）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陳氏曰自會救晉也晉[illegible]不書書鄭救晉則中國無霸[illegible]相救也中國無霸諸侯自相救春秋閔焉而特書之[illegible]諸侯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惧也張氏曰春秋幸吳之救[illegible]）

不以人與鄰書之者宜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楚猶進于中國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國吳絕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茲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劉氏曰左氏云楚則求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十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悼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人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

朔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矣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汪氏曰春秋書伐我二十有一唯哀八年吳伐此年齊伐止書伐我除皆言四鄙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音悅復于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蔡氏曰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

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擊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于爲反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及歸讙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劉氏曰君子之道不貴其勝人而貴自勝也說命曰干戈省厥躬躬爲善而外物横逆者有之矣君子拒而弗受也躬爲不善而外物横逆者亦有之矣君子受而弗對曰不言鄙者受之也家氏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也所以護哀公也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内魯而外諸夏故魯爲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爲春秋詳内而畧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齊師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矣杜諤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吳矣盧陵李氏曰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名孔子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名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
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夏陳閔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腵脯焉喜曰何其給焉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襄陵李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曰聚歛附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薛氏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會伐則戰見矣吳自入郢之後因而久不能見公之六年稍出而伐陳吳取叔還會之于柤公又會之于鄫還而入邾吳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讙闡由是齊魯始睽齊歸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不知賓固與吳合前年會伐齊故有國書之報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而有[illegible]見之也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深矣當闔廬之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皆以號舉

爲其用兵不戰而與狄之也狄吳則魯罪著矣〔永嘉呂氏曰晉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吳乃在于周公之子孫秉禮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絕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止此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杜氏曰艾陵齊地〔茅堂胡氏曰吳伐齊獲國書晉不主盟制在夷狄聖人傷之也〔劉氏曰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藥疾於人與之

閧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者也〈高氏曰〉書不戰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敗可卹矣書獲國齊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也廬陵李氏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肯卻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強吳而却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來息肩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附錄】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附錄 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聞之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

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在攻相逐也

附錄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何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 齊簡二 衛出十 蔡成八 鄭聲十八 陳閔十九 杞閔四 宋景三十四 秦悼九 楚惠六 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左傳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自宣公初稅畝〔宋子曰宣公稅畝什而取二〕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重其有無〔國語註制其肥磽之地以為差等籍田稅也以力者三十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砥平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朱子曰〕今用田賦軍旅之征〔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單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陸氏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孫氏曰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番陽萬氏曰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今哀公以計戶率泉為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之出泉以為賦〕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前漢書刑法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

稅二十而五（周禮載師注宅不種桑麻者罰之出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無常產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汪氏曰漆林之稅十分中稅二分半以其地產漆故重其稅若今之稅茶稅竹木也））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宋鑑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不可曰茶鹽商稅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陳氏曰以丘賦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廬陵李氏曰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永嘉呂氏曰陳君舉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凡受田者皆出一人為兵此古七倍恐加兵

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爲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未宜然〈汪氏曰〉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然丘甲之法增三之一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此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歛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以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徵也之言則爲歛財以足用可知矣〈廬陵李氏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爲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疋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丙巳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疋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疋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爲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爲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祇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巳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要之

二家說爲長盡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土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娶後同同姓也〔蔡氏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薨故曰孟子卒〔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何氏曰〕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

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音問）殺（色界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汪氏曰戚親也單盡也）昏姻可以通乎綴（株衞反記作繫音計）之以姓而弗別合（記作綴）之以食（音嗣）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禮記大傳疏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使昭穆異列同府食故曰合族屬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已姓之妻主爲母婦之名治昏姻交結會合之事多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名有分別不相淫亂四世同承高祖服緦麻五世共承高祖之父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共承高祖之祖各爲氏族四從兄弟親盡於下別自爲宗昏姻可以通乎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連合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而昏姻不得通）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呼報反）強吳以去（上聲）三家之權忌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爲無風以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猶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不知以禮自防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禮記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劉氏曰夫人之必命於天子猶諸侯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不受命身死不得稱夫人其義一也）

不見音現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息浪反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朱子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或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曰此非昭公故爲之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昭公藉其勢不得已而然非貪其色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罝況不日孟姬而日孟子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書孟子卒雖曰爲于僞反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高氏曰國人不以爲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薛氏曰知其非禮而異其名雖欲蓋而名彰何氏曰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范氏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臨川吳氏曰圖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三義具焉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汪氏曰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薨春秋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

也然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旣諱其實稱呼曰孟子則國史必不可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因魯史之文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按傳襄二十二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婚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

公會吳于橐皋

左傳吳子所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吳地逡遒故城在廬州愼縣東南家氏曰會柤會鄖會橐皋吳皆以號舉夷之也闔廬稱子以其功也夫差稱號以其罪也柏舉有攘夷之功艾陵有猾夏之罪此春秋所爲進退也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〇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

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在長木之斃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諸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盟不書畏吳竊盟王氏曰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故衛侯畏吳而竊盟魯宋吳怒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讎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子曰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廬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

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復役亦蹈前日鄭人之覆轍雖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永嘉呂氏曰左氏以爲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

〔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聲罕達帥師取宋景師于嵒

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家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爲功也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

汪氏曰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會止此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也〔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
狄之國也斷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
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
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
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
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汪氏曰黃池
或以爲在衛或以爲在晉或以爲在宋在鄭據杜預所釋
陳留封丘縣南地近濟水則在鄭衛之境而晉常有之也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趙氏曰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義分明也故左傳云晉爲先歃而外傳吳語中即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了然可見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寔而傳疑何氏曰不與夷狄主中國文事寔當見不可辭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音現夷狄之强而抑其横去聲下同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音扶奴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展兩反蓋

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音蟬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注見隱公二年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靖之策失矣舉要曆突厥直隋末喪亂中國人多歸之高祖初起太原及竇建德劉武周李軌雖稱尊號皆稱臣事之〔唐書突厥傳太宗曰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范氏祖禹曰唐出夷狄之害其原起於太宗苟父臣虜豈有爲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者乎何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五代史唐廢帝詰石敬瑭敬瑭求援於契丹與耶律德光約爲父子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到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率師沿海泝淮絕吳路始率中軍泝江

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
至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主
先晉孰利王孫雒曰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
夷將夾滿而廢我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
其志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
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
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烓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萬人以爲
方陳正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
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之軍皆譁晉師大駭不出
周軍節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
國越信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
有命周室卑弱貢獻莫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
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
憂億晉負衆庶不式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
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
患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
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聞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
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執乃令董褐
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貢獻莫
入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命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
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世禮
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
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
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

致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室無二王君欲無卑天子而干其
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
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襄陵許氏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
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顯自宋之盟則晉巳為楚所先陵
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
故書焉耳孫氏曰黃池之會其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
吳子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尊于吳晉侯
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
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圖村氏曰
凡諸侯及公會吳必曰公會某某會吳于某地此會公在會
晉表吳子耳必先以公會晉侯言之復言及吳子者殊吳於
晉也高氏曰首止先及而復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
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吳泰伯之後與周同姓狂僭大號擾
亂中國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吳為黃池之會以主盟中
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
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終也項氏曰中
國變而為吳楚始于昭公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成于黃
池此世道之一大變也申之會晉與齊魯皆不與則中國猶
未全為夷也至黃池之會魯以吳敗齊于艾陵夫差主會晉
魯以伯禮事之春秋為是爵而不狄及而不殊見吳獨為天
下主而中國亡也春秋至是雖欲不終得乎陳氏曰黃池之
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辭而自之
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汪氏曰
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illegible]與故春秋皆失楚以[illegible]

也于宋于號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
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
公以奕世之霸會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於壇坫之
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晉爲伯之意則內
外之分不紊而强弱之勢自見矣春秋於戰紀戰首書會書
及者主客之辭也此黃池之會書會書及者華夷之辨也又
按春秋凡三書吳子蓋使札來聘慕中國之義戰柏舉救中
國之患皆予之也會于黃池恃甲兵之威厭晉侯而長弟春
秋知其强大而止書子與之也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
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於吳晉之上如葵丘宰周
公之例矣吳語又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
爲稱公夫以齊桓之盛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
而反能使吳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趙氏曰穀梁云
吳子進矣按此爲吳同爲會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爲
義耳公羊又云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此會黃池
爲會也故晉地會之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列序廬陵李氏曰
此時先晉之說當主左氏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
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爲詳但國語所載尊周室之
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
耳豈眞能尊王命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畏吳吳之强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音現下同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見孟子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呼報反還音旋道德經偃武篇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偃武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夫以力勝者人亦

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扶又反與晉人爭長丁丈反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孫氏曰〕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亡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霸諸侯乎

附錄〔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

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株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

高氏曰夷狄主會故書至以危之

○晉(定)魏曼多帥師侵衛(出)

覇國侵伐止此(公羊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襄陽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

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師雖數出能侵而已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朽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難何必乎黃池之會吳多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於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寔夷狄之強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發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挾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懷背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

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也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豢執趙鞅受揚楯而宋卿賈禍邾郳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牽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辯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項公自昭三十一年卽位至是凡三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葬許元公

○九月螽

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爲災又非冬十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可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於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汪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彊而越滅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高氏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田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于盜興而專弑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此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甚矣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人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附錄〕〔左傳〕吳及越平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陳十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左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穀梁傳引取之也狩麟不地不狩也非狩

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程子曰書閔之衰也終麟感之不
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
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
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盛衰所
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
以脩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春秋周齊晉宋諸國之事
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
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
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
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孔于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
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
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
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必作感
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
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
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汪氏曰麟者
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
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之一
句者所感而作因所以為終也冬獮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
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孔子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
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不含仁懷
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

蟲不折生草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於證

反下同雖殊其理一也易曰乾文言大人者先悉薦反下同天而天弗違後胡豆反下同天而奉天時程子曰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朱子曰文定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范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杜氏曰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范氏曰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于隱公道終於獲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王氏箋義曰詩稱麟趾騶虞為關雎鵲巢之應故夫子作春秋遂以獲麟終篇明王道之終乃致天瑞之應汪氏曰麟趾騶虞詩人

但歎美公子公族之仁厚與其仁心德澤之廣且盛者此借以喻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胡氏曰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書春秋記以為瑞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書說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周公居東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果徙三舍至於勇夫志士

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淮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戰國策專諸刺僚彗星襲月聶政刺韓累白虹貫日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嘉禾生於府後漢書張堪為漁陽太守麥秀兩岐晉書孟宗至孝母冬嗜筍宗入林哀泣筍忽自生劉殷曾祖母冬思菫殷於澤中慟哭視地菫生王祥性孝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冰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有雀數十飛入其幕祥以供母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音現下見之同於行事以遺唯季反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當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莊子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中子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知陵反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也

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魯何適矣何以適乎隱公三綱淪

九法斁(音妬)天下無復(扶又反)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

道終乎(宋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麟爲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爲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

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音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

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

不當(去聲)(汪氏曰春秋之經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至邦交之常兵交之變人道之始終物異之大小遠而日星細而禽蟲與夫宮室之興革城池之築浚器用之失得土地之予奪無所不紀學是經者辨其理則可以格物而致其知達其用則可以修身而復其性推而廣之則可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

誠有樂(音洛)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

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
矣其書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
不得已焉耳矣張氏曰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爲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于周未而
麟見于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韓
愈氏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
觀之而知爲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
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爲夫子出然獲於鉏
商謂爲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
能宗夫子何以異哉家氏曰杜元凱以爲春秋感麟而作胡
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
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況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
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
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
將以大極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
定書繫易正禮將不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一麟應適至獲而傷
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王之法春秋天
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
于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然也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
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
人殺了是不祥○趙氏曰公羊穀梁二傳以經不言狩人之

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不知舉獸獲之義是以爾也穀梁又云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據鴝鵒來巢書之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行於中國據有惑之類耳夫謂之獲麟則不得言來以言其有爲不使恒有有年豈使不恒有也盧陵李氏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爲所感而起因以爲終而何氏獨以爲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啓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應焉爲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以謂春秋文成致麟麟竊疑聖人作經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于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于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至麟耳于程子曰春秋應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得不作蓋麟爲王者之祥獲於鉏商聖人感而作經以垂法于萬世若聖人不得用于時而垂世立教儀範百王也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于東仁歎獲于西世衰之甚而天變之極也是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孔子懼作春秋哀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乎春秋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爲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爲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士而庶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之

春秋之功以爲
一治豈不信哉

